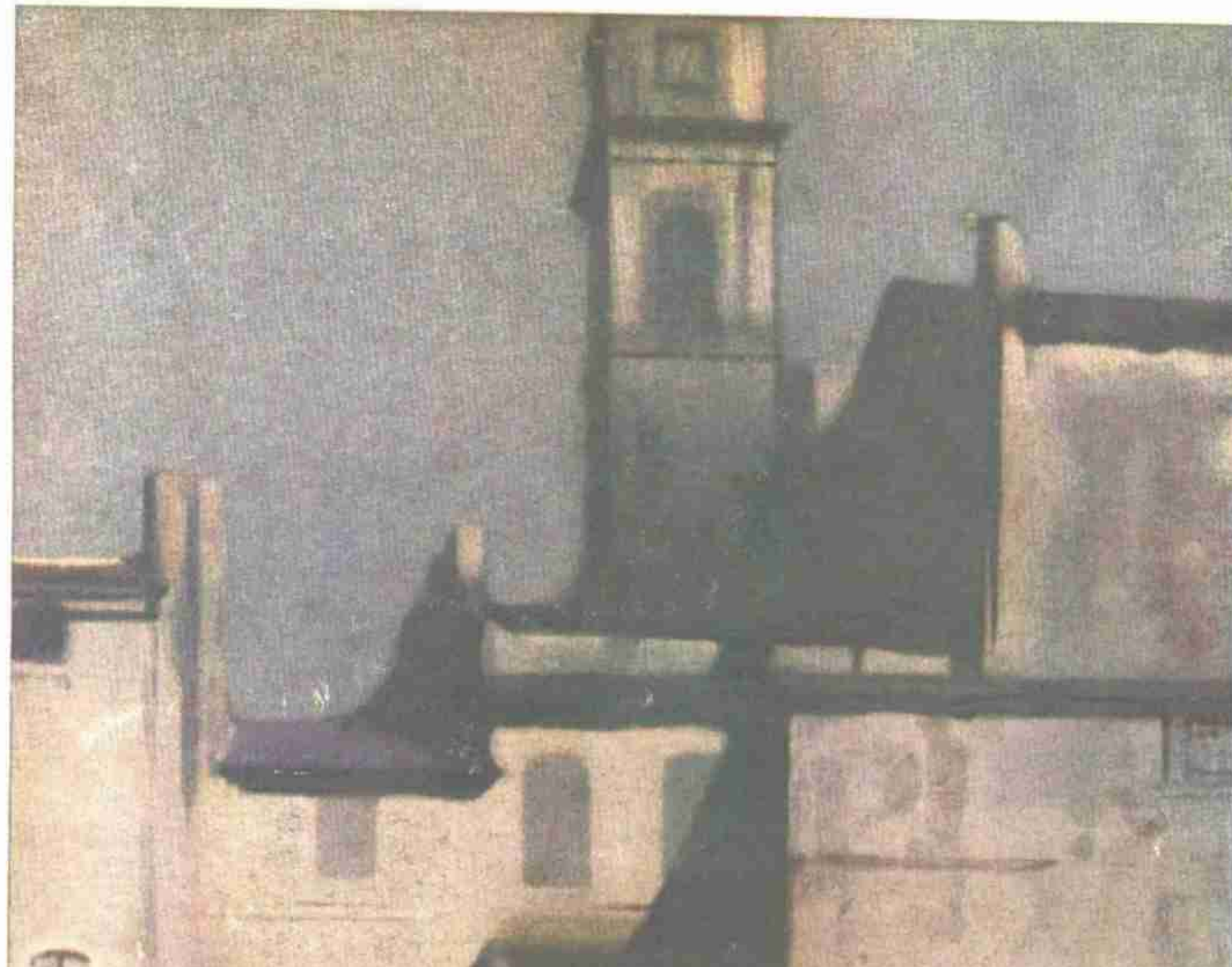


"月光"　　Romilly Fedden 作

國際時事片影（十三）

——土耳其皇帝之退位——



最近被迫退位之土皇於禮拜五日與大臣舉行禱告之狀。圖中有×者即土皇摩漢末德第六。皇生於一八六一年，一九一八年七月三日登蘇丹位，爲土國第三十七朝君主云。

國際時事片影（十四）

——德國廢皇之再婚——





退位之德皇維廉第二自去年喪偶後，蟄居於荷蘭成地。現已宣布與前洛斯州亨利二十二親王之女海爾敏郡主訂婚。海爾敏郡主爲約翰喬治親王之寡妻，一八八七年生，與前夫生有子三人。聞婚禮不日卽將舉行。圖中係德皇新夫人及其三子之合影。右角則德皇最近之攝影也。

東方雜誌 第十九卷第二十三號
民國十一年十二月十日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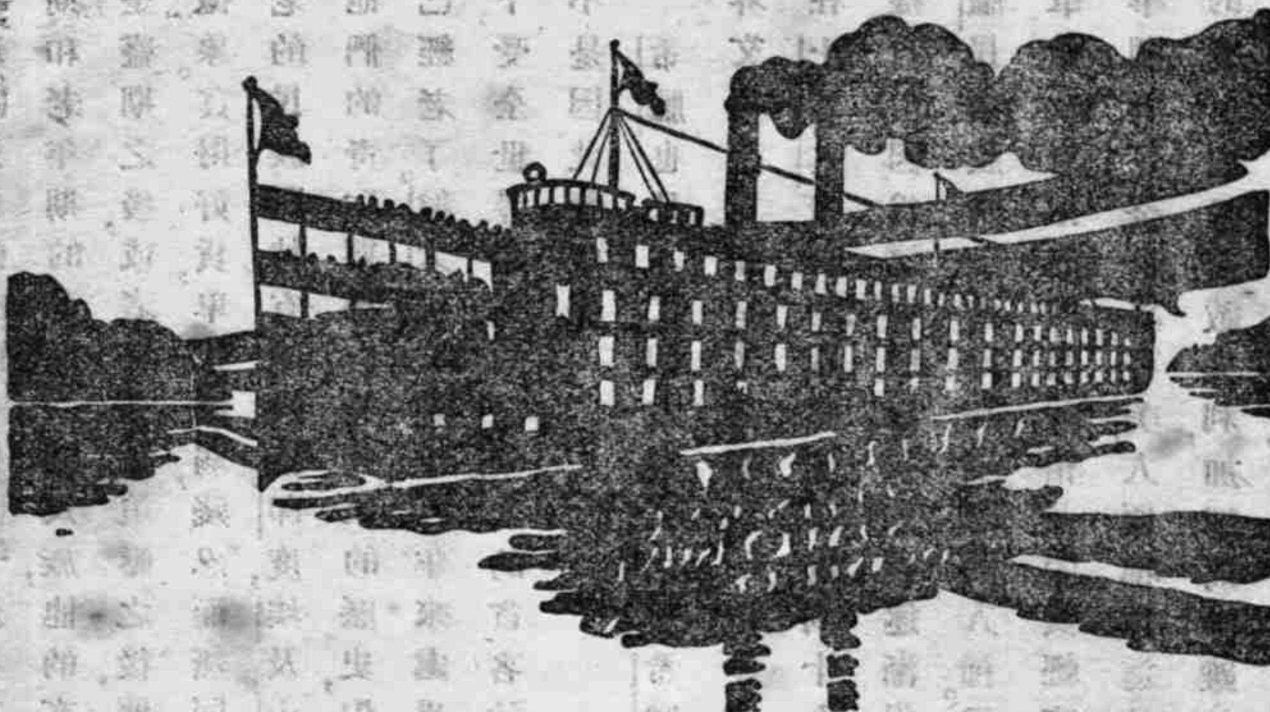
雜評……（一）
◆民族已老了嗎……化魯　◆什麼是學校教育的特色……賢江
橡皮股票暴漲之由來及其趨勢……徐滄水（五）
馬克跌價之原因及其前途之豫測……李培恩（九）
大乘起信論考證（完）……梁啓超（一四）
巴斯德的生平及事業……周建人（三三）
美學所研究的問題及其研究法……鴻譯（四一）
世界新潮
—英國總選舉之結果……W（四五）
—土國政變與新回教主之選出……T（四七）
—洛桑近東和會開幕前之情形……T（五〇）
—赤塔遠東共和國之合併……W（五三）
—德國兩社會黨之攜手……W（五四）

安諾德百年紀念

□安諾德評傳……胡夢華（五五）
□安諾德和他的時代之關係……胡夢華（六三）
□安諾德之政治思想與社會思想……呂天鷁（六七）
□安諾德文學批評原理……華林一（七二）
□安諾德的詩歌研究……顧挹香（七九）
路德喬治辭職聲中之巴黎輿論一束（法國通信）……冠生（九一）
微波 創作小說……夢雷（九七）
第一哇溝 南斯拉夫格列失克著……仲持（一〇六）
最錄……（一一五）
◇中國財政全部之內容 ◇學校系統改革案
◇劃分國稅省稅意見書
時事日誌……（一二七）

插圖

三色版名畫『月光』 土耳其皇帝之退位
德國廢皇之再婚（二幅）



東方雜誌
第十九卷第二十三號
民國十一年十一月十日發行

雜評

民族已老了嗎

羅素是一個東方文化的宣傳家，他回到歐洲之後，到處替我們中國民族大捧特捧，但是他却也老實不客氣的揭出這「文明古國」的民族的三個弱點，就是（一）貪婪，（二）懦怯，（三）缺乏同情心。（參看本誌本年第一號羅素論文）這種忠實的批評是很足以引起我們的反省的。只是我們對於這一種結論還未能滿意。因爲他只斷定了病症，却沒有說出病源，這種惡劣的民族性究竟是怎樣養成的，這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問題而羅素却沒有指示我們。

在我們看來，中國民族在歷史上也是有過光榮的歷史的，在現在所處的環境也並沒有足使民族頹廢的特殊條件。現在爲什麼變成了萎靡不振呢？我們只好說，這是因爲民族太老了。民族心理學者

都承認民族的全體和個體一般，也有青年期，壯年期和老年期的分別。一個民族，他的文化發展過了全盛期之後，或者在久被迫壓之後，便現出衰老的徵象。貪財好貨，卑怯懦弱，殘忍而無同情心，這是衰老的民族所特有的性格。印度，埃及，土耳其，猶太，在他們的青年期，都有過光榮的歷史，但到了現在却已經老了。猶太民族幾千百年來處異民族壓迫之下，受全世界唾駡的猶太人的貪吝的性格，也未始不是因此養成罷。

希臘也是「文明古國」之一。希臘先民對於世界文化的貢獻是不待細說的。但中古以後，希臘人在土耳其帝國的威壓底下，直到十九世紀中葉才獲自由。因爲這樣，所以民族性逐漸退化，現代的希臘民族成爲狡獪卑鄙殘忍的人種。這一次希臘的革命政府把前內閣首相及閣員輕率處死，這一件事鬨動了全世界，英美人便都說這是希臘國民性的表白。因爲前敵失利，加罪將帥，雖然是合理的舉動，加罪於內閣閣員，甚至駢首受戮，這種鹵莽暴烈的舉動，是別種民族所不會有的。現代希臘民族殘忍暴厲的性格是不能掩蓋的，而這種性格便是民族老衰的徵象。

但從他方面看來，便是世界最老的民族也不是毫無生氣的。尼羅河旁的斯芬克斯大神，雖已有了五千年的壽命，至今還是英氣勃勃。土耳其這一次不是老當益壯嗎？便是垂死的印度也有欣欣榮榮的形勢。民族的歷史雖久遠，精神大概不會衰老罷。但是再看我們自己，政治敗壞到這步田地，人民却絕不反抗，生活窘迫到如此模樣，大家却毫不奮起，到處互爭私利，互相慘殺，這樣的民族要說他不是衰老實在是不能了。（化魯）

什麼是學校教育的特色

最近一月內爲了學校風潮竟引起了一個素來不成爲問題的問題，這就是所謂學校性質的問題了。有些人把教育事業看作尋常行政事業的一種，而有的更把學校比作商店。這樣一來，學校當局對

於學潮的處置，便模倣着國家行政和商業經營的慣例，竟有借重於軍警和法庭并採用買賣的手續者。於是什麽拘捕，狀訴，斷絕交易等等威逼而冷酷的行爲，居然也應用到學校教育裏來了。咳！這是什麽話！

我們須知教育事業自有他特具的色彩，而尤以學校教育爲更甚。什麽是學校教育的特色呢？我可提出最顯著的五點。

第一，學校教育的要素是精神的而不是形式的。徒有幾十百間的房屋，幾千百個的人物，不能便算爲學校。徒然搖鈴上課，搖鈴下課，也不能便算爲學校。學校必有一種比這些更要緊，更微妙的事業要做。這事業乃是屬於心身間互相感受，互相施與的一種。換句話講，學校教育所做的事業，決不僅在知能的授受，而又重在品格的涵養。這種涵養品格的方法，決不是訂幾條規程，出幾張布告所能爲力，必須有賴於有熱誠有學識的教育者的感化。即就知能的授受而言，也決不像傳遞一只茶杯，堆積一捆稻草那麽有迹可尋有量可測的，乃是需要教育者的明慧的心，巧妙的術，循循善誘，因材施教的。試問這樣的事業，豈是可以拿商店的買賣來作譬喻的嗎？

第二，學校教育上師生間的關係是友誼的，而不是法律的也不是商業的。所謂「友誼的」的意味，是說彼此情感相通，興趣相投，不僅在表面上有聯絡，乃實在精神上相維繫。現在試問法律如何？商業如何？法律是「木頭木腦」的，是只有硬對硬的權利義務關係的。商業也是機械的，是只有貨幣交易，而且錙銖必較的。試問他們中間有情感嗎？有精神作用嗎？而且學校與學生是一體的，是融洽的；決不像法律上兩造對敵，或商業上兩方並立的。換句話講，教師和學生的關係，決不是審判官和罪人的關係，也不是店夥和顧客的關係。因之，教育的方法應當以德不以法，以誠不以詐。所以學生有過失而召軍警來威嚇或拘禁，不特法律上無此明文，也且大大地違反教育的精神。若用顧客不喜歡貨物即可

不買的比喻而說學生不滿意於學校，便須退學，更屬不對。今試反問他們：子弟有不滿意於其父兄，也便當「離家遠颺，」不許有商量的餘地嗎？

第三，學校教育的努力是自覺的，有目的的。這就是說，教育者須有教育的理想，不當盲目地模倣，不當機械地進行。教育不單滿足欲望，更須改良欲望。教育不單適應環境，更須改造環境。教育不單維持現狀，更須促進現狀。教育不單迎合人的嗜好，更須提高人的嗜好。然而法律何如？商業何如？我們只知法律是「木頭木腦」的，商業也是「死板板」的。我們難道忍使教育也變成「木頭木腦」的，也變成「死板板」的呢？

第四，學校教育的性質是純正的。這就是說，學校教育不可攙入別種色素如宗教，政黨等等。現在知道宗教教育，政黨教育的不對的人，已經很多。然而須知法律化的教育，商業化的教育，也是要不得的。校長出行政長官式的命令，對於學生用「悔過」「嚴辦」「為首滋事」「着即除名」等等酷吏對強盜的口氣，你們以為對嗎？學生打破了飯碗，校長便向法庭起訴，責他賠償，你們以為對嗎？「任用私人，」「侵吞公款，」這種慣在官場商界流行的風氣，也浸潤到學校裏來，你們以為對嗎？然而比諸以商店比學校的「新學說」又何如？

第五，學校教育是以整個的人為對象的。這是教育事業和其他種種事業大不相同的一點。因為有些事業如工人製造，商人貿易，農人耕種，並不直接以人為對象。有些事業如審判，如教授技藝，雖是以人為對象，然只限於人身上某一部分，決不以那個人的身心全部為對象的。獨有教育則不然。教育者的事業簡直包括了被教育者整個的人。無論他的身體，他的五官，他的智慧，他的品格，無一不在應受教育的範圍。試問這種造人的事業，豈是僅有物質關係的商業行為，和僅有局部關係的行政事業所能議論的嗎？

所以我的意見，視學校教育為尋常行政事業，或以商店比學校，都是不當的。（賢江）



橡皮股票暴漲之由來及其趨勢

徐滄水

近月以來，橡皮股票市價頗爲堅俏；逐日步漲，關心商業金融者，均注意及之。此次股價騰貴原因，雖由於橡皮原料上漲。但吾人回憶一九一〇年上海橡皮風潮之往事，殊不能不加以研究耳。

查上海西商證券交易所市場上買賣之橡皮股票，其進出較繁，買賣較多者，約三四十種。茲就調查所及，將原名及譯名分別立表；並將自十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二日止，每週中之最高價最低價，逐一標明，以資參照。

股票種類		第一週 十一月一日至四日		第二週 十一月六日至十一日		第三週 十一月十三日至十八日		第四週 十一月二十日至二十五日		第五週 十一月二十七日至十二月二日	
譯名	原名	最高價	最低價	最高價	最低價	最高價	最低價	最高價	最低價	最高價	最低價
亞而買	Alma	兩 三·〇〇	兩 二·七五	兩 三·二五	兩 三·〇〇	兩 四·五〇	兩 三·二五	兩 四·五〇	兩 四·二五	兩 五·七五	兩 四·五〇
開派洋	Kapayang					五·二五	五·〇〇	七·〇〇	五·〇〇	八·八〇	七·〇〇
上海伯亨	Shanghai Pahang					三〇	一五	五五	三五	六五	五〇

生加拉	Sungala			一五	一〇	三〇	一五	四〇	三〇	六五	四五
少孟忌時	Sua Manggis	一·二五	一·〇〇	一·二五	一·〇〇	一·六五	一·二〇	一·九〇	一·七〇	三·〇〇	二·〇〇
上海首來彭	Shanghai Seremban	四〇	二五	三〇	三〇	五〇	二五	五〇	三〇	五五	三〇
太平	Taiping	一五	一〇	二〇	二〇	二五	二〇	三〇	一五	三五	二五
太拿馬	Tanah Merah	三七五	三五	三七五	三五	五〇	四〇	五〇	四〇	五五	四五
派堂	Padang	二·五〇	二·〇〇	二·〇〇	二·〇〇	四·七五	三·〇〇	四·五〇	四·〇〇	四·七五	四·〇〇
生架都利	Sungei Duri	五·〇〇	五·〇〇	五·〇〇	五·〇〇	五·二五	五·〇〇	六·五〇	五·〇〇	七·〇〇	六·七〇
怕而馬太	Permata	六〇	五〇	八〇	七〇	九五	八五	九五	九〇	一·二〇	九〇
立伯	Repah	二二五	二〇			三〇	二〇	四〇	三〇	五〇	三〇
西門浦	Semambu	七五	六五	六五	六〇	一·〇〇	七〇	一·〇〇	八〇	一·〇〇	一·〇〇
斯拿王	Senawang							五〇	五〇	九〇	五〇
上海克來	ShanghaiKelebang	二〇	二〇	二〇	一五	五五	二〇	五五	四〇	五〇	四五
愛姆赫司	Amherst	一五	一〇	一五	一五	一五	一五	二〇	一五	三五	二〇
可太罷路	Kota Bahros	五〇	五〇	五〇	四〇	六〇	四〇	七〇	六〇	九五	七〇
浜加冷	Pengkalan Durian					五〇	五〇	五〇	四〇	七〇	五〇
開火	Kedah					五〇	三〇	四五	三〇	七〇	四五

地傍	Tebeng	八五	八〇	八五	七〇	八五	七五	九五	七五	一·二八	九五
麥色孖孖	Samagagas	三〇	三〇	三〇	二五	四〇	二五	四五	三〇	五五	四〇
西記	Seekees	二〇	一〇	二五	一五	三〇	一〇	三五	二〇	四〇	三〇
慶巴達克	Chempedak	一·〇〇	一·〇〇	三〇	三〇	一·二五	三〇	二·〇〇	一·五〇	三·八〇	二·〇〇
苛老佛	Kroewoek	六·七五	六·〇〇	六·五〇	六·五〇	八·五〇	六·七[illegible]	九·五〇	八·二五	一〇·〇〇	九·五〇
勃脫亞拿	Batu Anam 1918	四五	四〇	五〇	四〇	五五	四五	五五	五〇	七五	五〇
愛耶太	Ayer Tawah					一一·〇〇	一〇·〇〇	一二·〇〇	一一·〇〇	一三·〇〇	一二·〇〇
古拉客林	Gula Kalumpong	六·〇〇	六·〇〇	六·〇〇	六·〇〇	七·五〇	六·二五	七·七五	七·五〇	七·五〇	七·五〇
上海馬來	Shanghai Malay	四·〇〇	三·五〇	四·〇〇	三·五〇	五·五〇	四·七五	六·五〇	五·〇〇	八·〇〇	七·〇〇
康紗	Consolidated	一·三五	一·二〇	一·二五	一·二五	一·七五	一·二〇	一·七六	一·六〇	一·七五	一·六〇
志摩	Chemor United	四七五	四五	五〇	四〇	七五	五〇	七五	五五	八五	八〇
英查華	Anglo Java	五·〇〇	四·九〇	四·九五	四·七五	五·五〇	四·九五	五·五〇	五·二五	六·〇〇	五·七五
加冷	Karan			二·〇〇	二·〇〇	三·五〇	二·〇〇	四·〇〇	三·二五	五·〇〇	四·〇〇

觀於上表，姑不必分別敘述，但統觀各股票之趨勢，已足覘其悉向漲風矣。

夫橡皮市價之能否保持漲勢，尚屬疑問。而市場上股票之漲，竟繼續不已。且人氣之盛，為年來所未有，爭相買進，殆莫不以此為致富捷徑。則橡皮公司獲利豐厚之深入人心也，可想見矣。吾人平心而論，

若當事者營業得當，組織合法，橡皮事業，確有獲利之可能。特不足語於今之一般經營橡皮事業者，更無論市場上以股票買賣出入之投機家矣。

吾人試從生產消費兩方面，以考察今日橡皮漲價之真相。年來橡皮銷路，遲滯異常，故英國殖民部採取司蒂芬生氏之限制生產計畫，以為補救方法：於生產方面限制只採取四成以為標準；輸出時復課以每百磅須納一先令二辨士之出口稅，并視其輸出數量之多寡，以為累進的比例稅。故橡皮之供給數量，緣以減少。此原料上漲之所由來也。然此種現象能否持久，尚多商酌餘地。蓋英屬馬來雖為橡皮出產主要部分，其產額約佔世界產額百分之五十七。然此外尚有荷屬印度亦主要產地之一。加以其他諸地，統計產額，亦復頗鉅。若僅馬來半島單獨的限制生產，似不足以維持市場保障價格。必荷屬印度，及其他產地普遍的取一致行動，而後可以奏效。然吾人觀於爪哇經濟情形，其工資既較馬來為廉，商品輸出又無出口稅，生產費低，利殖自厚。故一般營業者咸較他處順利。今欲使之取同一限制政策，恐未必毅然採納也。至於消費方面，除美國市場近來略有銷路，其餘各地市場，沉滯如故。需要數量，非惟不見增加，且有減少傾向。故據橡皮之生產消費兩方面之情形以為觀察，此次漲價殊無持久之可能性。而一般業橡皮者，僅着眼於生產方面之減少，以為可以居奇；至於限制政策能否行之無害，消費方面需要旺盛與否，皆未顧及；惟知從事投機之活躍，致沉寂無聞之股票市場，價格暴騰，氣勢蓬勃，一日數漲。設不幸而前項計畫，不能收良好結果，原料市價一旦跌落，則股票市場之危險，有難言者矣。當茲歲暮金融緊促時期，吾甚願當事者審慎圖之，俾不至蹈一九一〇年上海橡皮風潮之覆轍也。

馬克跌價之原因及其前途之豫測

李培恩

馬克投機之狂熱症，自歐而美而亞，染其疾者，莫不遭巨大之損失。最近自本年七月初規銀一兩兌馬克三百，至十一月初規銀一兩兌馬克五千；其暴落之巨且速，爲國際匯兌中所創見，雖老於經濟者，亦莫不爲之咋舌。此中原委，殊有足供吾人研究者。爰作此篇，藉占將來之趨勢焉。

馬克跌價之原因，說者謂因德政府濫發國庫證券，吸收現金，應付賠款，有以致之。其實紙幣之增，遠不及馬克兌價暴落之速。一年之內，銀行券流通額，約增五倍，馬克之跌，則二十五倍。雖紙幣廠趕工加印，尚不足敷周轉。且跌落最巨又在最近四月；於此時期內，應付賠款，不過一次，是濫發庫券一節，不足解釋此反常之現象也。

考馬克暴落之原因，錯綜複雜，茲分經濟及政治二段論之。

經濟的原因

國際交易須憑金貨，故一國對外匯兌之漲落，其經濟上重大之原因，可以下列金貨流轉重要動因對照表明之：

金貨流出之動因	金貨流入之動因
進口貨	出口貨
支付向外國公司保險費	收入本國公司替外人保險費
外國借款之利息	投資外國之利息
向外國銀行借款	放外國銀行款
外人來本國旅行費	國人至外國旅行費
購外國證券	售證券於外國
金貨直接輸出	金貨直接輸入

德國於歐戰之後，努力發展國際貿易，然至今仍出不抵入。德國為工藝極發達之國，故原料及食物之輸入仰給國外。其最重要者為煤。煤之運入，多自英國。七月一月內進口之煤，已達一百十三萬五千餘噸。茲將德國自去年五月至今年八月國際貿易之差額臚列於後：

		出超（馬克）	入超（馬克）
一九二二年	五月		九、二八三五、三0000
	六月		九、七六八二、七0000
	七月		一三、六八二四、五0000
	八月		二七、三四六一、0000
	九月		三一、四九一五、九0000
	十月		四一、六三五四、[illegible]0000
	十一月		三、四七一七、五0000
	十二月	八、四七四六、八0000	
一九二三年	一月	一七、五四六三、0000	
	二月	二四、九二三八、三0000	
	三月		一六、三四三九、三0000
	四月		五三、六六四八、三0000
	五月		五三、九一三一、五0000
	六月		四0、四0七一、三0000
	七月		一四0、三一00、0000
	八月	三八、0000、0000	
共計入超		三一0、三七二一、四0000	

觀上表可知十六月中進口超過出口三百十億三千七百二十一萬四千金馬克。此款之一小部份，為二年內遊歷德國外人之旅費所抵銷；然其大部份，則賴售馬克及證券於國外市場所彌補。售證券於國外，卽向外國借款。惟此項借款，旣用以充補助工業，改良建築及機器等資本上之用，勢難立使德國出口貨物噸位加多，藉以抵銷進口之入超，故不能使國際匯兌一時卽生良好之影響。至國內外保險費及航運費，因受歐戰之打擊，已非昔日可比，兩項大致僅足抵銷。銀行放借，多視國際貿易為轉移，故在德國今日，勢已不能招致國外金貨之流入。金貨直接輸入已不成問題，輸出亦力有不逮，故繳付賠款，不能不銷售紙馬克於國外。德人之投資國外者亦雖不乏其人，然為數僅美金十億元，年息以八釐計，約八千萬美金，卽三億三千萬金馬克，不過一年貿易額入超之百分之一而已。且此數之一大部份，為外人在德投資之利息所抵銷，故亦無補於事。

德之資本家又因馬克之不足恃，多投資國外；或購外國證券，或直寄金貨。使全國起資本外注之恐慌。德政府爲治標計，近已嚴令禁止國內馬克之投機：（一）國內交易不得以外國幣定價；（二）凡欲購外國貨幣者，非得政府財政監督處核准，不得購買；（三）銀行非查知售戶之爲何許人及出售外國貨幣之目的，不得購進。然此令一行，無形中已使德國進口營業受重大之阻礙，影響及於工業。工業不能多得原料，難免出口減少，則出口貨又受阻礙矣。且因此禁令，外國貨幣輸入既少，兌價益高，因而馬克亦愈益暴落。德政府素明經濟原理，其所以出此者，亦不過爲飲酖止渴計耳。最近德政府爲根本補救計，擬發行一種國庫金券（Treasury bills）以相當之抵押品作保。此種金券以金馬克爲本位，不作兌換，專供國人投資之用，以期德國資本家得穩妥投資之機會。此計能行，國內之恐慌或可稍減，馬克之兌價，亦能略有起色，未可知也。

德國資本外注，尚有一重大原因焉：照德政府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三年之預算，其入不敷出之數，達二百有八億紙馬克；茲因馬克兌價大跌，此數又須加倍。故政府勢不能不續發國庫證券，增加公債，以資挹注。德國人民既不能吸收此鉅額之國庫證券，勢必由德國銀行收買，發行紙幣。紙幣既增，價值愈落。國內課稅既重，公債又屬強迫，資本家見而生畏，益不敢投資於國內矣。茲將公債及紙幣二者列表，以見其消漲之關係：

公債紙幣比較表（左表以億馬克爲單位）

年　月	公債	紙幣
一九二一年元月	一五五四	六六六
四月	一七二七	七〇八
七月	一九〇七	七七三
十月	二一八〇	九一五

一九二二年元月	二五五六	一一五三
四月	二八〇九	一四〇四
七月	三〇七八	一八九七
八月	三〇五一	二三八一
九月	五二八〇	三一六八

德政府之預算中，大批用款，乃以支付賠款，故必用金貨；既用金貨，此預算自因馬克跌價而大受影響矣。

馬克之跌，又因操國際匯兌業者之操縱，德國人民之恐慌，遂益不可收拾。蓋馬克價一跌，投機家卽停止購進。德國人民驚惶失措，不問價之高下，惟力求脫手，舉所得之外國貨幣而儲藏之——尤以美及瑞士者爲最夥。德人儲外國貨幣既夥，馬克價遂愈落，德政府因維持馬克，勢不得不舉外債。其實德人儲外國貨幣，不啻以不生息之資本供諸外人，轉借政府，使得從中漁利。一反一覆，馬克之價值愈不堪問矣。

政治的原因

經濟的原因既如前述。惟祇有經濟的原因，尚不足使馬克跌價一至於此也。蓋德之經濟雖極困難，究不如奧之一貧如洗，俄之棼亂無序。近數月來馬克之所以暴落者，其重要原因，尚在政治。倫敦會議既經失敗，柏林會議又不得要領，加以德外長賴鐵諾之被刺，內外政雲，險惡異常。而大借款事，又因法國態度堅硬，失其希望。以德國經濟之竭蹶，再遭政治之顛沛，人心失所憑依，馬克之信用，亦遂完全喪失，一落千丈矣。試觀政治消息略佳，則馬克價卽看漲；消息一惡，馬克價卽看低。卽可知馬克之漲落，幾視人心爲轉移也。

馬克之將來

馬克暴落之政治的原因，固爲留心時事者所共曉，無庸細述。惟其將來之趨勢，誠有不容不研究者。茲就作者個人之私見，質諸國人，以作研究之資料。

馬克暴跌之原因，既複雜如上述，欲斷定其將來之趨勢，自非易事。今先就英法美三國之態度觀察之，英之態度，在路德喬治時代，固完全爲協助的。如取銷協約國負債減輕德國賠款之議，皆發於路德喬治，且得經濟學家之贊同，視爲歐洲經濟恢復原狀之捷徑者也。喬治政府既倒，波那勞繼起，其方針似已略變。波氏個人似以德國有完全繳付賠款之能力，故不欲輕其負擔，擬另設他策補救馬克，惟至今尚未宣佈耳。美國因債權國，有舉足輕重之勢。然美國經濟學家，雖亦有倡取銷國際負債之說者，而一般人民則尚未以爲然。最近商部總長霍佛氏，且有不允取銷國際負債之宣言，則此事一時斷難成爲事實，又可知也。法國態度始終强硬，其故因法國債負甚重，法政府如不得賠款之收入，勢必陷於經濟恐慌，而賠款數之最鉅者，又屬於法。倘減輕其數，法國所受影響，必較他國爲大，故非萬不得已，法必不願拋棄其權利也。英倡減輕之說，法國輿論多不直之，有責其失信負義者。然近因德國無力繳付賠款，法政府之預算大受窘迫，法郎之價近且日落，法國今日已處進退兩難之境，故其近日態度已略轉緩和，然對於減輕賠款一節，似仍難望其同意也。

協約國賠款委員會，對於救濟馬克一事，已研究有時。初英代表白伯雷 (Sir John Bradbury) 建議：允德國對外停止付現五年。法國極端反對，遂歸失敗。最近白氏又有一通融之辦法，提出於委員會：允德政府仿德比辦法，發行國庫五年金劵，於二年至四年中，以此劵繳付賠款，收劵國可加以擔保，將此劵售於世界市場，以得現金。案初提時，法代表大爲反對，另提建議，要求（一）監督德國財政，（二）加

重德國課稅，(三)禁止再發國庫證券及紙幣。惟法代表之建議監督財政，非凡爾賽條約所許；加課稅及禁紙幣亦忤於事實，不克施諸實行，故仍無相當辦法。德政府則要求發行五億金馬克之外債，以救濟馬克之市價。然外債非得相當之擔保，斷無能成之理。以德國現時經濟之能力，舉此鉅債，每年所入，以付賠款，尚屬不足，又何能付息還本？是外債之成敗，仍視減輕賠款之能否爲斷也。

綜觀以上各節，協約國倘非任令德國破產，必須救濟馬克。破產一說，似已不成問題。蓋德與英美在經濟上有密切之關係，英美決不願德之破產也。惟救濟馬克法，既始終爲難，一時亦難望有圓滿及永久之解決。大約協約國賠款委員會，至少須允許德政府停付現金一年，以救目前之急。此一年中，或照白氏之議，由收券國取德之國庫金券，轉售於世界證券交易市場，以求現金。此策能行，馬克之價，可以暫時維持。但非有較此更妥之辦法，馬克亦未必即能看漲。更妥之辦法維何？卽所謂外債是也。外債之成立，以減輕賠款之數爲前提。倘美政府願以經濟之壓力，施諸法國，此事未必無望，但時機尚未成熟耳。外債成後，馬克固能看漲，然其兌價仍須受各種經濟的影響。俟德國貿易之差額常有出超，然後馬克始能復其原狀。惟協約各國能否聽德擴張國際貿易，不加阻擾，頗爲疑問耳。

大乘起信論考證（續）

梁啓超

本論下　從學理上考察（續）

三　心識論之史的發展與起信思想

六識與八識

關於心識之分類，自小乘諸部多數之經論起，以迄般若法華涅槃大智度等大乘之諸經論，皆唯說眼耳鼻舌身意之六識，而於他識更無所言。至深密楞伽密嚴佛地等經，攝大乘，辨中邊等論，始立八識。此八識說者，蓋北印度系所產物，西曆四五世紀始成立者也。雖然，其起原抑甚古。蓋僅說六識，則當極睡眠或悶絕之時，六識皆不起，彼時有情之心識，豈非中斷？業之相續果報之相續何由得行？然則六識之上必應有一物焉為其相續不斷之體。此問題，雖小乘諸師亦有見及此，故各部派中試立種種異名：如根本識，如窮生死陰，如果報識，如有分識，如細意識，如一味蘊等。（註一）八識說卽從此等發展來，目此根本細意識為第八識而名之曰阿賴耶識。阿賴耶之名，據攝大乘論卷二謂增壹阿含中已有之。（但今譯本無彼文）然意義不大明瞭，或是昔時外道指為自我本體之一術語。故初期佛教徒論法相者，對於『何為阿賴耶』之一問題，頗費索解。一切有部諸師，或以之當『五取蘊』或指為『薩迦耶見』所說非一。至無著派之大乘教義起，始用為第八根本識之定名，謂此乃如來甚深微妙之義，非聲聞輩所能解。此賴耶識說成立之次第也。

阿賴耶與如來藏

阿賴耶本含有我愛執藏等義。今既指為諸識之根本且為業相續果報相續之主體。則其性質與所謂佛性如來藏者可謂酷相似。於是如來藏與阿賴耶比較論起。兩者之為同為異以及心識之如何分類，成為一極複雜之問題。

西紀四四三年劉宋之求那跋陀羅所譯四卷本楞伽中，有論如來藏及阿賴耶語，佛典中說此兩名

詞之關係者，當以此經爲最古。此經區分心識有廣略二說。卷一云：『畧說有三種識，廣說有八相。何等爲三？謂眞識，現識，及分別事識。』卷四云：『善不善者，謂八識。何等爲八？謂如來藏名藏識，心，意，意識，及五識身。』兩文合參，則知略說三識中之眞識，卽指第八之阿賴耶（藏識）。經蓋認此識爲卽眞常淨識，且云『如來藏名藏識』，是明認如來藏與阿賴耶爲同物也。其後西紀五一三年，後魏菩提流支所譯十卷本楞伽經中，其第七卷亦云：『阿賴耶識者，名如來藏，而與無明七識共俱，如大海波常不斷絕。』又云：『甚深如來藏，而與七識俱。』此論與四卷本正同，謂如來藏與阿賴耶同物。雖然其下文又云：『如來藏識不在阿賴耶識中，是其七種識有生有滅，如來藏識不生不滅。』又云：『離阿賴耶識無生無滅；一切凡夫及諸聖人依彼阿賴耶識有生有滅。』此則與前文及四卷本之文矛盾，明認如來藏與阿賴耶非同物。所以然者，如來藏說起於南印，阿賴耶說起於北印，其淵源本自不同。楞伽之作者，欲調和兩派而未成熟，故無意中便露矛盾也。

如來藏思想自涅槃勝鬘等經輸入以來，與眞如佛身說相應和，久已深入人心。及菩提流支佛陀扇多眞諦等次第傳譯無著世親一派學說，以阿賴耶思想爲中心，於是阿賴耶本質何如，與如來藏爲同爲異，遂成爲南北朝時代佛學界諍論之焦點。智顗法華玄義卷五云：

『若地人明：（謂地論派人所說）「阿梨耶是眞常淨識」，攝大乘人云：（謂攝論派人所說）「是無記無明隨眠之識，亦名無沒識，九識乃名淨識。」互諍。』

吉藏中論疏卷七云：

『舊地論師以七識爲虛妄，八識爲眞實；攝大乘師以八識爲妄，九識爲眞實。又云八識有二義，一

妄二真。有解性義是真，有果報義是妄用。』

湛然法華玄義釋籤卷九上云：

『陳梁以前，弘地論師，二處不同：相州北道，計阿梨耶以爲依持；相州南道，計於真如以爲依持。此二論師俱稟天親，而所計各異，同於水火。加復攝大乘興，亦計梨耶以助北道。又攝大乘前後二譯，亦如地論二計不同。舊譯卽立菴摩羅識，唐三藏但立第八。』

讀此諸文，可見當時地攝兩宗對於此問題諍論極烈。而且地論派中復分南北，攝論派中復分新舊真有千巖競秀萬壑爭流之概。今請略述其歷史及其諍辯之內容，然後起信論思想之位置乃可得而明也。

地兩派關於論之爭辯

地論派者，自後魏菩提流支勒那摩提合譯十地論後，學者誦習此論，因以得名。以華嚴楞伽（四卷本）等經，十地金剛仙等論，爲其所宗。此派以阿賴耶爲真常淨識，慧遠大乘義章卷三云：『阿梨耶有藏識，聖識，第一義識，淨識，真識，真如識，家識，本識，八名。』十地論義記卷三云：『阿梨耶此翻無沒識。此是第八如來藏心。雖隨緣流轉，體不失滅，故云無沒。』此正宗四卷楞伽以賴耶卽如來藏之說也。彼輩又呼賴耶爲佛性，名曰佛性識，故金剛仙論卷五有『第八佛性識』之語。大乘義章卷一云：『佛因自體，名爲佛性，謂真識之心。』吉藏法華玄論卷二云：『先代地論師，以第八識爲佛性。自性淸淨故，亦名性淨涅槃。』慧影大智度論疏卷十四云：『佛性之義，依於能照。卽是阿賴耶識。』慧思隨自意三昧云：『藏識湛然不變，西國云阿梨耶識，此土名爲佛性，亦名自性淸淨藏，亦名如來藏。』此種賴耶卽佛性賴耶卽如來藏之說，源出於南印派，而盛行於我國之北朝，卽所謂地論師派也。

其後地論分南道北道二派。北道祖菩提流支及

道寵，南道祖勒那摩提及慧光。兩派所諍，在阿賴耶與真如之異同問題。北派爲地論正統，認賴耶純與如來藏同體，爲一切法之所依持，此外別無根本實體。南派別立真如以爲一切之所依持，蓋隱然認賴耶與如來藏爲別物矣。（註二）

攝論宗卽自真諦譯攝大乘論後，傳諸其徒法泰等，遂成一宗，當時謂之新教。以攝大乘決定藏唯識諸論爲其所依。其說心識，與地論宗大異。彼輩訶斥阿賴耶謂爲無記無明隨眠之識，而別立第九之菴摩羅識爲真常淨識。決定藏論卷上云：『斷阿羅耶識卽轉凡夫性。捨凡夫法故，阿羅耶識滅。此識滅故，一切煩惱滅。』圓測解深密經疏卷三云：

『真諦三藏，依決定藏論立九識義。如九識品說。言九識者，眼等六識，大同唯識論。第七阿陀那，此云執持，執持第八爲我我所。……第八阿梨耶。…………第九阿摩羅識，此云無垢識。真如爲體。……』

地攝兩宗雖同祖無著世親，然創立攝宗之真諦，紹述純粹之北印學風，壁壘峻嚴，重分析以分析。故於八識之上復立第九，認阿賴耶爲妄識，與如來藏明示區別。菩提流支等布南印教義於吾國之北，真諦布北印教義於吾國之南，可稱學界一佳話。而在印度調和久未成熟之學說，乃不得不有待於中國人。此則大乘起信論出世之時也。

起信論之心識說

起信論對於心識作何分析，作何融會耶？彼依一心法開二種門。論云：『心真如者，卽是一法界大總相法門體。』此文解釋三大中之「體大」。此真如純爲「超阿賴耶的」。立之以爲一切法之所依持，如南道地師所說。此真如分離言依言兩段說明：離言真如爲「絕對眞如」；依言真如說其能顯之功用與自具之性功德，是爲「相對真如」。亦卽如來藏心生滅門釋「相用二大」。其發端最重要之語，卽：

『心生滅者，依如來藏故有生滅心。所謂不生不滅與生滅和合非一非異，名爲阿梨耶識。』

此文驟讀之，若全依楞伽。其實不然。四卷本楞伽云：『如來藏名識藏』；又云：『甚深如來藏而與七識俱』（註三）如此則如來藏與阿賴耶是一。中卷楞伽云：『如來藏識不在阿梨耶識中。』如此則如來藏與阿賴耶是異。起信論之意，以謂：『依此不生不滅自性清淨之如來藏，法爾能有無明七識生滅之相。而此不生不滅自性與彼生滅相之總和，卽爲阿賴耶識。』不生不滅眞體也；生滅妄相也。自楞伽以迄地攝兩宗，皆以眞妄二元對待，校其一異。起信則建設眞妄同體渾然一識之一元觀，故曰『不生不滅與生滅和合非一非異。』然則不生不滅何以能與生滅和合耶？論中嘗舉水波之喻以示其關係。（註四）文曰：

『一切心識之相，皆是無明。無明之相，不離覺性。非可壞非不可壞。如大海水，因風波動；水相風相，不相捨離，而水非動性。若風止滅，動相則滅，濕性不壞故。如是衆生自性清淨心，因無明風動。心與無明俱無形相，不相捨離。而心非動性。若無明滅，相續則滅，智性不壞故。』

自性清淨心不生不滅者也，喻如水。無明，生滅者也，喻如風。七識相續之相，喻如波。『水相風相不相捨離，』故非異；『而水非動性，』故非一。此不生不滅與生滅和合之所以可能，而眞妄合體之一元觀所由成立也。此義既立，而積年諍論之如來藏與阿賴耶同異問題，可以解決。質而言之，則如來藏爲阿賴耶構成之主要素，而阿賴耶尙藉他要素乃能構成。故亦可云如來藏與阿賴耶非一非異也。

阿賴耶識之本體既已說明，則此識爲眞爲妄之爭，自可以迎刃而解。起信論對此問題，立覺不覺二義。文云：

『所言覺者，謂心體離念。離念相者，等虛空界無所不徧。法界一相，卽是如來平等法身。』

從覺方面說，則此阿賴耶識卽是如來等法身。此地論師所以指此識為真常淨識為佛性也。論又云：

『所言不覺者，謂不如實知真如法一故，不覺心起而有其念。……依不覺故生三種相：……一者無明業相。……二者能見相。……三者境界相。……』

從不覺方面說，則此阿賴耶識為三細六粗一切惡見之母。此攝論師所以指為妄識為無明隨眠之識也。然則此極端矛盾之覺不覺兩義，何由能具於一識中耶？論之言曰：

『念無自相，不離本覺。譬如迷人，依方故迷。眾生亦爾，依覺故迷。若離覺性，則無不覺。以有不覺妄想心故，能知名義，為說真覺。若離不覺之心，則無真覺自相可說。』

此言阿賴耶亦覺亦不覺，自其覺的功用言之則為真，自其不覺的功用言之則為妄。而覺不覺實有互不可離之關係，則阿賴耶謂之真也可，謂之妄也亦可。論主以此折衷地攝兩宗之說，而積年阿賴耶真妄問題之聚訟可以息。

（註一）攝大乘論卷一云：於大眾部，阿笈摩中，亦以異門密意說此名根本識，如樹依根。化地部中亦以異門密意說此，名窮生死陰。

攝大乘論天親釋卷二云：根本識是摩訶僧祇部所立名；窮生死陰是彌沙塞部所立名；正量部立名果報識；上座部立名有分識。

異部宗輪論云：經量部末師，立有根邊蘊，有一味蘊。一味蘊者，卽無始來展轉和合一味而轉，卽細意識曾不間斷。

（註二）地論南北兩宗之說，除法華玄義釋籤外，尠無可考，未能得其內容。竊疑南道學風，頗受南方攝論派影響變化。容俟續考。

（註三）楞伽所謂『甚深如來藏而與七識俱』不能與起信之『不生不滅與生滅和合』同解。起信謂如來藏與七識之總和成爲阿賴耶楞伽謂賴耶與七識同在而賴耶體相爲何，則未言也。

（註四）楞伽卷四云：『藏識海常住，境界風所動，種種諸識浪，騰躍而轉生。青赤種種色，……日月與光明，非異非不異。海水起波浪，七識亦如是，心俱和合生。……謂彼藏識處種種諸識轉』此文驟讀，若與起信水波之喩相同。其實不然。楞伽謂賴耶藏識爲境界風所動，生七識之波浪；而賴耶與七識和合非一非異。卽所謂如來藏與七識俱也。起信謂自性清淨心爲無明風所動生七識之波浪；而淨心與無明和合，非一非異，成爲賴耶。楞伽之賴耶，卽起信之淨心『實卽起信的賴耶』之構成要素。起信之和合，卽賴耶自體；楞伽之和合，則示賴耶與七識相互關係也。治法相者宜分別觀之。

四　從教理上討論起信論成立之年代與地方

起信論思想與馬鳴

起信論思想之內容及其與印中兩土各派思想之關係，既略如前述。今當歸結到本文——起信論是否馬鳴造真諦譯之問題。

凡一人有數部著作，其間思想之交互連絡，必有痕跡可尋。例如龍樹之中論十二門大智度；無著之攝大乘顯揚聖教瑜伽師地；世親之唯識佛性辨中邊；皆各有其一家之學風，處處互相發明。今藏中所傳馬鳴著作，其來歷最分明而確實可信者，有大莊嚴論佛本行讚二種；今以之與起信相校，凡起信所有之思想，彼中皆無；凡彼中所有之思想，起信亦不見。雖曰所詮之對象不同，不必相襲；然以一人之著作而思想系統絕不相屬若此，實情理之所不許。衡以因明「異品徧無」之例，苟不認彼兩書爲馬鳴作則已，亦既認之，則決不能信起信爲同出一人之手也。

起信論中許多思想，非惟馬鳴時無之，卽龍樹時

亦無之。他且勿具舉，卽以阿賴耶識一義論，此義明明至無著世親時代乃始成立。故彼兄弟所著書，皆汲汲於辨明此識之必有與夫此種分析之合於佛意。就中如攝大乘論，全書三分一之篇幅，費於『阿賴耶有無』之辨論。此凡初創新書者例須如此也。假使起信論爲馬鳴作，則阿賴耶說當無著前數百年已爲學界大師所公認，攝大乘論之絮絮辨明，豈非全無意義？且馬鳴旣立有此識，而龍樹之論識乃全襲舊說，僅有第六意識而止。（註一）龍樹以馬鳴之分析爲非耶？宜有以糾駁之，以爲是耶？乃不取此進步的學說而襲用小乘家言，何也？否則龍樹爲一極固陋之人，於馬鳴著作全未寓目也。凡此皆事理所必不可通者。不惟此一義而已，如所謂三佛身所謂如來藏所謂衆生心所謂真如受熏等等之主要學說，皆龍樹所未夢見，質而言之，中觀大智度等論中受起信思想影響之痕跡，絲毫不可考見。吾儕旣不能認彼諸論爲非龍樹作，卽不能認龍樹前有所謂馬鳴起信論者存也。

起信思想與印度各時代

起信出龍樹後，稍有常識者應無異辭，此後馬鳴之說所由生也。此後馬鳴後至何時耶？以思想系統言之，必其在世親後然後可。蓋起信中一大部分精神，在調和大乘兩宗空有之諍，至易見也。故若爲印度撰述，亦宜在護法清辯對壘之時或更在其後。然向來言有後馬鳴者，亦不過言其爲提婆弟子，（龍樹再傳）而彼時代之不能發生此思想又至易見也。故後馬鳴之說亦不能成立也。

凡造論必有所對治，而所對治者必爲當時正面之敵人。譬有一歐文政治學書於此，題爲十八世紀某名家所作，其內容則自立一種社會主義，而對於異派之社會主義徧加批駁；對於貴族主義平民主義之得失乃無一言論及；此書不問而知其僞矣。蓋

十八世紀時代之政治論，其主要目的在與君主貴族肉薄而社會主義並未出現至何派之優劣更不成問題也。印度之大乘論部書譯本不下百種，試一一搜覽，當可發見其中破敵之論，皆一面對治小乘，一面對治外道。乃起信論則全與彼等異其中。『對治邪執』之一段，所對治者純爲大乘別派，而於小乘及外道乃似不措意。內中所訶斥之『人我見』全屬關於法身與如來藏之問題，所謂法身有色耶無色耶，空耶不空耶，如來藏有自相差別耶無自相差別耶，……等，正我國南北朝時代佛教徒辯諍之焦點也。（註二）若此論爲馬鳴造耶？馬鳴時代，並如來藏法身等名目而無之，遑問異說？以此對治，寧非無敵放矢？而其時正値外道爭鳴小乘跋扈，何以翻無一言施以對治？此何異以一書嫁名亞丹斯密而書中乃偏評「布爾雪維克」「散得加」「基爾特」主義之得失；以一書嫁名盧梭，而書中對於君權神授說乃噤不一及也。夫豈惟馬鳴時代爲然，彼印度之大乘家，蓋始終在外道小乘重圍中，故雖至護法清辯輩，其著作皆爲對外對小之精神所貫注，從未有舍彼兩大敵而以大乘異說爲對治之鵠者。觀起信論所對治，則知其書蓋產於無小乘無外道之國，且當大乘各派訌爭混亂之時，而印度則非其倫也。

起信思想與眞諦

起信既非印度著述，則譯人更不成問題。然此書何以嫁名眞諦，毋亦以其中思想淵源於攝大乘論者甚多云爾。殊不知書中最主要之阿賴耶眞妄問題，眞諦與起信思想根本不同。如前文所引圓測解深密疏云：『眞諦三藏依決定藏論立九識義』是九識之說，傳自眞諦，而此說以滅阿賴耶爲鵠，正與起信『依如來藏不生滅與生滅名阿賴耶』之說不相容者也。而後此崇尚起信之賢首，對於與眞諦同系之玄奘，意見不合，亦正以此也。是故雖有起信眞諦未必譯之；苟眞諦而肯譯

起信，則其所立宗風決不如彼也。

（註一）難者或曰：『就令起信論非馬鳴作，而阿賴耶之名，在龍樹前早已存在。彼楞伽經中佛告大慧不已詳哉言之耶？』讀者若以此等論鋒相加，則吾儕殆無所容其辯難。如此則惟有認龍樹提婆輩為一極陋極愚之學者，並其所讀之楞伽而不能解耳。故吾於前論標出數項根本意見，言須承認許多佛經為佛滅後千年間次第發展。蓋不如此則佛教教理系統全破矣。

（註二）本論對治邪執中之五種人我見，其第一種邪執，謂『法身猶如虛空』，此指道生之法身無果及梁代三大法師之佛果無色說也。第二種邪執，謂『真如涅槃之性唯是其空』，此指般若家一般之說，印度本有之，而中國亦甚盛者也。第三種邪執，謂『如來藏有色心自相差別』，全與第二執相反，此指羅什等以佛之音聲等為法身之說也。第四種邪執，謂『如來藏自體具有世間生死等法』，此指天台之所謂十界性，四明之所謂性惡說，蓋當時攝論宗所主張如此也。此等問題，（除第二執外）在印度曾發生與否，不可深考，要之在我國學界乃喧豗極也。

結論　起信論之作者及其價值

以上從文獻教理兩方面考察之結果，起信論非出印度，殆成信讞。同時支那撰述說當然成立。然則中國曷為而能有此書？且曷為而須有此書？當時學界情況，如前章所述：先以羅什所傳之龍樹派教義為中心，成立三論宗。此宗在吾思想界有極深之根柢，極雄之勢力，當東晉宋齊間殆呈一統之觀。及流支笈多輸入世親派教義，創立地論宗，而固有之勢力為之動搖。真諦東來，又於世親派中異軍特起，別成所謂攝論宗者。三宗對峙，成鼎足割據之狀，思想界之混亂，達於其極。以好調和之中國國民性，對於此種狀態，殊難安忍。於是乎感有會通融和之必要。而以三百年間根柢蓄積之深厚，對於各項主要問題，經無數賢哲往復辯爭，略已盡其癥結。學者所積

學力，既已有調和衆說獨標新諦之可能性，夫既必要而且可能，此則以調和爲職志之起信論所由起也。然則調和已奏功乎？曰，是又烏能。夫思想者永無統一之期者也，果統一，則已失其活力而不復得名之曰思想。我國佛教思想系統，入隋唐以後，三論蛻變爲天台，攝論蛻變爲法相，地論蛻變爲華嚴。以吾觀之，起信論所占位置，不過擴地論宗土宇爲華嚴宗先驅而已。然則起信論無甚價值可言耶？曰，是大不然。起信論者，消化印度的佛教而創成中國的佛教之一大產物也。印度的佛教與中國的佛教比較優劣，此別一問題。但凡屬文化力偉大之國民，承受外來學說，必能咀嚼之，變化之，加入自己之國民特性，以成一新系統。我國之於佛教正如此。而起信論及其所導出之華嚴宗，正其代表也。

然則創此起信論者誰耶？望月氏與村上氏對於此問題頗費極長之討論，而其說亦屢有小變。望月先確定其年代，謂此論嘗爲慧遠著述中所稱引，慧遠以隋開皇十二年（西紀五九二）入寂，故成書之最低限，不能晚於開皇十二年。又此論確有引用眞諦本攝大乘論之痕跡，攝大乘之翻譯在陳天嘉四年，（西紀五六三）故成書之最高限，不能早於天嘉四年。然則此書殆成於此三十年間某學者之手，殆無可疑。

據唐均正四論玄義所說，或云『北土論師造，』又云北地論師謂是『昔日地論師所造。』望月氏既求之於北地，又求之於南地，既求之於地論家，又求之於攝論家。其人則若慧思若曇延若曇遷，皆嘗擬及，而結果略推定爲曇遵。其考證之功甚勤，亦粗能自完其說。若全引之，須費數千言，恐讀者見厭，且從省略。（註一）望月之意，總以爲是當時某派論師，欲立一說以戰勝他派，自審人微言輕，乃託於馬鳴眞諦以自重。於是在各派中皇皇求索，務得其人以實

之。吾以爲此不必也。本論發端說造論因緣總相曰：

『爲令衆生離一切苦得究竟樂非求世間名利恭敬故。』

安知非當時有一悲智雙圓之學者，憫諸師之鬨爭，自出其所契悟者造此論以藥之，而不欲以名示人。此在我國著述界中，殊不足爲奇也。在論主之意，並未嘗欲託古人以爲重。及旣傳於世，共賞其玄異而不審其所自來，有好事者則謂是非馬鳴不能作，非眞諦不能譯也，輒以署之，而傳者因之，於是轉成作僞之文矣。以吾所見，或是如此，姑陳之以備一解。

抑吾更有言者，無論此書作者爲誰，動機何等，曾不足以稍損其價値。此書實人類最高智慧之產物；實中國印度兩種文化結合之晶體。以佛家依法不依人之義衡之，雖謂爲佛說可耳。於馬鳴乎何有！於眞諦乎何有！

（註一） 欲知其說，可看原著一六四至一七二葉，又四九至六四葉。

餘論

一 起信論與占察經

望月書中有起信論爲占察經之類同及關係一長篇，指摘兩書相同之點。又考定占察經確爲僞書，而因牽及起信眞僞問題，極有理致。今節譯如下：

日本人賢寶所著寶册鈔卷八引新羅人珍嵩所著探玄記云『馬鳴起信論一卷，依漸刹經二卷造此論。而道宣師目錄（按卽大唐內典錄）中云此經是僞經。故依此經之起信是僞論也。』珍嵩爲唐代人，均正以後，直指此論爲僞者，彼其首矣。然則漸刹經果何經耶？日本豐山快道起信論義記懸談云：『古曰漸刹者，恐占察事經歟？漸刹占察音相近，故誤乎？』望月氏據此知漸刹卽占察。占察者，全名爲占察善惡業報經，今存藏中。（明智旭有占察義疏

現刊行）書凡二卷。上卷言占察之法：以木輪占過去世所作善惡之業及現世之苦樂吉凶，而歸結於禮懺地藏王，實爲一種極妖妄迷信之說。下卷則言所謂大乘實義者：說衆生心體不生不滅，自性清淨，說離言真如依言真如，說真如熏習無明熏習，說真如之自體相用，說對治邪執，說三種發心，說奢摩他毗婆舍那，說一行三昧，說專念往生，殆全部分與起信論相同。望月氏兩文對較列出十餘條。今擇錄其數條：

占察經	起信論
（一）菩提體者非有非無非非有非非無非有無俱非一非異非非一非非異非一異俱乃至畢竟無有一相而可得者以離一切相故離一切相者所謂不可依言說取以菩提法中無有受言說者及無能言說者故又不可依心念知以菩提法中無有能取所取無自無他離分別相故若有分別相者則爲虛僞不名相應	眞如自性非有相非無相非非有相非非無相非有無俱相非一相非異相非非一相非非異相非一異俱相乃至總說依一切衆生以有妄心念念分別皆不相應故說爲空
如來法身中雖復無有言說境界離心想念非空非不空乃至無一切相不可依言說示而據世諦幻化因緣假名法中相待相對即可方便顯示而說	一切法從本已來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畢竟平等無有變異不可破壞唯是一心故名眞如以一切言說假名無實但隨妄念不可得故言眞如者亦無有相謂言說之極因言遣言 復次眞如者依言說分別有二種義一者如實空二者如實不空
（二）所言心外相者謂一切諸法種種境界等隨有所念境界現前故	三者名爲現識所謂能現一切境界猶如明鏡現於色像現識亦爾隨其五塵對至即現無有前後以一切時任運而起常在前故
又復當知心外相者如夢所見種種境界唯心想作無實外事一切境界悉亦如是以皆依無明識夢所見妄想作故	三界虛僞唯心所作離心則無六塵境界此義云何以一切

復次應知內心念念不住故所見所緣一切境界亦隨心念念不住所謂心生故種種法生心滅故種種法滅此生滅相但有名字實不可得以心不住於境界境界亦不來至於心如鏡中像無來無去

法皆從心起妄念而生一切分別即分別自心心不見心無相可得當知世間一切境界皆依衆生無明妄心而得住持是故一切法如鏡中像無體可得唯心虛妄以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故

(三)法身本界無增無減不動不變但從無始以來與無明心俱癡闇因緣熏習力故現妄境界以依妄境界熏習因緣故起妄想相應心計我我所造集諸業受生死苦依一實境界故有彼無明不了一法界謬念思想惟現妄境界分別取著集業因緣生眼耳鼻舌身意等六根但以無明癡闇熏習因緣現妄境界令生念著所謂此心不能自知妄自謂有起覺知想計我我所而實無有覺知想以此妄心畢竟無體不可見故

是心從本已來自性清淨而有無明為無明所染有其染心而常恆不變是故此義唯佛能知所謂心性常無念故名為不變以不達一法界故心不相應忽然念起名為無明以依眞如法故有於無明以有無明染法因故即熏習眞如以熏習心則有妄心以有妄心即熏習無明不了眞如法故不覺念起現妄境界以有妄境界染法緣故即熏習妄心令其念著造種種業受於一切身心等苦

兩書相類之點甚多，此不過舉其什之二三，然即此已可推見兩書實有密切之關係。假令占察果屬佛說而為馬鳴所依，則馬鳴直剿經文改頭換面冒為己作，寧有是理。而占察之為偽經，自隋時既有定讞。歷代三寶記卷十二占察經條下云：

『右一部二卷。檢臺錄無目。而經首題為菩提登在外國譯。似近代出。今諸藏並寫流傳。而廣州有一僧行塔懺法：以皮作二帖子，一書善字，一書惡字，令人擲之，得善者好，得惡者不好。……開皇十三年有人告廣州官司云其是妖。官司推問，其人引證云，塔懺法依占察經。……廣州司馬郭誼具狀奏聞。敕不信占察經道理。令……就寶昌寺問大德沙門法經等。報云：占察經，目錄無名及譯處；塔懺法與衆經復異，不可依行。敕云：諸如此者，不須流行。』

據此則此書已經隋代勘驗，認為偽妄。故法經之隋衆經目錄入之疑惑部。此後彥琮之仁壽錄，道宣之

大唐內典錄，亦皆列諸疑僞。惟明佺之武周刊定目錄，信爲眞經；而開元錄因之，其書遂入藏傳至今。然以絕不知名之外國譯師——所謂菩提登者，其來去蹤跡一無可考，舍此本外更無他譯，而舊經錄中亦曾未之見，則法經等之判爲僞，誠屬至當。其旨歸在禮懺地藏菩薩，明屬就中國俗間迷信附會出來，章章甚明。

顧最可怪者，其下卷所言教理與起信若合符節，且並文句亦多相同。望月氏於是提出三問題：（一）二書同出一人手，（二）起信襲占察，（三）占察襲起信。彼主張第二說，鄙意則第三說較爲近是。蓋當時起信初出世，傳習尚希，著僞占察之人偶獲其本，輒剿以實己書，其人又不解法相，故於論中言三細粗等文悉刪去，惟撏撦其泛言心性者敷衍之，故文冗漫不可讀。然即此愈可證起信來歷不明，故作僞者利其可隱祕而敢於剽竊。不然，抄人人共讀之馬鳴論，謂爲佛說，雖愚者不出此也。

二　起信論與釋摩訶衍論

有一妖書，題曰釋摩訶衍論十卷者，現存藏中祕密部。（金陵刻經處有單行本）其書標題次行云：

馬鳴菩薩本論　波羅末陀譯

龍樹菩薩釋論　筏提摩多譯

篇首有一序，題曰『天回鳳威姚興皇帝製』，內有

『朕聞其梵本先在於中天竺，遣騎奉迎，近至東界，以弘始三年歲次星紀九月上日於大莊嚴寺親受筆削，敬譯斯論。直翻譯人筏提摩多，傳俗語人劉連陀等，執筆人謝賢金等，首尾二年方繕寫畢功。』

等語。其書所謂本論者，即梁譯起信論原文也。果有此書，果有此譯，則龍樹豈惟曾見起信，且曾爲之注釋。吾儕所考證，直可一筆抹殺耳。然此書作僞之謬而且愚，有出尋常情理外者，請略舉之。

第一　該書標題本論波羅末陀譯，釋論筏提摩

多譯，譯一部書之注，反將本文抽出不譯而委諸他手，已屬異聞。且波羅末陀非他，卽眞諦梵文原名也。梁承聖三年波羅末陀始譯出本論（從舊說）而一百五十五年前之弘始三年有所謂筏提摩多者因其本文而譯其注，豈非妖怪！蓋作僞者並波羅末陀之爲誰氏而不知，殆以彼爲唐虞三代時人矣。

第二　序文題『天回鳳威姚興皇帝』可謂怪誕已極。姚興乃秦主姓名，並非皇帝徽號；且興亦從未聞有所謂「天回鳳威」之怪稱。此如鄉嫗說城市事，開口便可笑。況姚秦時又安有所謂大莊嚴寺者？弘始三年，鳩摩羅什方在長安，聲勢赫奕，無人敢與抗顏行。雖以飽學之佛馱跋陀羅（卽譯華嚴者）且被排而去，何物筏提摩多能近姚興之禁臠耶？

第三　該書臚列許多異經異論且引其文。其卷一謂起信所依經有百種，將經文一一列出，內中惟金剛三昧經，諸法無行經，大乘同性經，維摩詰經，華嚴經，大品經，修行道地經之七種，其名見於經錄，其書存於現藏；自餘九十三種，不惟從未見其書，且古今各著述家從未道其名。該書又言馬鳴作論一百部，內九十種花文論攝，十種攝義論攝。其所謂攝義論攝之十部，亦一一舉其名，從第一部一心遍滿論起至第十部大乘起信論止，皆從來著作家所未聞未見，眞是「信口開河」。

第四　六馬鳴之說，卽該書所自創也。原來印度所傳馬鳴事蹟，半帶神話性質，其年代亦言人人殊，如吾前文所述。作僞者乃雜糅諸說而會通之，化一爲六。夫學說雖可以會通，一個人出生年代，斷無可以會通之理，此常識所能知也。如作僞者所說，則此馬鳴者，從佛在世時起至佛滅後九百年止，連續出世六次。怪誕可謂已極。尤奇妙者，此部起信論爲第幾次出世之馬鳴菩薩所造，彼卻未說。

第五　該書假造許多梵文來嚇人。其中最可笑

者，如謂方等爲必薩伊尼羅，如來藏爲婆伽婆俱舍，法界爲達摩邊那，真如爲婆阿久尼羅，世間爲羅諾補帝尸，出世間爲度羅諾補帝等等。方等之梵名爲毗浮略 Vaipulya，佛門中小沙彌多知之。如來藏梵名爲 Fathagatagarbha，絕非婆伽婆俱舍。婆伽婆爲佛之敬稱，作僞者因佛亦稱如來，故移用於此而別湊上俱舍兩字。世間梵語爲 Loka 出世間爲 Lokattara，絕無所謂羅諾補帝之怪名。作僞者既杜撰一羅諾補帝爲世間，又取漢字中超度之義加上一度字名出世間爲度羅諾補帝，眞堪絕倒。計書所舉梵名數十，除却摩訶衍爲大乘確譯外，其餘恐皆是作僞者自爲蒼頡而已。（以上據望月原著二一五一葉）此正如現今京滬間乩壇，常有阿里士多德之流降臨奮筆寫不成拼音之英語，其愚謬固可憐，其大膽欺人，却真可惡！

第六． 該書第九卷，造種種怪字，號爲真言。其中有自二十九字至九十五字連屬之呪語，謂誦之可獲功德。其怪字最可駭者，如𣟩（那闍反）𡴂（毗入反）阢（阻立反）㊈（於呼反）(丙)（隱天反）𤤽（於可反）𡴭（弗八反）之類，明是踵襲武則天新字變本加厲，隨意亂作。

此種妄人妄作之妖言妖書，寧值置辯。顧吾不惜費此等墨者，則以千年來信奉而實習之者實繁有徒。他且不論，即如鼎鼎大名之華嚴宗第五祖唐圭峯禪師宗密所著圓覺經疏鈔卷十，即云：『準龍樹菩薩釋摩訶衍論中說，馬鳴菩薩約一百本了義大乘經造此起信論。即知此論通釋百本經中義也。』圭峯且然，後學誰敢持異議者？吾儕雖欲不辯而烏能已於辯哉？

嗚呼！吾欲大聲疾呼警告普天下之僧衆及居士曰：仁者日日誦持之經典，如此類者甚衆，日日所行之作法，如占察經之類者甚衆。愼之愼之，其毋以作。

佛事故而助魔張目也！（完）

此稿撰成付印後，旋赴金陵講學，於東南大學，以課餘就學於歐陽竟無先生，受唯識講義，因以此稿就正於先生，先生大致嘉許，仍別有所糾正發明，比已着手改補，更當爲單行本以貢諸海內。

十一年十一月十一日啓超記

巴斯德的生平及事業

周建人

一

一九〇七年，法國的一種極流行的報章小巴黎人(Petit Parisian)上曾行一種普通選舉，選舉十九世紀法國的最偉大的人物。結果：第一是巴斯德，得一三三八四二五票；第二是世界著名的法國文學家囂俄(Vitor Hugo)票數也是很多。

那被舉爲在十九世紀的法國最偉大的巴斯德，便是我們今日要紀念他的路易巴斯德 (Louis Pasteur)。他生於去今一百年前的十二月二十七，蘇拉 (Jura) 的陀勒(Dôle) 地方是他的出生地。他的父親是一個鞣皮工，不曾做過什麼大事業，性質却細密而森嚴，青年時代充當步兵的時候，曾經很受過榮譽。巴斯德在遺傳上是承受有這種良好性質的。他幼年時代是一個閑靜平常的小孩，兩歲的時候，移居亞浦華(Arbois)他便在那里受幼年教育了。初讀書的時候，他對於功課極淡泊，大半時間都消耗在釣魚描畫裏，但他忽靜心用功了，一經

努力，便立刻顯出他有無量的能力與熱心。

到二十五歲，他在科學界中方纔漸漸露頭角。起初研究結晶學，他見有些酒石酸鹽(Tartrates)化學成分雖然相同，光學性質却不一樣，因此斷定這原因是在於分子的排列不同的緣故，由這研究遂穩穩的安放了後來的立體化學(Stereochemistry)的基礎。他前半生以物理化學著名，最初曾被任為第容 (Dijon) 大學的物理學教授，一八五二年為斯德拉堡 (Strabm) 大學的化學教授，所以巴斯德在生物學史上稱他為生物學家，在化學史上又稱他為化學家。二年之後，他到里爾 (Lille) 大學為科學總教，到一八五七年，他遂到巴黎任師範學校 (Erole Normale) 的理科主任；自此以後，他的工作遂漸漸趨向於微生物學了。不久，在細菌學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文章，證明物質發酵係因有生物生在其間所致，次後又發表牛乳作酸及酒的發酵皆因有微生物的作用所致的文字。他的研究，遂年進步，既研究物質的發酵腐敗，是由於微生物的作動之後，又研究微生物與疾病的相關，及抗毒的原理；於是他晚年的工作，與人類的利益愈加相接近了。

二

許多人親見米或水果的汁液能變味成酒，牛乳會變酸，有許多疾病能夠傳染，但多少年來不能窺破其中的祕密。向來的人大概以為物質的發酵或腐敗只是質變的一種化學作用；疾病的起因，則多由於臟腑的不調和罷了。雖然日常間都知道食物透煮之後，可以不致卽時酸敗，明朝李時珍就在本草綱目裏說病人衣服只要煮過，可免傳染，但這只是經驗所見如此，並沒有科學的根柢的。

歐洲微生物的發見，早在萊文霍克 (Leeuwen-

holk) 時代，他創造簡單的顯微鏡後，於一六八〇年便從發酵的質料中發見酒母菌。他雖不曾明白知道發酵作用係因酒母菌類發生其間所致，但總覺得發酵與這種微生物之發生大有關係。只是人們對於他的發見當時不很注意，直到十九世紀初葉，對於發酵腐敗還很堅決的以爲是化學上的物質變遷，不知道與微生物有什麼多大關係。

至於細菌，萊文藿克在一六八七年也曾見到了，並且那時候居然有醫生說傳染病是因爲有微生物從病人傳到他人而起。只是所說的話，沒有科學的依據，所以不久也就泯沒了。到一八三七年，始有意大利的排希 (Bassi) 查考蠶的疾病，見病蠶身上有極細的顆粒，若傳到健康者身上，不久也要患病，於是胚種說 (Germ Theory) 漸漸成立起來。不過試驗的證明還嫌缺乏基礎，不能確定。酒母菌到一八三七年又被人看出，并且有幾個有名學者出來研究發酵的道理，德國的海姆和芝 (Helmholtz) 便是其中一人。但不經過巴斯德的研究，總不知道發酵是全因酒母菌而起，胚種說不能完全成立，從前化學上的接觸說 (Catalytic Theory) 也不能完全打破。

巴斯德研究的時候，曾親到一個釀酒廠中，廠中有好酒，也有酸酒，他見好酒中有圓形酒母菌，酸酒中的則是長形的。他從一八五九年起入手研究，到一八六五年止，遂證明酒母菌是使酒精發酵的唯一原因，別種發酵作用也是如此；如牛乳變酸，醋的製成，都因爲有類似的微生物發生在裏面的緣故。但是發酵旣由於菌類的寄生，那些微小的生物，究從那里來的呢？從空氣裏傳來的呢，還是自生於物質中間的呢？巴斯德終於證明這類微小生物盡從空氣中傳來的，如果沒有發酵的微生物傳來，牛乳長久是甜的，果子也決不會變酸，或發生酒味。健全

的血中，及完好的果實中沒有這類微生物生存，果實擦傷皮肉創傷之後，有微生物來寄生在上面，於是便發酸或腐爛了。

巴斯德確定了胚種說之後，在實際上便發生兩種影響，一種是巴斯德法的發明，一種是醫學上消毒的應用。巴斯德法(Pasteurization)極爲簡單，應用在食物的貯藏上，則能使極容易腐敗的食品，久藏不壞，得製爲罐頭而運輸各處。這方法的發明，卽應用物質如不生微生物，則不起腐敗，而微生物則非由外界傳來，不能自生的原理的。方法是將食品加熱到高熱度，將所含的微生物熱死，然後加以密封，微生物因無從侵入，內藏的食品遂不起腐敗。這種方法在近代工商業上的重要，固已不必說了，而胚種說的應用於外科手術上，却更加要重要些。

從前的人常常見皮肉受傷或開刀之後，創口往往赤腫，發炎，而至於生膿腐爛，無法防禦；因此大手術不能施，沉重的受傷也往往不救。到巴斯德的胚種說成立以後，遂有英國醫生立斯德(Lister)想到外科醫生的手及刀仗都是傳播微生物的媒介，說此等器物之類，及創口，非謹愼消毒不可，只要沒有微生物到創口上來，便沒有發炎生膿腐爛等弊害了。於是遂用消毒藥水的方法，如石炭酸(Carbonic acid)便是最通行的一種殺菌藥。這方法的發明是十九世紀的科學的大勝利，也是人力戰勝自然的大進步，因爲從此無數生命得救，所以後人稱這方法爲人民無價的恩賜，立斯德的名字也因此永垂不朽；但一部分却仍不能不說是巴斯德的功勞呢。

三

巴斯德既確定了胚種說，同時也就斷定了個體的發生說，個體怎樣來的呢？這個問題的由來已極

長久了。古人以爲生命是自然發生（Spontaneous generation）的；蟾蜍是賴日光之力，從池沼的泥中蒸發出來的，鼠是從尼羅河裏生來的，露水是能結成昆蟲的。到後來有人主張生物發生說（Biogenesis）說生物的通律是 Omnevivum ex vivo——生命盡從生命生下來——便是說必先有了生命，隨後方能生下新生命，只有最初生命之始，是自然發生罷了。可是這個問題經過許多爭論，直到巴斯德出來纔解決。

意大利的雷提（Redi）行第一次很簡單的試驗，他取肉類置大口瓶中，分盛數瓶，有的任其開口，有的用紙密蓋了，有的蒙着紗。不久肉腐爛了，蒼蠅飛來，生卵在不曾蓋的瓶內而生蛆；蓋密的瓶內沒有；蒙紗的瓶內也沒有，但紗上綴着蒼蠅的卵。因此他證明生物是生物生下來的，不會得自然發生的。

雷提試驗之後，生物生生物的話證實了。但過了幾年，荷蘭萊文蠹克製出顯微鏡，一六八七年，他看出細菌來了。細菌是微小到徒目看不見的；大的生物既由雷提驗明不能自生了，然而這些小東西也許能夠自然發生麼？有人這般疑惑不定。

於是英國科學家尼丹姆（Needham）出來試驗，仿用雷提的方法，煮肉取汁，盛汁在細長的瓶內，塞緊又密封了。隨後將瓶加熱，移置一處；他以爲加熱時，瓶中卽有生命應都已熱死。但過了幾時之後，再察看時，見肉汁內又有微小的生命生活着。這些生命的由來，不是自然生出來，從何處來的呢？

意大利的斯派蘭珊尼覺得尼丹姆的試驗還欠精密，他雖然說瓶口塞緊封固，但是否真是完全不透空氣？他雖然將瓶加熱，但不說加熱到幾度，熱了多少時候，瓶內的生命是否的確已都熱死呢？

斯派蘭珊尼的試驗更精確了，他也煮取肉汁及菜湯放在極淸潔的瓶內，將瓶口密封之後，放在沸

水內，煮了三刻鐘，這樣試驗起來，汁湯日久不復變壞，不見再有微生物發生了。露在空氣中的汁湯，不久氣味卽變，微生物卽蕃生起來。於是知道微生物的胚種原從空氣中傳來，不是能自然生產出來的。

經過斯派蘭珊尼的試驗以後，個體是否能够自然發生的疑問本來可算解決了，可是不久疑問又起來。一七七四年普里斯脫里(Priestley)發見養氣，這是科學史上的大事情。自此以後，遂知道生命與養氣關係的重要了。因此使人不能不疑前次試驗的沒有微生物發生，是不是因爲沒有養氣的緣故呢？

於是法國某自然史學館的主任普稅(Pouchet)續行試驗。他的試驗方法固然是謹愼的，然而終於蹈入錯誤。他用滿盛沸水，密封了口的瓶，倒立在水銀槽中，在水銀內取去封口。另外用瓶盛含養氣的鹽類，在火上加熱。放出來的養氣，用管子導到倒立在水銀中的瓶中去。這導管通過水銀之後，養氣出來，昇入倒立的瓶中，瓶內的水漸漸被養氣壓出。到水祇有半瓶的樣子，便移去導管，卽用鉗鉗了枯草少許——這草已在高熱度的爐上烘過，他信要有生命也都烘死了的——放在倒立的瓶中，并且仍在水銀內將瓶封好，隨後安放一處。瓶內的枯草在水上浮着，上面正與養氣相接觸。不多幾時，水變濁了，生出許多微細的生命來。於是個體能够在自然裏發生出來的觀念復活了。

巴斯德要證明胚種說，不能不問明微生物究竟如何來的。他終於一八六四年演他的著名試驗，指明普稅的試驗的錯誤。他的試驗是在黑暗的房內，裝好了器具，使一道强烈的光，射來照在水銀面上。亮光裏面一看，分明的有飛塵泛泛的浮動着。巴斯德將一物體，遞過水銀，分明見有微塵附綴在物體上一同帶過去了。由這一種微生物能混到瓶內去

的或然的方法，已足證出普稅的試驗時的忽略處。自此以後，生物由生物生下來的話就假定爲定論了。

四

巴斯德後來的研究，愈加趨重人生實利方面。他最初的研究是小鷄霍亂病 (Chicken Cholera)，這病當時極流行，家鷄中死的常有百分之十，巴斯德就試用抗毒的方法，死亡的減少，到僅有百分之一了。次後他研究牛羊的一種疾病，名叫 Anthrax 的，他知道也因一種細菌寄生而起，用抗毒的方法治療，死亡的頓減。這一種發明利益極大，赫胥黎說一八七〇年給德國的賠款的損失，不幾何時就從這種發明收得了。

巴斯德在歷史上最佔重要的，還有癲狗病 (又稱恐水病，Hydrophobia) 的治療法的發明。癲狗病不但是要死，而且是很可怕的疾病。但癲狗病也因爲有細菌在那里作祟的緣故麼？細菌很像是有的，但找不見他在何處，也不能夠將那種細菌來培養。後來却終於被巴斯德查知那種疾病的發生，必有毒在患者的中樞神經所致。他試驗將患者的脊髓間的物質拿出來，注射在健全的狗的血液內，不久那狗果然也發現出那種病狀來了。

巴斯德第二步的努力，便是將那毒質取出來，使他稀弱了，注射在健全的狗身內，居然見有效力發生：便是再被患癲狗病的狗咬時，也不復感染那狂病了。他成功這段試驗，曾費許多困難和周折。但只能預防，實在不能滿足人的需求，必須要進一步研究，倘若已被癲狗咬傷之後，也能照法治療不能？必須能夠這樣治療，纔於人生有用。經他試驗了一番之後，又得到成功。於是許多被癲狗咬傷的人，能夠救治了。一八八八年巴斯德研究所成立，各地送到

研究所醫治的癲狗病人非常之多。在治療方法沒有發明以前，致命的癲狗病，在該所治療的結果，百人中死的竟不到一個人。不久這種治療法卽傳播各處，世界各地患這可恐的癲狗病者，遂因巴斯德一人的研究而得救了。

五、

巴斯德的名譽，生時早傳到世界各文明國，極受人的尊崇和感謝。一八八八年冬天，法國有巴斯德研究所的設立，別國的人民都出資相助，本國窮鄉僻壤的人也都捐資。開幕這一天，捐資的總數便有三，五八六，六八〇法朗之多，法國總統也鄭重的來參與開幕的儀式。

巴斯德研究所的設立，是科學史上的重要事情，不滿十年，所中治愈各國被癲狗咬傷的人有二十萬餘人之多。不久所中又發明白喉的血淸注射法，及埋放了接種抵抗黑死病 (Bubonic plague) 破傷風 (Lockjaw) 肺結核 (Tuberculosis) 的基礎。他的一生心力，盡耗於爲人生謀幸福的研究上，到老不倦。他有一個富於同情和互助的家庭，有人說他許多成功，得環境的適宜與鼓勵的助力不少。他晚年時代的研究，得他的夫人及女兒帮助之處更多。他的夫人名羅倫女士 (Mlle. Lourent) 早年他任斯德拉斯大學教授後結婚的，女士曾自己確認能爲巴斯德的有力的助手，後來終於證實了。巴斯德晚年，深以一生勞悴於發酵疾病等研究上，再沒有心力研究別的問題爲憾事。他到七十歲的時候還說這話：『我從前忽改換方向研究發酵，由是又引到研究疾病去，現在想起來，我再沒有時間可以接續研究從前的事（指結晶學）了，這是使我難以自慰的』

一八九五年巴斯德死了，世界上幾個重要的國，

都對他極表敬意。十月五日舉行國葬，許多科學會及學術團體代表等都去會葬。他一生的重要著作，有 Etudes sur le vin（酒的研究一八六六年）Etudes sur le vinaigre（醋的研究一八六八年）Etudes sur la maladée des vers à soie（蠶病的研究一八七〇年）Etudes sur la biére（皮酒的研究一八八五年）。

總括一句說，巴斯德是十九世紀的愛和平的，為人類服役的學者，雖然法國當代的學者很多，不能一一加以權衡，說誰最偉大，但就直接與人類生活的利益上說，推巴斯德為第一，如小巴黎人中的選舉，也不是過誇的。巴斯德研究所開幕的這一天，他的演說中有以下的一段話，他一生的事業和精神很可以從這里看出，是我們不可不紀念的，現在將他的大意錄在下面：

「我現在覺得有兩個相對的律相抵抗。其一是死與血的律，日日造出殺人新法，叫人民去預備爭戰。其一是平和的律，便是工作與健康的律，依賴這條律，將人類從被災害圍住的地方裏去救出來。一是希圖戰勝，一在救濟人類。一是以一人的生命為衆人的勝利而犧牲，一是犧牲若干萬的生命去厭足一人的大欲。現在我們是要努力醫治由戰爭的律得到的創傷，用我們的消毒法，數千兵士的生命保全了。這兩條律，應該那一條占優勢，只有上帝知道。但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確定那科學，遵人道的法律，是能以工作擴大人生的疆域的。」

美學所研究的問題及其研究法

日本大塚保治著

鴻譯

審美的事實，大要可由三種殊異的旁面觀察他。所以，美學所研究的問題也得別爲三組，其研究法也不得不有如許不同的範疇。

一

審美的事實，在其根柢上或其終局上，常爲心理事實底一部。凡有的美的現象，無論他屬於賞鑑或屬於製作，從其一面看去必是意識上精神上底事實，如其離了意識撇了精神畢竟無復有美。所以從此推勘進去，美學竟可視爲心理學底一部，或得叫做一科底應用心理學，其研究法當然須循心理學的研究法。如此專從心理的旁面下觀察美學所應負擔的重要任務，約有如是兩項：

第一，審美意識自身底分剖解釋；

第二，審美意識底起原和發達底闡明。

細說起來，關於第一問題約含以下各個重要問題。先問所謂美意識是指如何的狀態？和別的重要意識如學術的意識，道德的意識，或宗教的意識差別如何？再問構成美意識的要素是甚麼？客觀的要素如美意識底材料，內容及形式如何；應接他的主觀的要素卽審美的感情（美感）底性質又是如何？其次是這兩要素所構成的美意識底性相上的區別，卽崇高優美悲壯詼諧之分類考究。最後是賞鑑意識底說明及製作活動底解釋。第二問題是研究

關於以上這些精神作用所結合的個人的發達這；研究底取材務須求其廣闊，兒童及蠻人底心狀固須注意，高等動物底精神狀態也該拏來比較考察。以上兩樣問題各各可以從一般的美的事實概括研究，也各各得以就特殊的美的事實（例如各種美術）論定其性質關係，所以美學研究往往分為概論和分論。

二

其次，審美的事實從別一面觀察起來，又盡是社會的事實。假如有一美術品在此，其審美事實的根本理由不待說是在美術家所胚胎，賞鑑家所領受，直接存在意識上的事實；但這意識上的存在，未必便是純個人的或物，未必單是一個意識底特產而為一個意識所獨有。在通常都間接地是多數意識底共同出產而又是多數意識底共同受用品，換言之，即常為社會的事實。因審美的事實一面如上所述是社會的事實，所以他底研究法也有一面不得不用社會學的研究法。由這見地，美學又復可以視為社會學底一部，所以有人把美學研究叫作美術社會學。但這面的研究比之心理學的研究，當極幼稚，因其只是發端，未成系體，所以列舉事項也頗為難。約略說來，其重要問題似乎應有以下幾項。即第一，藝術和通常文化底關係，及其互相牽涉底情形，以至藝術和宗教及道德底關係如何？其次，藝術之體會的體系如何？作家和公眾及批評家底關係如何？收藏家及藝術保護者底任務如何？復次，藝術及趣味之社會的起原及其發達之法則如何？——等問題。這等問題，自然也得槪括研究，或就各種美術分別研究，與心理學的研究一樣。

三

最後，審美的事實又得成爲哲學的研究底動機，成爲哲學的研究底對境。何以故呢，因爲審美的事實無論從心理學的旁面考察從社會的旁面考察，在其根柢上都與人生底價值有密切的關係。而吾曹底知的要求或情的要求又非比較諸價值，按次考量其優劣高下，以至得到最高的標準，最上的理想，是不肯中止的。換言之，吾曹對於價值的研究，到底不能停止在相對的科學底範圍，必進而入乎絕對的哲學底圈限，纔可希冀得有滿足的解釋。如此說來，美學又就是一種價值底研究，當然是哲學底一部，古來許多美學家站在這見地，已組織了高大的系統。從這見地研究，其中心問題當然是美之本性和世界本體底關係。以這爲根原，其他如藝術在人生中的意義，藝術和道德及宗教之根本的關係，天才創作底祕奥，藝術賞鑑底極致，自然美及藝術美底優劣，藝術底諸種類及諸傾向底異同輕重，藝術發展底歸宿這些問題皆須憑哲學的見解纔得根本地而究極地完成其說明。

因爲美學底研究有這三種的觀察點，研究底方法又有這三種的區別，所以有人以爲美學並非一科獨立的學問，簡直可以分裂，把他分屬於三個獨立的學問。從美學研究底現狀察來，這說或不無一點理由，此分功的研究原不過是斯學發達底徑路上一時的現象。而且以上諸研究既然同以審美的事實爲其對境，也自有正當的理由可以綜合起來，組成渾然的統一的學問。

只從斯學變遷上說，都因時代因邦家而異其研究的中心，從未統一罷了。古代及中世，概係斷片地研究，到了近代，英國底美學多偏於心理的研究，法國底美學往往加入社會的研究，而德國底研究又以哲學的該博與深邃爲其特色。最近一般的傾向，是排哲學的考察專主張事實底研究，可是也只有

心理的研究獨盛，社會的方面還只漸漸顯見出組織的攻研底端緒。

北大歌謠研究會徵集全國近世歌謠簡章

1．本會擬刊印左列二書：

一 中國近世歌謠彙編。

二 中國近世歌謠選錄。

2．其材料之徵集用左列三法：

一 本校職教員學生各就聞見所及，自行搜集。

二 囑託各省官廳，轉囑各縣學校或教育團體，代爲搜集。

三 如有私人搜集寄示，不拘多少，均所歡迎。

3．規定時期，以當代通行爲限。

4．寄稿人應行注意之事項：

一 字跡宜清楚，如用洋紙，只寫一面。

二 方言成語，當加以解釋。

三 歌辭文俗一仍其眞，不可加以潤飾；俗字俗語，亦不可改爲官話。

四 歌謠性質並無限制；卽語涉迷信或猥褻者，亦有研究之價值，當一併錄寄，不必先由寄稿者加以甄擇。

五 一地通行之俗字，及有其音無其字者，均當以注音字母，或羅馬字母，或國際音標(International Phonetic Alphabet)注其音；並詳注其義，以便考證。

六 歌謠通行於某地方某社會，當註明之。

七 歌謠中有關於歷史地理或地方風俗之辭句，當註明其所以。

八 歌謠之有音節者，當附註音譜，(用中國工尺，日本簡譜，或西洋五線譜均可。)

九 寄稿者當書明籍貫姓氏，以便刊入書中。

十 寄稿者當書明詳細住址，將來書成之後，依所寄稿件多少，贈以『彙編』或『選錄』。

十一 稿件寄交北京大學第一院研究所國學門歌謠研究室。

十二 稿件過多者，應粘訂成冊，掛號付寄。

5．來稿之合用與否，寄稿人當予本會以自由審定之權。

6．稿件如須寄還，來函中應聲明之。

7．如有個人搜集某處或數處歌謠，已經編輯成書者；本會亦可酌量代印。

8．本會徵集關於研究中國歌謠之書籍：

一 無論古今。

二 不拘何國文字。

三 已經刻印者，或贈或售以及借閱，均可函商。

四 未曾刻印者，須以掛號將稿寄下，閱畢亦以掛號奉還。

北大歌謠研究會啓



英國總選舉之結果

英國新國會於本年十一月舉行總選舉。是日全國五百八十七選舉區同時舉行投票。計選民一千八百萬中，實行投票者一千四百萬人。此次選舉，已如前期本誌世界新潮所述，乃爲四大黨之逐鹿。所謂四大黨者，首相波那勞所領袖之統一黨(即保守黨)，愛斯奎士所領袖之自由黨，路德喬治所領袖之國民自由黨(National Liberal Party，我國報紙譯作全國自由黨)及克萊痕，韓徒生所領袖之工黨是也。英國政黨戰前爲統一與自由兩黨對峙之局勢，大戰以來，兩大黨之壁壘消除，改爲混合派與非混合派之對抗。自喬治內閣推翻，統一黨遂仍復其戰前之原狀。自由黨之混合派(即國民自由黨)與非混合則分裂爲二。工黨因戰後經濟變動，勢力擴張，一躍而躋於大黨之列。故此屆選舉，政黨旗幟均甚顯明，競爭亦最劇烈，爲歷屆所希有。

選舉之結果，至十六日午後七時始行判明。計各黨所得席次如下：

保守黨　三百四十四

列強外交的勢力平衡



英國一面支持着美國的平衡一面又要保持着法比和德俄間的平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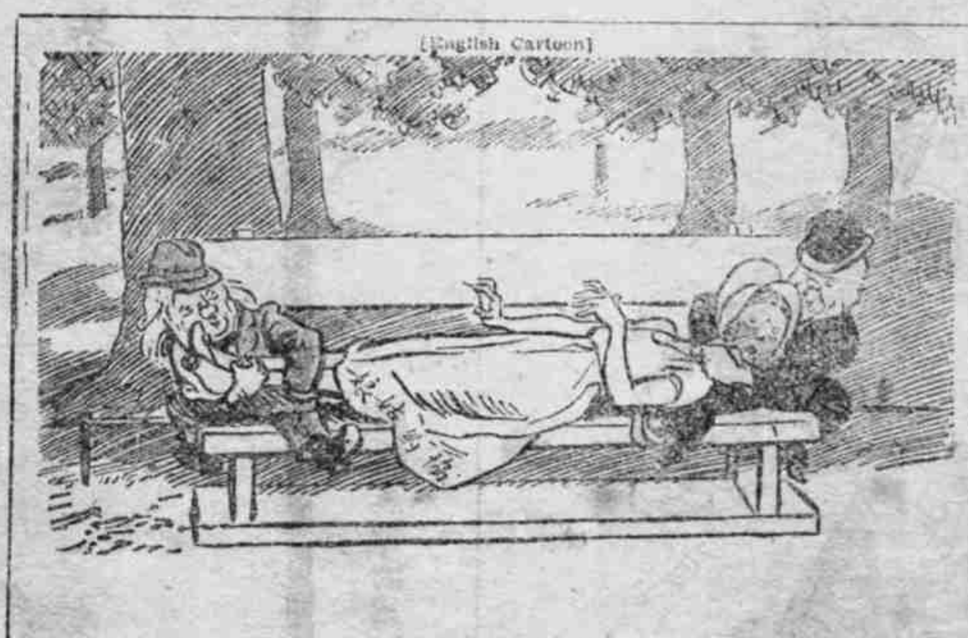
工黨	百四十一
自由黨	六十
國民自由黨	五十二
無所屬	十八

計共選出議員六百十五名。各黨所得票數如下：

保守黨	五、七四六、〇〇〇票
工黨	四、三五六、〇〇〇票
自由黨	二、七六九、〇〇〇票
國民自由黨	一、五六五、〇〇〇票

此次選舉各黨共推出候選人一千三百十七名。保守黨候選人四百六十五名，當選者約有三分之一。自由黨候選人三百二十名，當選者不及五分之一。國民自由黨候選人一百七十名，當選者不及三分之一。工黨候選員四百十五名，當選者則占三分之一有奇焉。

由此觀之，則政府黨在本屆選舉中可謂獲得極大之勝利。保守黨重要候選人大多當選。現首相波那勞在格拉斯戈選舉區以二千五百票之多數當選。其餘現內閣閣員亦多當選。計在六百十五名之議席中，保守派之統一黨獨佔三百四十四席，過半數有奇。故今後波那勞內閣之基礎將非常穩固。至自由黨因愛斯葵士派與喬治派分裂之結果，大遭挫敗。自由黨抱因妥協主義之故，在戰後本已不能收攬人心。最近該黨復分成獨立與國民之二派，在選舉運動中兩派不特不能互相聯絡，且復相傾軋。因此該黨所得票數遠在保守黨與工黨之下。該黨自第二黨之位置退居第四黨。國民自由黨領袖前陸軍大臣邱吉爾竟際落選。英國自由主義之衰落，於此可見一般。



協約國並沒有分裂不過是喬治和機陵凱賚相爭罷了

本屆選舉中最可注意之事實，則為工黨勢力之勃興。英國戰後因經濟不安，失業衆多，左黨所提出之工業國有政策，漸受一般人之信仰。工黨勢力逐年增大。今試就一九一八年之總選舉及其後之補缺選舉各黨所得票數，比較之。

	一九一八年總選舉票數	其後之補缺選舉票數
混合統一黨	四三〇、五六一	四五六、二七三

混合自由黨	二二〇、二一五	二四五、八八三
自由黨	一一九、六五八	二六五、八一五
工黨	二六四、八二〇	五四三、〇七九

由是可見上屆英國國會自一九一八年改選後至解散時止四年間工黨議員票數增加至二十七萬餘票，即增加一倍有奇。其餘各黨所增加之席數合計亦不及二十萬票。至此次選舉，工黨票數則增加至三百八十餘萬票，其進步不可謂不速矣。不寧唯是，此次工黨當選之議員，且有許多急進社會黨混入其中。預料此後英國國會必提出資本課稅與工業國有等重要議案。工黨成爲政府黨勁敵，乃勢之必然者也。

國會選舉後於十一月二十日行開會禮。英皇親自蒞會致訓詞。

政府黨——即保守黨——當然舉波那勞爲領袖，自由黨舉愛斯葵士爲領袖，工黨舉麥克多那 (Mac Donald) 爲領袖。工黨領袖就反對黨領袖席。本屆會議將爲短期會議，其最重要之議案則爲愛爾蘭自由邦憲法案，據近日電傳則初讀業已通過云。(W)

列強的財政負擔



德國的農民背着法國法國背上英國英國又背上美國

土國政變與新回教主之選出

當近東和會將開之際，土國內政忽起重大之變革，此事殊足以使世人大加注意。考土耳其自有安哥拉政府創立以來，早不認有君士坦丁堡政府，徒因君士坦丁堡政府在協約國肘腋之下，受其保護，且土皇蘇丹又即爲全世界回教徒之教主，一旦廢去，必致惹起回教徒之反抗，以故因循不發。今歲土國民軍戰勝希臘，勢焰煊赫，協約國既有所顧忌，回教徒方慶其成功，此時謀政治上之改革，易君主制爲民主制，其事誠易如反掌。故十一月一日安哥拉國民議會乃有下列之決議焉。

一，一九二〇年三月十六日以後，國家統治權歸屬於國民議會，

凡議會以外之政府概不承認；

二土耳其國民不認有個人的權力如君士坦丁堡政府；

三回教教主仍由現在皇室繼承惟須由國民議會在皇族中選定其學識豐富品性高潔者充當之；

四土耳其政府決計扶助回教教主。

當此案通過時安哥拉市中發一百〇一響之祝礮並以十一月一日爲此後之國慶日云。

然則此大變革之動機何由來乎？蓋由參加近東和會之一問題而起。歷屆近東會議，土耳其恆有派遣代表之爭執，君士坦丁堡政府不認安哥拉政府之代表，而安哥拉則亦不認君士坦丁堡之代表全國。徇至於雙方各遣代表而後已。然今則形勢既有變更國民議會乃下決心以爲派遣至和會之代表非爲唯一之安哥拉政府不可故同時發送二牒，一爲承認和會地點在洛桑(Lausonne)，一則抗議協約國之邀請君士坦丁堡政府與會其後又進一步而有此決議也。

據國民議會之決議阿吐曼帝國廢止以後卽組織「土耳其大國民議會政府」以代之在憲法上規定國民議會自有立法及執行之權。執行權別組委員會以行使之委員會之會長卽爲政府之首領。回教主僅掌宗教上之事務亦由此委員會以選出之。



被放逐之土皇摩淡末錄第六

國民議會既有決議而君士坦丁堡方面亦預有佈置。安哥拉政府委任賴灰德將軍(Lafet)爲咨臘斯總督。賴氏於赴任時要請協約國許其與隨員過途君士坦丁堡協約國允之。賴氏遂弄其權謀使君士坦丁堡人民所組織之行政會與君士坦丁堡政府斷絕關係。以國民議會名義行事。憲兵與警察領袖亦從賴氏之言願矢忠國民議會。六日又解散參議院。於是君士坦丁堡之行政權全歸於賴氏之手至十一月四日內閣辭職，而安哥拉政府遂正式委任賴氏爲咨臘斯兼君士坦丁堡之總督矣。

安哥拉掌握君士坦丁堡行政權後，卽發送二牒文於協約國高等委員其一請其退出君士坦丁堡。謂安哥拉政府已接收君士坦丁堡行政權，故協約國之軍事佔領，不獨無用且不可能。又謂土國個人主權既經廢除君府人民咸大忻忭傾向國民議會安哥拉政府不欲以軍事行動侵犯末逵尼亞條約關

於限制保安憲兵人數之規定，甚望協約國對於此種要求予以美滿之考慮云。

第二牒文聲稱各國軍艦如欲駛過海峽，必須呈請土國政府核准，且入口岸時必須向政府致敬。又謂國民議會規定駛入土國口岸之軍艦每次僅許一艘。牒文中又要求鐵路由國家收回云云。

安哥拉政府此外對於財政民政方面，亦得步進步。憲兵繼續增加；關稅增收至五倍十五倍不等，並諭將稅款直接交與安哥拉官吏；停止公債之償付，撤銷公債委員；諭封英人會審公堂，收回協約國所管理之衛生事宜。總之：土耳其在和會未開之前，已欲將君士坦丁堡之管轄權全數收回也。



援之以手

然協約國高等委員，則不允承認土耳其之要求，覆牒拒絕退出君士坦丁堡。謂安哥拉關於外國軍艦之要求，實與休戰原議及末達尼亞條約抵觸。七日又與安哥拉代表哈密唔談，告以協約國政府雖不願干涉土國內政，但不能不維持管轄權，因協約國在佔領君士坦丁堡之時，視管轄為必要也。至八日高等委員又致牒安拉代表，謂城中凱末爾官員採行之計畫，大背墨特羅斯與末達亞條約，如不取消關稅公債衛生等舉動，則彼等將商諸政府立施行必要對付辦法云。此所謂必要方法者，即宣布戒嚴令是也。

協約國高等委員既意見一致，議斥凱末爾派之行動，且電請各國政府允宣布戒嚴令，各國政府已加允許。安哥拉政府亦相持不讓。至是不寧靜之空氣，已四處漫延，居民咸有戒心，商業亦形停頓。同時土國憲兵與英兵又互有衝突，英兵死傷一人。故此時君士坦丁堡方面之危機，實不減於末達尼亞會議未開以前之時矣。

然此危機卒不致於爆發者，則協約國司令之力也。六日以來，協約國司令屢次與賴灰德會商，雙方頗有滿意之表示。各國政府願下戒嚴令，哈林頓等司令極力反對，以為此令實施，則協約國將不得不接管各種公共事業，致釀成甚重大之事變也。其後賴灰德與各司令會商，賴氏允取銷所施行之

軍事經濟各計畫現尙在集議中然形勢已稍覺緩和矣。

以上爲由國民議會獲得君士坦丁堡政權後所引起之時局今再一述土皇出奔及新敎皇選出之經過。

當國民議會決議推翻君主制之時土皇與親貴在宮召集會議不認國民議會廢君案之合法六日又見哈林頓將軍謂己爲全球回敎之領袖不願接受國民議會之決議然而事實上行政主權旣爲安哥拉政府所剝奪如斯空言何濟於事至十六日國民議會會長凱末爾提出要求懲戒土皇及前政府人物之議案又經議會通過於是土皇自謂生命處於危境卽率其子與隨從六人避往英國戰艦馬來由號旋卽開往瑪爾太島焉。

安哥拉政府接土皇出奔之消息後卽召集特別國民議會公舉新君卽回敎教主十九日安哥拉官場消息謂太子阿白杜爾米傑德當選次日在託浦加波宮舉行正式禮節云十一月二十二日(T)



禍祟

洛桑近東和會開幕前之情形

自末達尼亞休戰條約成立以後侵入中立區域之土軍已向後退走仍由協約軍維持治安;駐在東答臘斯之希軍亦遵約撤退讓土國兵警接管行政於十月三十日前畢事此後自當速開正式和會以求近東永久之和平然不幸此一月來參與和會之主要國家多遭政變英國混合內閣倒後卽繼之以選舉意國棒喝團推翻法克太自組內閣希臘革命土耳其國民黨議會決議廢黜土皇。(俱見前諸期及本期世界新潮)凡此種種變故俱使和會爲之延緩故直至十一月二十日始在瑞士洛桑(Lausonne)舉行會議焉。

玆請述和會未開幕前各國之態度:

一土國之要求 土國政變後其在君士坦丁堡方面之施設殊覺可畏幾有欲在和會前奪復君士坦丁堡治權之情勢故一時時局驟爲嚴重幸

協約國意見一致，賴灰德總督亦允退讓，危機始漸就平靜，詳見另篇，茲不復述。然土國待在和會要求之條件，亦殊非細小。土國民議會訓令土代表伊斯梅命向協約國要求（一）土國疆界應與國民公約相符；（二）希臘償付賠款；（三）取銷治外法權等優待條約；（四）改訂伊拉克（Irak）疆界；（五）土國在財政上政治上完全獨立。又據十一月九日電聞土國所要求者有（一）收回摩塞爾；（二）修正敍利亞邊界；（三）希臘付賠款二萬四千萬元；（四）否認希臘在西答臘斯之權力；（五）召集西答臘斯公民大會；（六）小亞細亞海岸外希臘治下各島獲得完全自治權。其後土代表團於往洛桑道過倫敦時，又宣稱主張以安哥拉國民公約為和約基礎，拒絕限制土國軍備之議，要求土國擔保君士坦丁堡與瑪爾馬拉海之安寧云云。



手忙脚亂的近東問題

二，俄國之參加　和會發起時，俄國即再三聲明要求加入會議，而協約國不之一覆。惟允其在討論海峽問題時，聽受其意見。俄國對此甚不滿意，故於十月二十一日及十一月九日先後致牒英國，大致謂俄國與近東和平最有關係。南斯拉夫與日本尚且參與，何能擯俄國於局外。俄國前於華會時曾聲明如不容俄國與會，則關於太平洋問題之決議，俄國認為無效。今遠東復起戰爭矣，前車可鑒。故凡關於近東問題之各項討論，俄國必須參加。其第二文又聲明俄國並無欲置土國於俄國保護下之意，僅欲維持土國在海陸之權利焉。又李寧病後第一次談話亦謂俄國目的在謀與英法修好。如俄國與其同志不蒙允許參加和會，則實有破壞歐洲和平之可能性。如僅許參與海峽問題，則勢必引起經濟上之衝突，而英法不久即將受其打擊。俄國主張無論戰時平時各國軍艦不得出入海峽，

而商船則有自由航行之權。蘇俄反對海峽歸國際聯盟管理云云。

此外烏克蘭亦有牒文要求參加並謂對於海峽問題之意見，與俄國同一。然俄國與烏克蘭雖要求參加之心至為堅決，而協約國則仍僅許其於討論海峽問題時參加會議。

三，美國之加入　俄國要求參加全部會議，而不蒙允許，美國則受邀請而不願參加。十月二十六日寇仁提議邀請美國與會，請書中以美國前曾參加對土和約會議，且又與海峽問題有關立言。然美國國務卿許士訓令駐英法意大使囑其聲明，謂美國未向土國宣戰，不能正式參與會議，但美國知近東關係之重大，願派員出席旁聽云。同時駐法美使略述美國意見，謂宜妥事保護慈善宗教教育機關，實施商業完全自由，保護少數民族，制定海峽自由，確認開放門戶政策焉。

此外保加利亞，南斯拉夫，日本，俱已早受邀請，比利時，西班牙，瑞典，丹麥，荷蘭，亦均由協約國先後邀請與會，允於討論經濟問題時，聽受各國之意見。



父親的歸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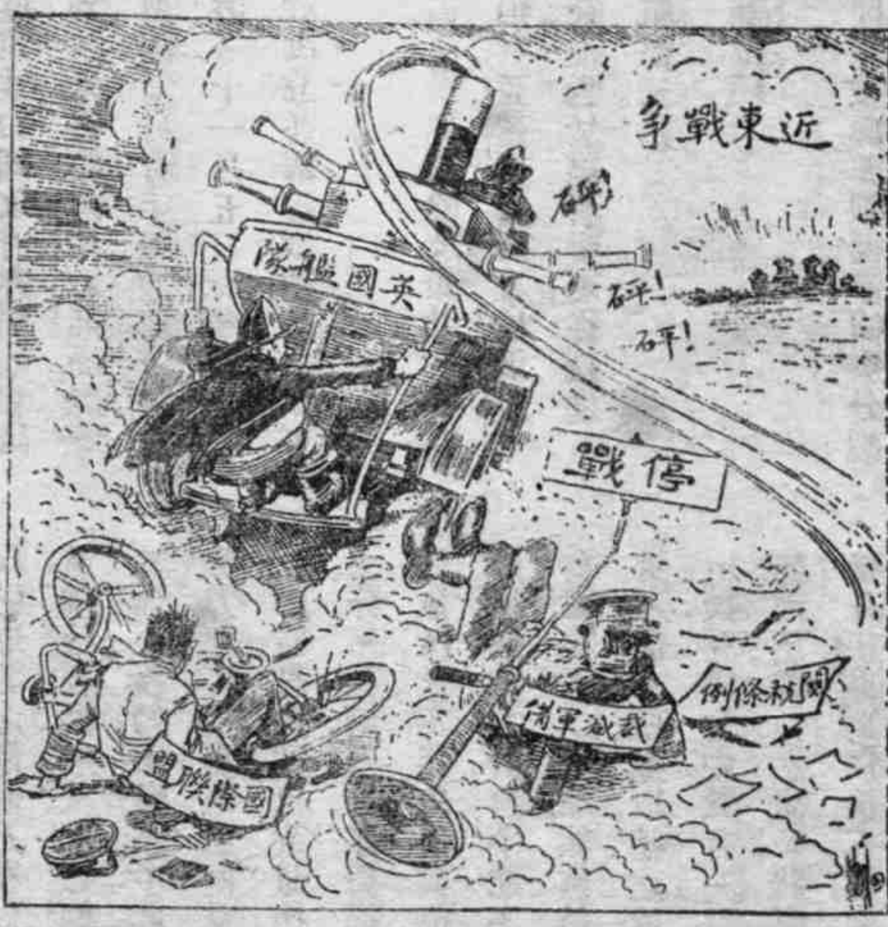
四，英法意三國之預會　和會中最足注意者，自為英法二國，如英法二國未有一致之意見，則和會之結果殆非可以樂觀。英國主張在和會前開一預備會，以集議共同採取之態度。法國樸藤開雷允之，聲明願調和英法近東意見。如凱末爾黨破壞末達尼亞條約，法國願與英國共同用兵。至十一月十四日英政府遂以其對於近東之意見通告法意。其間又經英使哈定治與樸藤開雷之談話，雙方頗覺美滿。十七日英寇仁起程赴巴黎，與陸軍代表司徒爾特將軍同行。次日與樸藤開雷及意國代表互換意見。哈定治及法國福煦上將亦在座。據稱對於洛桑會議所談討論之問題，已完全同意。十九日樸氏與寇仁等又至寶立育與意首相慕沙里尼及意國外交部秘書長相晤。此即所謂和會前之預備會議矣。會議以後，發出文告，略謂法意英三國總揆今日初次談話，彼此表明其願以極良好友誼之精神，依協約國彼此平等之地位，解決在洛桑會議討論之各問題云。茲將洛桑會議主要國之總代表列名於左。

法國　巴萊爾
意國　迦羅尼
英國　寇仁
土國　伊斯梅
希臘　威內瑞祿
俄國　姬采林
美國旁聽員　季爾德

赤塔遠東共和國之合併

（十一月二十日止）（T）

赤塔遠東共和國政府自成立以來，其統治區域僅及於貝加爾湖而止。至濱海省及極東區域則仍在白黨手中。近年紅軍與白軍迭次發生戰鬬，時局終未平定。本年秋間日政府實行撤退東部西伯利亞駐軍。海參崴白黨政府失其奥援，勢難支持。十月十七日紅軍佔領雙城子，海參崴政府領袖狄第里遂交付政權於議會而遁。二十五日紅軍入海參崴市地方軍隊及勞動團體一致歡迎白黨不加反抗，將政權移讓於赤塔政府。至是遠東共和國遂得合併東部西伯利亞之全部，造成西伯利亞統一之局面焉。



救火車把關稅員東部撞倒了

西伯利亞統一告成，而遠東共和國遂失其本來之意義。蓋遠東共和國當二年半前創立之際，其目的有二：一在於保衞俄民利益以防外國之侵略；二在於擴清白黨勢力以免內部之分裂。自日本撤兵後，西伯利亞全境已無一武裝之外國人。遠東共和國之第一目的已去，而自海參崴政府推翻後，白黨亦不至死灰復燃，則遠東共和國之第二目的亦幾已消滅矣。除以上目的外，遠東共和國實無獨立之必要。因西伯利亞向爲俄羅斯帝國領土之一部分，該地居民亦大多自歐俄僑遷而來，故斷無與歐俄分裂之理。因此自時局轉變以來，遠東共和國與蘇維埃俄國實行合併，遂成爲西伯利亞當地人民一般的傾向。

本年十一月，俄國革命五週年紀念日，遠東共和國國民議會議員二十三名代表濱海省，黑龍省，前黑龍省人民向赤塔政府總統陳請，謂遠東共和國與俄羅斯蘇維埃聯邦勞農共和國間之障礙卽應除去云。而共產黨遠東事務部，遠東共和國政府，赤塔國民議會及上貝加爾勞動組合亦先後接到請求書，謂西伯利亞局勢變易，緩衝國家已無存在之必要。此等機關卽日着手組立地方勞農兵士蘇維埃，以冀與蘇維埃俄羅斯併合。十一月五日海參崴各工團舉行蘇維埃選舉。次日蘇維埃正式成立，並舉行俄國革命第五週祝典焉。

十一月十六日赤塔國民議會通過決議案，廢除遠東共和國，將統治權移讓於莫斯科政府，至是西伯利亞遂成爲蘇維埃俄羅斯領土之一部分。勞農政府已派員接管，惟對於經濟變更從緩進行，該地暫時仍用舊有貨幣，不用蘇俄紙幣云。(W)

德國兩社會黨之攜手

德國社會民主黨於一九一五年因主戰與非戰兩派衝突分裂後。右派卽溫和派改稱爲多數社會黨，左黨則稱獨立社會黨。革命後多數社會黨掌握政權，獨立社會黨則益左傾，主張共產主義，而隸屬於莫斯科第三國際之下。此兩黨分道而馳，各不相謀，因此反動派得以乘間而入。最近兩黨領袖分子因鑒於舊派勢力之猖獗，政局形勢之危亟，乃在奴倫堡 (Nurenberg) 召集會議，決議兩黨重行合併。於是此在德國社會運動佔有勢力之兩大黨經數載之分裂後乃重復攜手。此舉近因雖由於賴鐵諾氏之遇刺，復辟黨勢力之澎脹，實則就兩黨內部而言，亦久已有合併之趨勢也。

多數社會黨自革命後雖獲得政權，然因與獨立派分離，黨內失去許多戰將，及許多急進派之思想家。最近多數社會黨內閣因孤立無援，致不能安於其位，不得已而讓政權於國民黨之手，故爲增厚彼黨勢力計，自不能不與其姊妹黨攜手。至於獨立社會黨在國會雖有六十議席，然黨員則甚希少，猶之軍隊有將帥而無士卒，故亦不能有所進取。總之兩派分裂，於社會黨前途甚多不利。兩黨合併後，在國會中共有一百七十九議席，下屆選舉或可有激增之希望。兩黨調和之結果，將使社會黨與其餘非社會黨中之自由及急進分子更易於接近，德國政局或賴此得以穩定，不致受反對派之搖撼，未可知也。(W)

安諾德百年紀念

安諾德評傳

胡夢華

——爲安諾德 Matthew Arnold 百年生日紀念作——

"A few words are all that the occasion allows, and it is hard not to make them words of mere regret and eulogy. Most of what is at this moment written about him is in this strain and very naturally; the world has some arrears to make up to him, and now, if ever, it feels this."

"We who write these lines knew him long and owed him much, something of that date we will endeavor to pay, not, as we ourselves might be most inclined, by following the impulse of the hour and simply praising him, but, as he himself would have preferred, by recalling what in sum he chiefly was, and what is the essential scope of his effort and working."

"From Arnold's "Saint Beuve"

『借着這個機會表示我們幾句話，這幾句話除掉追慕與頌揚，實則無可說。故今茲都本此旨而言，而又皆質樸率真地說來；世人該他的恩惠很多，大家到現在才知道還未償報。』

『我們現在談論他的人知道他已久，受他的益處尤多，現在我們想償還這筆債，我們大家也許喜歡頌揚他，但我們不是僅僅地逐時隨俗的讚美，還要去做他平素所主張的——

紀念他的生平事業和著作。』

——譯自安諾德論聖鉢夫——

（一）引論

現在卻逢安諾德百年生日紀念，我們就借他自己說的話表示我們對於他「追慕」與「頌揚」的意思。我們不敢說知道他已久，但這幾年以來我們幾乎無日不和他有接觸的。我們常常讀他的文章，我們覺得他是一個人文派的健將，同時還帶點浪漫的色彩。他是一個文學批評大家，同時還是一個詩人，並且是一個有經驗的教育家。但他的學問不止此，他對於政治也有主張，對於社會也有意見，對於宗教也有論列。因之他的批評不僅限於文學，兼包各種文化。他心目中的批評家乃是文化保護者，人生解釋者。凡是一本書——不限為文學——他首先必從人生方面批評他，批評他對於人生之關係，對於人類思想與性情之關係。他把一切文字都看作要有道德的真理 (Moral Truth) 與誠肅 (Seriousness)。他有句很有力的話：「詩為人生之批評，」可以代表他對於一切文字——文學——詩的態度。他始終抱着這個宗旨去宣傳他對於當時一般普通的人雖不能像牛門 (Newman) 那樣佔勢力，他在當時智識階級裏卻有一部份勢力。從一八五五年至一八七〇年凡十五年間他是當時文人中對於當時青年人思想最有力的一個人。他一方面雖是做批評文字，他做出來的東西不因為他批評敍述辯論而失了文學上的意味和價值。他的文學是很富於美感的，立言委婉而果決，諷而不失雅，他一生就是用這種筆法做批評的文章，博得讀者的同情。



安諾德 (1822—1888)

他批評上的最大主張就是提高，使貴族的變為平民化，普遍化。他一生就是抱着這個宗旨在批評上做工夫。但他不僅以文學批評著名；倘若他不是一個文學批評大家，他仍不失為一個大詩人。他少年時候的詩是極富於浪漫性的，悲哀悱惻，不可卒讀；大概是受

了十九世紀浪漫派的影響。但有幾首詩則上追荷馬(Homer),實可儕於彌爾頓(Milton)之列。安諾德詩人之成就或不至此,倘若他不爲生計所迫而就教育職業,他的詩還許好些。但人生不能離麵包而獨立,況仰事俯畜在在非舞文弄墨所能維持。他不能靠賣文養活他家,他必定要有一定的職業。所以他後來雖是以文學批評家與詩人著名於世,他的終身事業却在教育上。現在且撇開一切來談他的生平與事業。

(二) 略傳

馬太安諾德(Matthew Arnold 1822-1888)以去今百年前十二月二十四日生於英國太姆士河(Thames)畔之拉里痕(Laleham)。地方其地爲中等智識界之中心山青水秀,堪稱名勝之區故足以增高人之眼界,恢宏人之志氣,開拓人之心胸;可爲詩境,又其餘事。「地靈人傑」安諾德之爲大批評家大詩人良有以也。

其父湯姆安諾德(Thomas Arnold)爲當時有名教育家,富於學識,篤信宗教。歷爲耶穌教牧士,羅馬史著作家,羅培(Rugby)學校校長。安諾德得此名父,實有莫大之榮幸,他後來行事大都以父爲模範;每思繼父之志以光大門戶,故立身立言莫不以其父之豐功偉業高德厚行爲念。



安諾德故鄉的家宅

安諾德從一八四二年他的父親死後,一直到他晚年,凡四十餘年間寫給他親友的信中,總時時提到他父親的好處。給他母親信裏尤常常提到他父親和別人評論他父親的話。他曾做了一首詩叫做詠羅培教堂,極力讚美他父親的宗教觀念。但他的注意力不僅屬於宗教方面,給他母親信裏曾說道:『兒對於國家之觀念,兒實吾父之子,克紹前緒;而於吾父之作新宗教,尤常思念及之,蓋吾父此等苦心之處,鮮爲世人注意也。然兒受惠於父親最深者,則爲希臘羅馬之健全的與合理的思想。』這裏是安諾德和他父親效力分途的地方。他父親偏重宗教,他自己則兼及智識。所以他們後來的成功各有不同。他父親只是一個篤信宗教的人,他自己則爲一個文化與文學的批評家和詩人。但他們有一個共同之點,就是都在教育上做事。

安諾德的父親既爲當時教育家，又是羅培學校校長，對於他的長子的教育當然是很注意的。幼年時候他就跟着他叔父在家裏讀書，後來進了文齊斯德（Winchester）學校——他父親的母校。在那裏一年多，他便到他父親辦的羅培學校裏去求學。從十五歲到十九歲（一八三七年——一八四一）凡五年之間，他就在他父親教育底下在學校裏對於古學他很有研究。一八四〇年以詠亞拉雷克(Alaric) 一詩得全校錦標，這是他第一次給人知道他會做詩；這首詩帶點擺倫的色彩，做的不十分好，看不出他後來詩人的天才。次年考着牛津大學柏里俄部 (Balliol College)公開的免費額，他進了牛津大學。那年他又以詠克林威爾(Cromwell)一詩得牛底介特奬金 (Newdigate Prize) 當時牛津大學有牛門一般人的宗教運動，他始終沒有加入，對於他也沒有什麼影響。不過他得着牛門私人感化的地方很多。在大學四年他曾結識了一個最好的朋友，——一個詩人——叫做克羅(A. H. Clough)和他同時的文人眞是一時輩出，但他只有這一個詩人的朋友。後來克羅死了，他做了一首很悲的詩叫做 Thrysis，和彌爾頓的 Lycidas，薛雷的 Adonais 丁尼孫的 In me，並稱爲英國四大哀詩。或許因爲和好友克羅的觀摩，做詩的興趣，和雜讀政治書籍的緣故，以致分了他的心，他在大學讀書不見得十分用功。一八四四年只以第二等的成績畢業於牛津。

安諾德在牛津大學功課上雖沒有什麼好的成績，但四年中的修養對於他後來的成功——成爲批評家與詩人很有影響。在大學時代批評家的安諾德深覺大學對於英國青年人的任務，在使他們將來與新社會相周旋，有充分的預備，和訓練。他後來的批評就是本此牛津大學之精神，以健全的中庸的普通知識爲一般溫靜與理性的青年說法。同時詩人的安諾德環觀大學的慕古學風，與理想主義，有遺世獨立之概，使他感得一種強有力的浪漫色彩，後來就在他詩裏表現出來。

安諾德在大學畢業以後，他的惟一目的是想做一個詩人。但做詩須要有優閑的生活，他却於畢業之次年即受牛津大學奧雷部(Oriel College) 聘爲特待校友。未幾又回到羅培學校授古學。一八四七年棄教職而爲內閣總理藍斯唐(Lansdowne)之秘書，任職凡四年餘。其間所得之經驗與感觸，引起他許多政治上的觀念，並促起他對於社會事業之興趣。這時候他的公務雖然很忙，猶有閒暇做詩讀書。等到一八五一年做了學務視察使以後就很難有餘工夫讀書做詩了。

未就學務視察使前，他讀的古籍很多，有蘇法克里(Sophocles)平達(Pindar)康皮斯 (Kempis) 培根(Bacon) 一般人的名著，

於英國近人他只覺得加萊爾(Carlyle)還免強可以一讀。美國的愛謀孫他也曾看過。一八四九年他第一次發表一本集詩叫做"The Strayed Reveller and Other Poems"是署的假名「A」;當時未能引起一般人的注意。

同年和了他的妻子露西(Lucy)結婚，家庭生活甚爲圓滿，夫婦之間亦極和好。此中增進他的幸福不少。顧新婚燕爾，乃須匆匆就道，巡視各地學校，實非安諾德所願；而此等生活，有如商賈懋遷不息，尤非他所能慣。但他終須被迫的忍受，一直等到晚年才拋棄掉。這個中間一天一天，一個禮拜一個禮拜的大好光陰，都花在考察細瑣的文法，算術等題目；不知折磨了這位批評家多少精力，屈抑了這位詩人多少天才。他自己也不甘心，在他的信札中，可以找出許多怨訴之詞的。給他母親的信中云：『我現在所做的事是我在世界上最不喜歡做的，視察學校呀，批閱考卷呀。』寫這信的時候，他已經做過學校視察使十二年了。(信寫於一八六三年)他自己也覺得這種職務足以阻抑他詩人的天才發展，他終不願自棄，還忙裏偸閒，努力詩的創造。在他做學務視察使頭五年中間，他做了很多的詩。一八五二年又用「A」字假名發表了"Empedocles on Etna"集，和"Sohraband Rnstum"集；後來都收爲第一集(First Series)一八五五年發表第二集(Poems Second Series)

一八五八年發表悲劇詩 Merope。自此以後一直到一八六七年才有一本新詩集出版。這本集子差不多可說是他的詩的絕筆了。自此以後，他便不很做詩，但他的詩人之譽已雀起全國；他的詩竟大爲時人所讚美。

安諾德旣以詩鳴於時，一八五七年乃受牛津大學之聘爲詩學教授。這個職務還不重，乃是一種演講。雖然他每日要在學務視察上花費一兩點鐘，他還可以兼任教授。這時候他做詩很少，他的學務調查報告也只是尋常文字，惟有他的演講文稿，乃爲時人所注意。本來他在大學的時候，就種了詩人與批評家的根性。這時候他的詩人期已過，批評家期乃代之而興。他的判斷力已經成熟，他的主張已經確立。他的學務視察職責有礙於他詩的天才發展，却有助於他批評家的成就。因爲職務上的關係，他得着機會到外國去考察教育，因之得交法德意諸國貴胄大族，開拓他的眼界不少。此中他引以爲最幸的，就是在法國結識了一般法蘭西學院裏的文學巨子，像聖鉢夫(Saint Beuve)雷蘭(Renan)雪雷爾(Shrear)一般人。本來他的天才和學識很高，加以他的詩人想像，科學精神，又得着許多異國友朋的切磋，他的批評論文就極有價值了。一八六一年發表荷馬翻譯之研究(On Translating Homer)一八六二年發表荷馬翻譯之研究之尾聲(Last Words on Transla-

ting Homer），一八六五年發表批評論文第一集，一八六七年發表塞爾狄克文學之研究（On the Study of Celtic Literature）。他很想於一八六一年把他的文學批評作一結束，而專心致力於詩，但他亦只做這種夢想而已。一八六七年，他的大學詩學講席卸去，同時他的文學批評稿亦俱告畢。他又在穀山雜誌（Cornhill Magazine）擔任些批評的文字，但這時他的文學批評即告了一個段落；以後的批評乃入於社會政治方面去了。一八六九年，他綜集了兩年以來在穀山雜誌上發表的政治社會批評文稿，題曰文化與安那其（Curture and Anarchy），這本書居然促起世人的非常注意，就有意大利政府來聘他去做基諾亞公爵（Duke of Genoa）皇子湯姆（Thomas）的師傅，得交意國一般名人貴族。次年（一八七〇年）六月，牛津大學又特頒給他名譽博士學位，這時候眞是安諾德一生最盛的時代，事業之成就既多，享名又大。

然而事無十全，泰極否來，安諾德的學術文藝雖受國際上的榮譽，家庭之中忽生不幸之事，四年之中（一八六八——一八七二）乃三喪其子。人生當此，悲痛何如！他篤於天倫，哀傷之情，可於他的信札中見其端倪。

自從一八七〇年以後，他的批評乃由社會的，政治的，而易爲宗教的。這許是因爲他受了骨肉之傷的打擊，和他早年所受他父親宗教思想的影響，乃向宗教方面求人生問題之解決。一八七〇年，發表聖保羅與新教（St. Paul and Protestantism）是他第一篇宗教批評論文。嗣後六七年中，他的注意力悉傾嚮於教會，神學，宗教方面。一八七三年，發表文學與信仰（Literature and Dogm）一八七五年發表上帝與聖經，（God and Bible）乃爲文學與信仰答辯的。一八七七年發表教會與宗教末論（Last Essays on Church and Religion）。還有以前一八七二年發表的聖經課本（A Bible Reading for Schools）也頗含有異義。一八七五年該書第四版印行，易名爲以色列國復興之預言（The Great Prophecy of Israel's Restoration）。他的宗教批評大概止於此了。

宗教批評以後，他又回到社會批評，做了好幾篇關於愛爾蘭與自由黨的論文，但他的晚年著作，仍是回到文學批評的路上。一八七四年發表論文叢輯（Mixed Essays），內容爲法國批評家論彌爾敦（A French Critic on Milton）法國批評家論歌德（A French Critic on Goethe）論散得（George Sand），是他批評法國文人的三篇傑作。一八七八年發表約翰生詩人傳中六大詩人選（The Six Chief Lives From Johnson's Lives of the Poets）。一八七九年發表華次華斯詩選。一八八〇年發表

詩之研究(A Study of Poetry)於華爾德編輯之英國詩人集(Ward's English Poets)。一八八一年發表擺倫詩選此外最晚著作有一八八六年之聖鉢夫論載於大英百科全書一八八七年之愛彌爾論(Amiel)託爾斯泰論雪利論都散見於各種雜誌，後來搜齊成爲批評論文第二集，一八八八年印行。

安諾德末年著作除掉上述以外還有兩本書：一八八五年發表的旅美叢談(Discourses in America)和一八八八年發表的美國之文化(Civilization in United States)，大半是他在美國的演講。他晚年曾到過美國兩次，第一次渡美是在一八八三年十月至一八八四年五月，同他夫人和女公子一齊去的。安諾德是向來看不起美國人的，他心目中的美國，只是金錢迷。他對於美國這樣輕視的理想存在他腦裏凡四十餘年，到這次他親遊美國以後，這種概念仍不能稍爲減殺。雖然美國人對於他竭誠的歡迎，不無給他多少好印象，他終歸斥美國人是卑陋的。

能者多勞，安諾德既有學務視察的一定職務，又到大學和外國去演講，又要抽閒著作，未免操勞過度，得了一種胸病。一八六五年給他女兒(已嫁美國紐約某君)信裏說：他的胸病終不能除，他『每逢走上彭山的時候，總要停止六七次以上，大約是死的變遷罷！人到衰老來都是如此啊！』但他不因此有所畏阻，他還是盡忠於他的職務。一六八五年六月間，因爲結束他的職務，辦理交代，尤爲勤勞。是年十月，他還情願暫時不要政府給他的養老金，替教育部到柏林、巴黎去調查義務教育。在大陸上共住了六個多星期，公務之外，閒至遊藝場看戲劇，聽音樂，曾會着大歷史家孟孫(Mommsen)一次，聽過俾斯麥一點鐘的演講，又親覲普魯士皇，晤談甚歡。一八八六年四月回英以後，接着他女兒從美國來信，添了一個外孫女。這時他的夫人已先行赴美去看視女兒和新添的外孫女。安諾德也跟着再渡重洋，到這時候他輕視美國人的心理，猶未稍減。他看他新添的外孫女的時候，有一段滑稽的記載說：『他睡在搖籃裏看見我總是笑嘻嘻的，有一天他從我手裏搶了一張五元的鈔票，拿在手裏得意洋洋的搖着，眞像一個美國人！』

這時候安諾德日見衰老了，回到英國以後，他寫信給他的美國朋友說：

『吾人當視死爲自然之事，吾敢謂吾儕老人都不難作此觀念，以吾自身而言，自六十以還，已視年年爲吾之末年，而盼望其降臨，若有無窮之樂者。去夏在美，吾已度死期不遠，蓋吾胸疾實不可治，吾父吾祖皆以中年攖此而卒，弗逮吾今之年遠甚也。』

次年(一八八八年)四月十四日，興高采烈的到利物浦去接他的女兒和外孫女，未及晤面，宿疾忽發，一代批評大家大詩人，遂於

次日與世長辭，享年凡六十有六。他死的那天筆記上，有一段已經錄好的話說：

『使死者有足悲慟之價值，哭盡哀，以舒若憂思，勿為悒鬱，無益於彼，徒害於己也。』

仁厚之言，竟成讖語，時代失此長城，能毋悲傷！即令百年之下，景仰先賢，猶令人實有斯人不復作之歎！

(三) 結論

綜觀安諾德一生，受家庭環境，和大學教育陶融之功最大。其立身行事，殆莫不一稟父風與牛津大學之精神。以家庭與社會為觀察點，安諾德實乃父之令子。以文學批評與文化宣傳為觀察點，則安諾德實一牛津大學學者。雖然他在大學的時候不多，或是因他覺得僑囿於學校教育，未免太為狹窄，也許他眼光遠大，而不甘私淑於大學；但牛津之信仰，學識和美質，啓發他個人的知識，却是不少。所以他是一個牛津學者，不僅是因為他是牛津大學裏一個學生，一個教授，不是因為他和牛津大學有很深的關係，對於牛津大學非常的愛護；乃是因為他文學的知識，曾深受牛津大學的影響。他在批評上是抱着牛津大學精神，以提高文化，解釋人生為己任，引導一般人走上健全的中庸的路上。這種精神是英國當日維多利亞女皇時代所需要的，也是現在所需要的，尤其是現在的中國所需要的。現在的中國急需要像安諾德一樣的一個良醫，來對於中國時下各種病症，下以藥石，把有病的中國人，從舊的頑固，新的偏激裏救出來，使得他們做一個健全的，中庸的新中國人。我們乘着百年前英國安諾德的生日，祝中國安諾德之產生。

附錄

(一) 安諾德著作概要

1. A French Eton. 1864.
2. Civil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1888.
3. Culture and Anarchy. 1869.
4. Discourses in America. 1885.
5. Enpeclocles On Etna. 1852.
6. Essays in Criticism; First Series. 1865.
7. „ „ „ ; Second Series. 1888.
8. Friendship's Gurland. 1871.
9. God and the Bible. 1875.
10. Irish Essays. 1882.
11. [Literature and Dogma. 1873.
12. Last Essays on Church and Religion. 1877.

13. Merope. 1858.

14. Mixed Essays. 1879.

15. New Poems. 1867.

16. On the Study of the Celtic Literature. 1867.

17. On Translating Homer. 1861.

18 Poems ; First Series. 1853.

19 Poems ; Second Series. 1855.

20. Popular Education in France. 1861.

21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 on the Continent. 1868.

22. St. Paul and Protestantism. 1870.

23 The Great Prophecy of Israel's Restaration. 1875.

24 The Strayed Reveler. 1859.

（二） 研究安諾德之書籍概要

1. Birrell, Augustine. Res Judicatae

2. Brownell, W. C., Victorian Prose-Writers.

3. Dawson, W. H., Matthew Arnold and his Relation to the Thought of the Time.

4. Harrison, Frederic, Tennyson, Ruskin, Mill, and other Literary Estimates.

5. Hutton, R. H., Modern Guides of English Thought in Matters of Faith.

6. Jacobs, Joseph, Literary Studies.

7. Robertson, John M., Modern Humanists.

8. Saintsbury, George, Corrected Impressions.

9. Shairp, J. C., Culture and Religion.

10. Spedding, James, Reviews and Discussions.

11. Stepheson, Lestic, Studies of Biographer.

12. Sherman, S. S., Matthew Arnold : How to Know Him.

13. Woodberry, G. E., Makes of Literature.

安諾德和他的時代之關係

胡夢華

安諾德的一生與著作很和他的時代有關係。這時候的英國是女王維多利亞執政時代，社會之變遷，政治之改革，就是紛亂的十七世紀，都還趕不上。舊的信仰已經打破，新的信仰猶未建設，人生際此，眞有「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之歎。安諾德自己也有幾

句悲哀的道：

Wandering between two worlds one dead,
The other powerless to be born,
With nowhere yet to rest my head,
Like these, on earth I wait forlorn

徘徊於兩棲兮，往者已矣，
來者猶待與兮，何時繼起，
哀吾生兮安所適，
中路徬徨兮空寂寂。

雖然一八三二年的維新條律(Reform Bill)已把英國政治中心從貴族手裏移到中產階級手裏，普選舉權亦已行到勞工平民階級裏；在一般新派眼光裏是很滿足的了；但舊派仍不能妥協。所以一方面雖有穆勒一般人的民治主張，邊沁一般人的功利主義，一方面還有加萊爾(Carlyle)一般人的復古思想，賢人政治主義。達爾文的物種來由發表以後，科學的勢力自然很大，然而古學之風未墜，浪漫思想猶深入人心。所以儘管有斯賓塞爾，赫胥黎一般人提倡功利教育，注重科學訓練。但牛津，劍橋諸大學，猶在那裏提倡古學，偏重文藝。因爲受了科學的影響，新起的實驗派哲學自然很佔勢力，但康德派的哲學，也還有傳人。再說到宗教上，則主教新教清教亦各相持不下。維新者自維新，守舊者自守舊，各趨異端，相差自遠。守舊者未必全非，維新者亦有不是。新舊之爭，因之益不可調和，故社會不寧，乃維多利亞女皇時代一最大現象。求此不寧現狀之解決，遂成爲時代思潮之最要問題。其影響於當時文學所起之感應，尤爲前此所未有。

凡當時之詩人文士，莫不以解決時代思潮之衝突爲己責。幾乎沒有一個文學家，不在他的文學裏表現出一種對於當時問題之意見，和人生觀。因爲受了科學的影響，就有狄更士(Dickens)薩克雷(Thackeray)一般人的寫實文學，白描人民之疾苦，和社會之黑暗。但浪漫主義不因寫實主義之興，而卽呈衰歇之象，仍保留有一部份之勢力。有些文學還是帶着浪漫色彩，言其形式則新奇穎異，言其實質則探隱索幽，而主重想像，偏尙情感，尤爲浪漫主義之特色。於平庸之事物，發爲驚奇之議論，使讀者幾不知爲陳舊。卽如寫實巨子狄更士，薩克雷的著作，亦深著強烈感情的浪漫色彩。故維多利亞女王時代之作品，雖多半是寫實的，實猶上承浪漫派之餘緒。發以前浪漫派著作家未發之思想。但他們的作品和前此浪漫派健將辜勒銘，巳華次華斯，薛雷，克次等之作品却是不同；非伊利沙白時代之輕浮文學可比。他們的特點，乃在解決人生問題。

安諾德生在這個時候，自然多是一樣的受影響；對於人生問題也頗爲疑惑。只見舊的破壞，不見新的建設，過渡時代的混亂，使得少年的安諾德很抱樂觀，前途沒有一定可信仰的目標，只有無窮的失望。人生之虛幻喲！生命之悲哀喲！茫茫大地，無有可親。好像他的時代一樣，他失却了一切的信仰，他不能承認人生之樂，只覺人世之悲哀，人生之孤寂。他看不出人生的意義和價值，在那裏。他充滿了失望，怪疑和恐懼。他少年一大部份有用的光陰，乃花費來讀盧騷，擺倫等一般失意的悲哀的文人的著作。起初所感覺的是對於戀愛和人類的失望，繼而感覺的是事業之失望，終且對於上帝與宇宙亦覺失望。

但安諾德不是繼續的失望下去。倘若他的人生觀只是悲哀的，他也不得成爲英國一個空前的批評家，也不得和丁尼孫，白朗寧並稱爲維多利亞女皇時代的三大詩人。假若是這樣，他在文學上的成就，在批評界裏至多也不過像辜勒釤已一樣，在詩壇上的位置頂高也不過像擺倫而已。但時代的要求，不能讓他如此。個人的覺悟和解脫，早從他的悲觀裏打開一條出路。他父親的思想，大學的教育，自己的自制力，美滿的婚姻，中年事業之順遂等等一切可以樂觀的事情，早把他少年的悲哀擠到九霄雲外。像他同時的舊派加萊爾，新派穆勒一樣，安諾德以冷淡的態度忘我的精神，遂從此由失望的路上，走到光明大道上去了；——走上中庸的和健全的人生觀上去了。

從此以後安諾德不像從前那樣消極，乃抱積極的精神，來挽救一般人脫離悲觀——像他從前一樣的悲觀；對他們作有力的宣傳。他最要的主張，就是使人『去知道世上知識界想像界所稱爲最高的學問，同時再把這種最高的學問向他人宣傳。』對於本英國人宣傳，對世界上人宣傳，對後世人宣傳。他的旨趣是想用好的知識來團結英國人，用科學來團結世界上的人，幫助他們超脫淺識之苦，灌輸文化來救濟他們，使他們的知識和精神生活向各方面發展，使得他們懂得文化之價值，使上帝的（指好的）理智與意志儘量發展。——他的最大目的，自然是想對世界上的萬世的人宣傳。他的最小志願，是想在當時窄隘雜亂的英國裏，選擇出一種「應時」的英國人，把所有的英國人都訓練成一種中庸的，健全的，而面面俱到的英國人。這是他對於他時代的挽救辦法。

他是用折衷的態度來迎解時代的衝突。對於新舊都有些贊成，都有些不贊成，惟長是取，惟短是棄，不以新而斥其思想偏激，不以舊而嫌其主張腐敗。他只取調和的辦法，以冷靜的頭腦爲平允的論調。所以他標明當日之要務爲批評的精神（Critical Spirit）。

這裏安諾德所主張的批評精神，對於當時實爲一大針砭。因爲

那時社會裏的人都已失了獨立的判斷的能力只知依傍他人的主張，毫無創新的思想好像從前中國人言必尊堯舜語必道孔孟，現在的中國人開口閉口「杜威說」「羅素云」一樣當時的英國人新派只是穆勒一般人思想的奴隸，舊派只是加萊爾一般人的奴隸安諾德乃出來替當時知識界解放，打破偶像的信仰，附會的盲從恢復各人思想的本色和個性要有懷疑的膽量，要有判斷的識力要有亞里斯多德所謂『吾愛吾師吾尤愛眞理』的精神。

其次批評上之不計功利主義 (Disinterestedness) 亦爲當時之一大針砭這時候因爲新舊競爭的緣故報紙雜誌莫不帶有黨派色彩；你攻我，我攻你結果彼此並不是在那裏談學問乃在那裏做對罵的文章縱有談學問的，亦因成見太深立論往往謬誤。更有一種人乃請託機關，牽引偉人以爲自己辯論時之保護者；或藉以自榮安諾德乃首標不計功利主義主張無倚託無成見只憑眞理說話。

此外還有反對考據文學不健全的寫實小說，不事模倣的創造，不是人生批評的文學劣等的翻譯——「原文」化的翻譯都是對於文學批評界很有貢獻的。

安諾德的文學批評主張，雖大都是反對當時的，他對於政治上的主張則爲調和的。這時候英國的社會政治有兩種極端相對的

主張；一種是貴族的，保守的；一種是平民的，維新的。前一種加萊爾是代表，後一種穆勒是代表。這裏安諾德放出他的批評的精神，用冷靜的頭腦平正的眼光決定加萊爾的貴族主張，穆勒的平民思想，各有可取於是他乃兼採二家之說而寓貴族的政治於平民組織之中。

他對於教育學說，也是主張調和的。本他多年服務教育的經驗，和視察各國教育所得的感想他覺得英國學校缺少科學之訓練而有極宜注重之必要。但他卻不贊成過於注重科學而致人生機械化。他以爲科學須與文藝相輔而行，不偏不倚，勿爲已甚；其宜注意之點，不得過於普通教育中應需注意者之外所以安諾德提倡科學和赫胥黎不同，更和斯賓塞爾不同斯賓塞爾自己是一個科學家，把科學看的很重而把人文教育一筆抹煞。因爲他把人看作一個動物——是由猿變化的所以只注重生理科學等教育訓練；俾適應環境，得以生存。至於文藝，不過是一種無用的裝飾讀希臘拉丁，不過爲受人盤問起來，不至於丟臉耳！安諾德則以爲人是道德的生存應當多讀文藝以陶養他的良知智慧和美感，而附讀科學以補其不足。這裏他們兩個人的主張，雖是反對的，但斯賓塞爾只是極端的，而安諾德則爲調和的。

綜觀安諾德一生，因受時代的影響，始則因失望而悲觀，繼則由

忍從而樂天，終則以樂觀而奮鬭，以全副精神去宣傳文化，或爲反對的論調，或爲調和之主張，結果乃左右當時之思想界影響後世，於今百年弗衰！時勢造英雄耶？——英雄造時勢耶？安諾德可謂兼而有之！

安諾德之政治思想與社會思想

呂天鷁

安諾德不是一個政治家。他自己說他對於文化很有興趣，對於當時的政治是沒有什麼濃厚的興趣的，但他也想藉政治來改革社會。他可說是一個獨立的政治批評家，因爲他是並不附和一黨一派的。在他的眼光看起來，一個政治批評家，要能澈底考察社會的情形，仔細看出社會各階級根本的錯誤，仔細看出社會上各種罪惡的病原，而後下一種定論，不可徒執現象以爲衡。他必定要把各黨派的好的地方壞的地方都看出來，不可偏私徇情，附和一黨一派，這就是安氏所主張的自由批評。

安氏的性情是保守的；但他的思想是進取的。他的性情雖是保守，但並不頑固。他總是想保守過去的好東西，謀將來更好的東西；更想把將來更好的東西比過去的好東西還要普及全人類。他對於當時是很不滿意的，因爲僅有少數人受過好教育，大半都是菲力斯丁，(Philistines)(菲力斯丁的意思見後文)他的理想世界是古希臘雅典的德謨克拉西世界，可是裏面沒有僕役。他覺得古希臘人比現代人還新些，他的理想社會是一種精神的結合，人人都是自由平等，人人都是兄弟姊妹，人人都有知識，人人都受美的薰陶。

安氏生的時候，是英國政潮起伏的時候。當時有兩大黨：一爲保皇黨，(Tories or Conservatives)，一爲自由黨(Whigs or Liberals)。安氏對於這兩黨是都反對的，他以爲保皇黨太頑固，太懈怠，太反對革新，他們是新思想的仇敵。他們的長處就是他們不輕信理想，不輕爲一種理想所誘惑，因爲他們是重實際的。他們的錯處是缺少理想，缺少寬宏的度量和勇於改進的精神。安氏反對自由黨尤其出力，他以爲在德謨克拉西時代自由運動是應當有的，但他們太崇拜物質，太崇拜機械(Worship of machinery)太崇信個人主義和放任主義(Laissez-faire theories)。

安氏的"Culture and Anarchy"一本書裏面全是討論政治和文化的。他的政治思想是根據英國加萊爾(Thomas Carlyle)和穆勒(J. S. Mill)兩個人的。他覺得加氏和穆氏的思想都有所偏，都不完全。加氏太保守，以爲社會非貴族階級(Aristocracy)統治不可。加氏是最反對德謨克拉西的一個人，這是加氏的缺點。穆氏是重進取的，但太趨於急進。他把自由人權等等看得太重，這是穆氏的缺點。安氏是取他們倆的長處補其不足的。安氏的方法是中國孔子和歐洲亞里斯多德所倡的中庸之道(Golden Mean)。安氏覺得加氏所倡的賢才政治，有實力的政治，是不錯的；但加氏太輕視被治的人。穆氏主張尊重個個人的權利，是不錯的；但穆氏太偏重人民方面。安氏集成他們倆的思想，說要有賢人政治，有實力的政治，並且要有賢明，有智慧，有實力的人民。

安氏不信平等主義，因爲人人的天賦不同，有賢有愚，人生下來就不平等，怎麼能空說平等呢？但他也贊成均分貴族階級的財產，因爲貴族階級壟斷財產，容易生驕奢怠惰的心，並且使中等階級和下等階級見而生苟安的心，對於文化的發展是很有妨礙的。

安氏論政治最重要的論文要算他的論德謨克拉西(Democracy)了。他想在德謨克拉西的制度裏面，保存貴族政治各種有益有價值的地方。他說有權力，能負責，討論大事，不爲瑣碎的事情爭吵：這些都是貴族政治的好處。雖然有時做事沒有什麼才智，但決不能常有舞弊的事情。但加萊爾氏說要救英國除非貴族政治不可；安氏却和他不同，安氏知道貴族政治是不能統治英國的。但現在有一個問題要問：就是現在社會已不能容貴族政治，但是現在普通政府都不免有舞弊的事情，和卑鄙的事情，怎麼才能使普通政府免去舞弊的事情和卑鄙的事情呢？安氏回答說：「在乎政府的動作」(On the Action of the State)。安氏以爲假政府的勢力發展教育宗教等事要快些，容易些，普遍些，但這種政府必定要是有實力的賢明政府，而後才能把社會弄好，而後才能談到自由的話。

安氏很不贊成中等階級——下等階級不必說，——執政；因爲照現在的情形，中等階級執政是不可能的事。中等階級要執政，非得先受一番好教育不可。社會上人大半都失去了靈魂，必定要使他們得着靈魂。安氏對於這個問題，最重要的思想是先要把社會上全人類的生活弄成「人」的生活。他說這種教人爲人之道(Humanization of Man)只有文化；只有文化能救他們。宣傳文化是人人的責任，更是眞政治家的責任，

安氏對於文化的解釋在他的美與知(Sweetness and Light)和文學與科學(Literature and Science)兩篇裏面說得很詳

細。文化是什麼？安氏說：「文化是世界上最精美的思想和言論」(Culture is the best of what has been thought and said in the world) 文化的目的是使我們知道我們自己和知道世界 (To know ourselves and the world)；也就是使我們知道世界上最精美的思想和言論。所以文化包含兩種意思：第一種文化是知識的研究，客觀的觀察事理的眞相 (See things as they are)。第二種文化不僅是知識的研究和客觀的觀察事理的眞相。我們常有一種慾望，就是總想把人類的痛苦煩惱錯誤顛倒的事情一齊去掉。我們總想把世界弄得比現在好，比現在快樂，使人人都能互助，都成弟兄，這是文化最重要的職務。所以文化的起源也是起於愛完成 (Love of perfection)；文化是研究完成的 (A study of perfection)。對於文化第一種觀念，他引法國孟德斯鳩 (Montesque) 的話，是「使有智慧的人類更加有智慧」(To renden an intelligent being yet more intelligent)。對於文化第二種觀念，安氏引英國衛爾生 (Bishop Thomas Wilson) 的話，是「把上帝的理想和意志廣布」(To make reason and the will of God prevail)。

文化是研究完成是什麼的文化，是藉宗教，藝術，科學，詩歌，哲學，歷史等等的原理知識便得這個問題有一個完滿的確實的解決的。宗教也是研究完成的，所以宗教的目的和文化的目的相同。宗教說「天國是在人們心裏」；文化也說完成是人們本有的。文化是使人類增進實力，智慧和美，使人類的才能思想情感諧合的平均的一般的擴張 (General harmonious expansion)：使人類和禽獸不同。這都是文化的功用，也是文化存在的價值。但文化不僅是爲着個人的，是爲着全人類的。因爲無論那一個人都是社會一份子，不能使一個人不享受幸福，也不能使一個人獨享受幸福。對於這種擴張是我們人人應該盡力的。衛爾生又說：「提倡天國即所以增進人類快樂」。所以文化的職務和宗教的職務是相同的。安氏又說文化既然是不計功利的研究人類的天性和經驗，所以那完成的意思，也是人類各種才能的一般的擴張，並不是僅發展一種才能而置別的才能於不顧的。安氏常反覆叮嚀說人的才能必要完全發展出來纔能成爲完人，就是這個意思。

安氏這種理想，僅在政治舞台上宣講是不行的，必定要向社會宣傳，如宣傳福音一樣。但安氏反對社會上普通宣傳文化的方法，他說社會上有許多人把一種知識教導羣衆，以爲他們所教的知識是合於羣衆，是羣衆所需的，如普通的書報册子都是的。還有許多人把他們自己一家一黨一派的思想教導羣衆，迎合羣衆，如社會上有許多組織和政治機關都是的。這也是宣傳文化嗎？安氏以

爲宣傳文化不能把文化來就下等階級，更不是拿一黨一派的邪說來教導羣衆。眞正宣傳文化是把羣衆就文化；如果把文化來就羣衆，那直是置文化於死地，還想文化前進嗎？

安氏是反對物質文明的。他說現代人的危險，是在崇信機械；現代人所說的自由人口，煤炭，鐵路，金錢，宗教的組織，都是崇信機械作用的結果。現代人只注重「量」再不注重「質」。他說有許多人說英國偉大的緣故，因爲英國出大宗的煤炭；英國一旦缺少煤炭，那就不能成其偉大了。但是什麼叫做偉大？偉大是一種精神的事情；能引起人類發生愛與趣，讚美心纔是偉大。如果英國現在忽然被水淹沒了，是現代的英國還是幾百年前，莎利沙白朝代的英國，——在這時代英國工業還沒有發達，却是英國文化最發展的時代，——能引起人人的愛人人的興趣人人的讚美呢？這個問題我不答也就明白了。

安氏又說到歐洲的文化有兩大動力：（一）就是希伯來文化（Hebraism），（二）是希臘文化（Hellenism）。希臘化裏面最高的思想是客觀的研究事理的眞相，是思想要眞確。希伯來化裏面最高的思想是重品行和服從；敬畏上帝，謹守聖誡，就得快樂。所以希臘文化重智，希伯來化是重行。這兩支文化在歐洲從不曾站過平衡的地位，有時希臘化盛些，有時希伯來化盛些。但安氏以爲這兩支文化是應當平衡的；因爲希伯來化和希臘化最後的目的，都是使人類達到完成的。

安氏生時英國大半人都醉心自由，所以有自由運動（Liberal movement），安氏在他的論自由(Doing As One Likes)裏面，曾經批評這種流行的自由思想。他說英國個個人都想行其所欲，要爭吵就爭吵，要示威就示威，要擾亂就擾亂，要做什麼就做什麼，這種放肆的行動，必定把英國弄成混亂的狀況。安氏以爲自由不過達到善的一種方法，自由本身並不是善。我們不能把自由看做目的，我們任意各行所欲，一點不受檢制，這種行爲是決定不能達到善的。我們要達到善，必定要循眞理性的標準努力做去，決不能趁一時的衝動任意做去的。他以爲這種標準得之於批評，因爲批評是不計功利的研究古今最精美的思想和言論的。他又說這種標準最好是由「政府的動作」保持他，並且把他普及全社會。

上面已經說到安氏的理想的「政府」（State），安氏的「政府」是什麼意思呢？那一個人來把那種眞理性的標準普及社會呢？在這個地方安氏又和加萊爾氏不同了。依加氏的意思，是把這種權給少數有賢才的貴族（Aristocracy of talent）手裏，但是安氏對於這種解決是不滿意的。他以爲貴族政治在今日已不能存在，並且一個階級不能統治別個階級，因爲各階級有各階級的需要，

甲階級不能知道乙階級的需要，怎能够治乙階級呢？現在人只曉得打破貴族階級，使中等階級受貴族階級的權利，使下等階級享受中等階級的權利，就以爲減少人類的痛苦。但是社會上還有階級，還有痛苦；人類還沒有得着幸福。安氏想從根本做起，他想把一切的階級都廢除，使社會人類全受文化的浸潤，而後所產出來的「政府」才是完全代表人民攝行的機關。這是安氏理想的「政府」。

前面說過一個政治批評家，必能徹底考察社會情形，仔細看出社會上各階級根本錯誤的地方，安氏在他的 Culture and Anarchy 書裏面就做了這種事情。他仔細視察英國社會各種組織和各階級的特性，他按普通人分法分社會爲三等：(一)高等階級，安氏名之爲「野人」(Barbarians)，(二)中等階級，安氏名之爲菲力斯丁 (Philistines)，(三) 下等階級，安氏名之爲平民 (Populace)，安氏說貴族階級是野人的緣故，因爲貴族階級還沒有脫去野人的氣習。野人有強烈的個人主義，各行其欲，貴族階級也是如此；野人喜粧飾外觀，貴族階級也是如此。他們喜歡粧飾外觀，可以說是他們的外表文化。安氏說中等階級是菲力斯丁，卽是「光明」的仇敵，(Enemy of the Children of Light)，是不計功利研究思想藝術的人的仇敵。菲力斯丁只曉得做生意，造工廠，造鐵路，造橋，開拓實業，建設公司。他們只崇信機械的功用，天天過物質生活，享受物質的安樂。他們專注意現象界的事情，再不注意到精神界的。這種人是安氏痛斥得最力的。下等階級大半爲勞工，這種人大都是很貧苦的，都是沒有受過教育。安氏以爲稱他們爲平民是很適合的。安氏把這三等階級的壞的地方，太過不及的地方，一齊看出來，到後了他說只有文化能救濟他們，這在上面已經說過，現在不必說了，但安氏又說到社會階級雖可分成三等；野人，菲力斯丁，平民，雖有過失，但是他們這種過失人人都不免常有的。人人有這種過失，是人類的天性。但我們不能順從我們的天性，我們對於這種天性必定要加以制裁。那些能對於這天性加以制裁的人，安氏叫他們爲「中流砥柱」(The saving remnant state)，安氏以爲只有這種人才能造出新社會來。

安氏的「中流砥柱」和加萊爾氏的「賢才貴族」，性質職務都不同。加氏所倡的「賢才貴族」是爲救英國而發的，安氏所倡的「中流砥柱」是想漸漸的來革新社會的。加氏所倡的是重天賦的才能，就是重天才。但天才是生來的，學不到的。安氏以爲天才這樣東西是世界上很少的。甚至幾十年，幾百年還沒有眞第一流的天才出現。但他說世界無論那個人，都有一種天性，就是人人都想知道他們自己，知道世界，都想求得知識，都想求得上帝的理想和意志，並且廣布上帝的理想和意志，換一句話說，就是人人都要完成，都

力求完成文化，是使我們達到愛甜光完成的工具這種性情無論那一界人——是貴族中等階級，或是下等階級——都有的。而且人人都想把這種性情表現出來，表現自己是「人」，並不是野人，或是菲力斯丁；所以安氏的「中流砥柱」的意思是人人要做端正完美的一個人。安氏這種理想雖很高但是人人都能達到，人人要立定志向努力向前做去，大概都做端正完美的人。不若加萊爾氏所倡的是常人難企及的因爲天才是天賦的，隨你怎樣努力也不能做天才，如其空唱高調，那就不如做實際上的事情，勉人人做端正完美的人了。

加氏所倡的主義對於平民是完全不顧的；他把平民都當作蠢物，都是無才，應當受人制馭的，所以羣衆唯一的職任是服從。穆勒氏又說羣衆大都是很有理的人，並不蠢愚。加氏穆氏兩個人都趨於極端，趨於極端就有流弊。安氏矯正他們的錯失，主張把羣衆潛伏的智力翼翼的培養出來，並不是說羣衆絕對有智慧，也不是說羣衆絕對沒有智慧的。

上面拉雜的說了一大篇，現在把安氏的政治思想和社會思想，總括起來他以爲近代政治家必得順德謨克拉西做去，眞政治家最重的目的是造成一種有甜有光的社會。「政府」(State) 是達到這個目的最有效驗，最有勢力的一個工具。但「政府」要做事做得合宜，做得快，做得有效，必定要很好的科學的組織和行政。這種「政府」是助人民得到智識的，美的，道德的完成的政府。如果有舞弊的事情，或是做不合宜的事情，人民的批評可以常時監督他，管束他，使他在社會上做教化人類的事情，教人爲人之道。

此篇多參考 Sherman 的 Matthew Arnold: How to Know Him.

天鶚附識

安諾德文學批評原理

華林一

從前不惟文學家，就是一般人都鄙視批評 (Criticism)，以爲批評不過是些無聊的人專以尋求別人的過失錯誤的文字；他的本身，沒有什麼價値。我們中國，如今還不知有多少人，把「批評」兩字當作全是說人家不好講；以爲批評別人，是一己之敗德，是輿人格的行爲，是自己「刻薄」「不恭」的表現；所以說「罔談彼短」。這也許是中國人崇尙謙恭的結果。單就文學批評而言，也在在足以

使我們懷疑，在在足以使我們感覺批評文字之不可靠。例如安諾德說擺倫是英國十九世紀第二大詩人，而施溫伯（Swinburne）則以為擺倫不過是二等詩人，不足與華次華斯，薛雷，克次等相提並論。這樣看來，文學評論的作用與價值，實在令人難曉。所以史帝芬（Leslie Stephen）他說：『我們要鑑賞文學，那些批評文字，愈少讀愈好。』莫利思（Morris）更罵得利害。他說：『批評家都如乞丐一般，把他對於別人的意見，出售與人，藉以謀生，豈不可笑？而人們覺願購買，尤為奇異！』也可見他們對於批評的意見了。

如今却看安諾德對於文學批評的態度：文學批評是個人對於文學，對於文學作家，或特殊作品所發表的意見。這些意見在個人自己固然發於中心，自以為是眞確不二的見解，但這見解未必定能得人人的同心，也未必定是不謬。因為人們的性情好惡，環境各有不同，所以同是一書，各批評家所下的判斷，往往有很大的出入；各人的學問經驗，亦有深淺之不同，他們的見解，自然又有高下之差異了。況且眞理這樣東西，我們無論如何是不能獲得的。如果眞理一旦獲得了，那末什麼爭辨都沒有了，什麼討論都用不着了，還有什麼批評，還有什麼文學批評呢。因為眞理惟一，這惟一的眞理已經得了，便無眞僞之辨，便什麼問題都沒有了。故眞理非人力所能獲得的，人類也正不必設法獲得這眞理。文學批評的最大最重要的作用，並不是想求得絕對的眞理，只要我們能向眞理的路上走，能日近眞理，就算達到目的了。安諾德說：『常常試欲向各方面接近眞理，不中止，不歎息，也不過於勇猛前進，自信自負，惟有這樣，我們人類或可希望一見這神祕的女神（案指理想指眞理）而這女神，我們還只能見其大略。』照這話看來，安諾德也以為眞理的價值，是要靠個人與個人的見解的。評論家如果眞心誠意，以走近眞理為目的，那末他們的意見及判斷，雖時有出入，我們却不能因為他們不一致，就懷疑其價值，就鄙視文學評論的本身了。

華次華斯恨當時的批評家，所以說：『那些評論家，如果把他們批評別人的著作的時間，去從事創作，不論他們創作的是什麼，總比化了時間去批評別人的著作好些，因為從事創作，纔能知道他自己的程度，而對於別人，也少犯無數傷情的事情。』華次華斯這話，非惟以批評文字為廢文，且以為無用而反有害了。其實批評與創作，各有其價值與作用，我們不能輕視評論，就和我們不能輕視創作一樣。照安諾德看來，文學批評的價值與作用，實在大不可言。他說：『自由的拿創作的能力去從事創作，自然是人生最高的作用，因為自由創作，我們能够得到眞正的快樂，但若一人不把他的自由創造的能力用來創造文學與藝術，他把這能力用之於別的地方，我們也不能阻止他的。（中略）創作文學和藝術，雖是極高貴

的事業，然而並不是什麼時代，在什麼環境，都可以有的。不能有創作的時代，也要從事創作，恐怕徒勞無功，倒不如從事預備的好。因爲要創作，必定先要有現成的材料，沒有材料，創作的能力也無從下手。文學創作的材料，是「意思」(Idea) 先有流行的意思，而後纔能有創作的文學。』他以爲文學家的事業，並不是要發明新的意思，只是做總合解釋的一種事情。所以必定要先有意思，感動了他創造的衝動，然後他纔能創作出好的文學來。他所謂大作家，必定要有大時代及豐富的背境，就是這個道理。不過大文豪及大時代，很不易兩得的。有時其時代材料很豐富，只是沒有眞正大文豪來表現；有時有了具天才的人，又苦沒有相當的材料。文學批評的最大事業，就是『要造成一種富於知識的空氣，(Intellectual Situation) 以備創造能力的採用；要造成有系統的意思，這意思雖然不是絕對眞正的，比較看來，總可說是眞正的；要使最好的意思，佈滿於知識界。到這些新意思風行於社會之後，眞理所在，就是人生所在，然後社會上各處都起重大的變動，從這重大變動裏，就生出偉大的文學創作時代來了。』這樣看來，文學批評，是開文學創作的先路的功人；有文學批評先造成最好的意思，先開闢清了路徑，先預備了材料，然後創作的能力纔能動手施行。然則文學批評的事業，何等重大！那裏容人輕視呢？

退一步講，無論什麼作家，想創造有價值的作品，也應該要有批評的能力，和批評的精神。譬如詩人，他於作詩之前，應該作一番人生的觀察，先要洞悉世道人情，有眞正精深的經驗，然後一字一語，纔能免違情背理之病；可是現今的世界，現今的人生，多少複雜，多少混繁，要是一詩人沒有批評的能力，他斷乎不能辨別分理，斷乎不能得到確實眞切的概念，表現到文字上，也斷乎不能完全；這樣的詩，還能引起閱者的同情嗎？總之，文學評論，是以求「實」求「眞」爲目的的。他的事業，是要分別高下，使最好的意思，風行於社會上。他的地位，並不低於創作。換句話說，就是文學批評有極大的價值與作用罷了。

觀上所述，安諾德對於文學評論的態度，大概明白了。現在我們再講他文學批評的原理。

無論什麼批評家——文學批評家尤然——他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嚴守他的規則。這規則是什麼？就是「不志乎利」(Disinterestedness) ——和一己沒絲毫利益的關係。因爲我們倘或「志乎利」，那末我們就不能自由的批評，就不能說我們要說的話了。這個意思，安諾德看得極爲重要。我們讀他的書，處處可以看見他發揮這個意思的文字。他說：『批評家的事業，是要知道世界上最精美的思想，最精美的知識，還要把這最精美的思想知識，造成一

種有眞正新鮮意思的空氣。他用他相當的能力，眞心誠實的做去。這就是他眞正的事業了。別的事情，都不在他責任以內。結果有效沒效，可以實用不可以實用，都不是他應當顧及的。』但是這原理，我們講是很容易講的，實行起來就知道難了。我們試把社會上一般的批評文字拿來看一看，有幾篇不有政黨的臭味！有幾篇不帶營業的性質！有幾篇不是互相標榜的文字互相謾罵的文字！沒有利益關係私人關係的文字，實在很難找得出來！譬如愛丁堡雜誌，是國民黨的機關報，他們的評論，就以國民黨的主張爲根據，與他們的主張相合就好，不合就反對。又如季報是保皇黨的機關報，他們的評論，就以保皇黨的主張爲根據，與他們的主張相合就好，不合就反對，也講不到眞理。不偏不私獨立獨行的評論，簡直沒有。中外學報安諾德以爲是最公平最無偏的，然而竟不爲英人所容，不久就停刊了。這樣看來，我們也可知道獨立無私的批評家之難爲了。眞正的批評家這樣少見，也無非是這個原因。

安諾德平生最不喜抽象普通的定義；然而他對於文學批評，倒下了一個很明白很簡單的定義。他說：『我自己的批評的定義是：沒利益觀念，只努力去研究世界上最精美的知識與思想，然後再把這最精美的知識與思想傳播到人人的腦裏。』從這個定義裏，我們很可以看出安諾德的世界主義來。他想以世界的學術爲單位，集合世界上最精美的思想知識和言論，造成彼此共同的結果。一個批評家並不是懂得自己一國的文學就算够了。因爲一國的思想知識是極有限的，况且我們把外國文學來和本國文學比較研究，纔能了解本國文學之所長及其所短，外國文學之所長及其所短也就明白了。他說：『英國並不全有世界上最精美的知識和思想，大部分的最精美的知識思想，是要到外國文學裏去找的。』又說：『我們應當把全世界文明的國家，當作一個集合體看，知識方面精神方面，都以全世界爲一大團體，向一個普通的目的，幷力合心的做去。這團體裏的各分子，都有他們過去的文化，根據過去的文化，相互進行，這就是歌德的理想。他的理想，不久將成今日社會普通的理想了。』因爲照安諾德的意思，文學批評家是祇以最精美的知識與思想，是問不顧什麼疆界的。安諾德自己也能够實行這個主張；我們試把他的批評文字統計起來，恐怕批評外國文學的，倒比批評英國文學要多些呢。

文學批評本來是一種工具。批評家是要辨別眞僞，辨別善惡，使新鮮的意思，佈滿於人世，以達最高的文化，使世人得享完全之人生。安諾德再三申說，我們人生，必當向各方面平均發達，不應重此輕彼，以致失去完全之人生。又說：『我的目的是要使人之全體，完全發達，使各方面連接融合，還要使各部分都發達到極點，不使

一部分稍有欠缺。』懂得他這層意思，我們纔能明白他許多批評文的目的。他立志要拿世界上最精美的思想與知識來造成完全的人生。文學批評論家應當以這意思爲根據，然後他的批評纔能有補於世。因爲人生是由多種能力組織而成的，這多種能力都有他們一定的用處，都應當平均發達的；譬如道德能力，知識能力，美術能力，及社交能力等，那一種是可以缺乏的？所以安諾德道：『文化是要以人類各方面的經驗幷合起來，纔能得一完全滿足的解決；這各方面的經驗是包美術，科學，詩學，哲學，歷史，宗教等而言的。這是他的文化的定義，也就是批評家的事業。現在却看他一生的活動。他對於重要的運動，都加以評論。文學自然不必說，就是對於教育，宗教，政治，社會也都有一己之主張，個人的論斷。如"Popular Education in France"，"A French Eton"，"Schools and Universities on the Continent"，"High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 in Germany"等書，是論教育的。"Culture and Anarchy"一書大概是論政治與社會的，而散見於他的雜文裏尚多。"St. Paul and Protestantism"，"Literature and Dogma" "God and Bible"，"Last Essays on Church and Religion"等書是論宗教的。他所說的，幾乎與無論什麼人都有關係，範圍之大，也可以想見了。但他的範圍雖大，批評雖廣，却有中堅的主張；根據他中堅的主張去批評學術之各方面，所以議論一致，毫無矛盾。這就是他特長的地方。

我在這篇文裏，想把安諾德普通的文學批評原理，尋求出來，其實他最不喜抽象空虛的原理與定義的。他以爲文學評論家最忌的，是先有了一己的原理。因爲一個批評家如果先有了原理，他就不得不去找材料來證明他的原理。他自己的原理錯不錯，他却不講，祇勉強去找和他原理相合的材料，來做他的主張的證據。這是最危險的一件事。他說：『有的批評出於無知；有的出於不解；有的出於嫉妒。還有一種所謂系統的批評。這種評論，最沒有價值；因爲這種批評的作家，並沒有看清楚他所批評的東西，他只想利用這東西以證明他的原理；對於他所批評的東西，他並沒切實的議論，也不講明他自己不解的所在。』這些評論家，長於傅會，善於合湊。譬如我們中國抱國粹主義的學者，以爲無論那方面，中國總比外國好，雖彰明昭著人人知道的地方，他也竭力的尋求了些無什麼關係的證據來辯駁。至於反對國粹主義的人，則凡是中國的，都以爲不足取，凡是外國的，總比中國的好。這種批評家，都是因爲先有了成見的緣故。有了成見，他們的論斷，就不能自由了。

文學批評家與考據家有別。文學批評家只要能夠辨別優劣，有鑑賞文學的天才，高深的學問，並不是必要的。至於考據家，專研究

事實，專研究文學家的生卒年月，著作出版年月，及作品與環境之關係等，而於其文學的本身之優劣本身之價值，倒忽略不講了。所以安諾德說：『牛門 (Newman) 君說我懷惡意錯了，說我不學他是完全對的。可是我非惟不肯改過，我還以為評詩，我情願比我現在還要不學些。我們評詩，於各方面皆宜守平均的態度，一方面稍重一點，這事情就壞了。性情和想像固然能够損壞我們的批評，就是學問也是能够損壞我們的批評的。』因為乾枯的學問愈加，賞鑑文學真正的滋味的能力就愈喪失了，批評的能力更不必說了。

以上所述，都是安諾德對於文學批評的態度，及他的普通重要的原理。現在我們再說他文學批評的方法。

文學批評的方法大概可分為三種。一名裁判法，一名印象法，一名歷史法。裁判法 (Judicial method) 創於亞立士多德。亞氏在詩論裏立了詩學原理，因為他的原理都很合於情理，都是根據希臘詩家的著作而立的，所以影響極大。亞氏以後的評論家，都認亞氏詩論為批評的最高根據。他們批評一書，不過把這書押到亞氏的法庭上，根據亞氏的原理來決斷這書之價值罷了。這種評論法，至今猶存。其法之最要的是標準。這標準並不是定於一己之好惡，是存在於個人之外的，是相傳下來的。這派批評家最竭力反對的，就是個人為批評一切的根據的言論。印象法 (Impressionistic method) 起於何時，很難確說。有說是創於朗吉納 (Longinus) 的。這種批評方法與有規律的批評方法相反。他們批評一文的優劣，只看其文是否能感動他們的感覺，是否能引起他們的同情。要是能引起他們的同情，能感動他們的感覺，其文就好，更不必問什麼理由。所以這派批評家並不以批評的能力來批評，他們是以官覺來批評的。他們的事業，不過是把他們對於一文所受之印象，所得之快樂寫出來與閱者共享，並沒有什麼根據，並沒什麼原理的。班德 (Pater) 說：『批評家最重要的，並不是抽象的美術定義，是要有一種性情，有一種能力，能够見美麗的東西而深為感動。』這話很可代表這派評論家的方法。歷史法 (Historical method) 發達最遲，在歐洲是近代的產物。這種批評的目的，並不是在評斷文學作品，並不是要定其作品的價值，也並不是像印象派的批評家，要把他們所得的快樂傳給閱者。這派批評家，是要解釋文學作品，考證某作品作於何時，在怎麼的環境之下，怎樣會有這事的作品，與作家的時代有什麼關係，與那時代別的作家有什麼關係等問題。這派批評家的事業，是科學的事業，並不是真正的文學批評，所以又稱為科學的批評 (Scientific Criticism)。

我們要問安諾德究竟是用那一種方法呢？我以為他是三種方

法並用的。不過對於第一種比第二第三種似乎更多用些。因爲他的判斷文學作品的價值，嚴重無情的態度，確切無疑的論斷，不時引用別的批評家的言論，對於文學標準的堅持，都是古代批評家所採用的方法。況且他對於歷史法印象法，都有反對的言論。他說：『一首詩或一詩人，可以用歷史方法來評斷，可以用個人方法來評斷，也可用眞正的方法來評斷。如果拿歷史方法來評斷，那就要研究一國之文字思想與詩的演進的程序，把這詩或詩人看作歷史上全體演進的一部分，就不得不說這詩或這詩人的重要，而過譽其值，其實並不是這樣重要的。這種謬妄評詩的方法，我們叫他爲歷史方法。我們評一詩人或一首詩，也可以個人爲根據，因個人的愛惡，對於某詩人的著作，以爲怎樣重要，其實此詩人的著作並沒像他說的那樣重要，這也是過譽，也是謬妄的。這種評詩的方法，我們稱之爲個人方法。』這樣看來，他對於歷史法和印象法，當然的不贊成了。但他也不是純粹的裁判法；因爲他常說知識要解放(Intellectual deliverance)，評論要獨立，不受外界的節制。我以爲他的方法，是以個人批評的能力爲中心，加以相當之學問，再拿別的大批評家的言論來作參考，自由的批評文學價值的高下。這就是他所用的方法，這就是他所謂「眞正的方法」。用這方法來評論文學的高下，並不在於立出抽象的定義抽象的原理來，以該括一切，而在於引具體的例，來表明文學之優劣。他說：『誦讀文學批評家的批評，遠不如直接去鑑賞最好的詩爲佳。就是我們不得不批評的時候，我們也不要講怎樣是最高品質，爲什麼是最高品質，我們只說最高品質是什麼在什麼地方就是了。』這一段話，很可表示他的方法。

我們現在再把以上所說的話，總結起來。安諾德對於文學批評，十分重視，以爲文學批評，有極大的作用與價值。其作用與價值，並不亞於創作。文學批評家的事業，是要研究貫通全世界最精美的思想與知識，無偏無私，自由獨立的論定其價值，再把最精美的思想與知識，廣傳到人人的腦筋裏，以造成完全的人生，以造成完全的文化。這是安諾德文學批評的目的，也就是各批評家應持的目的。

本篇取材，多有資於 Brewster's "Specimens of Modern English Criticism", Gate's "Introduction to Selections from Matthew Arnold" 及 Sherman's "Matthew Arnold: How to Know Him" 附志於此。

安諾德的詩歌研究

顧揭香

一安諾德的詩歌著作時期——安諾德一生的光陰大半消在文墨之中，他的詩歌的著作，可算在少壯時代。當他三十八歲的時候，他寫了一封信給他的母親，說他要暫停批評的生活，消磨後來的十年去寫詩歌。他又繼續說道：『這十年以內，倘使一個人能夠決意從事詩歌，還不算遲；但是假使把他忽略過去，不想利用這時機，那這個人的詩才，恐怕就要漸漸的冷淡，而沒有作詩的希望了。安氏此時，已經寫了許多詩歌；雖然他後來又供獻世界上些精美的，但是他的影響，沒有壯年所作的那樣深而且大。後三十年中，他簡直與詩歌脫離關係，做了些教育的事業；又在牛津大學當詩學教授，同時更做了許多批評的文章。所以到了暮年，他的批評的聲譽很高，直到現在，他批評的精神，仍然存在世上，然而詩歌的價值，也不容滅沒的。

二安諾德的詩歌和他的生世——論到安氏的詩歌，和他生世的關係，批評家常有束手之苦。何以呢？因爲我們對於他壯年的狀況，不很詳悉。他那時詩集的出版，還可以知道一點；但是他們很少在寫後就出現。加以常常的整理，常常的刻印，所以出版的先後與著作的先後；沒有一定的程序。因而詩歌與生世實在的關係，那就無從查考了，

不過我們讀到他的詩，覺得有許多很像從經驗裏描寫出來的。例如全集中約有二十首是與 Margerite 有關係的，把對於她的感情和思想，都陳於讀者之前。我們能夠承認他們純粹是想像的嗎？其他詩如 A memory Picture 能夠寫出來沒有一定的人，和一定的事實在心裏嗎？批評家都承認 A Memory Picture, On the Rhine, The Terrace at Berne 等詩，一定是詩人實在的經驗。就 Marguerite 而言，有人說安氏當未婚以前，在大陸上遇見一個法國的女子，就是 Marguerite。兩個一時生了愛情，頗有白頭偕老之意。那知道後來兩下情意漸薄，都承認分離。這是一個例子，倘使我們再讀其他與此相關的詩，更可以得些根據。

這一類的詩，並不是安氏的傑作。雖然也有些靈感，然而還沒有曲盡其妙；所以當時的批評家，都不大喜歡他。後來也有人能夠欣賞，但是論到安氏的優點，他們還不在引詩之列；不過讀者假使要知道安氏詩歌精神之所在，到也不能疏忽他們呢。

比以上所講較好的詩，就是一八五二年出版的 Empedocles on Etna。這些詩寫得很活潑，恐怕安氏在一八五二年以前所做

的，甚至在第一卷出版期一八四九年以前所做的。何以見得呢？因為在他們出版的時期，安氏已與某女結婚。若說在此快樂時期，寫出不得意的戀愛詩，那就荒謬了！然而說他是實事，卻勢不可能；說他不是實事，又覺奇特可笑。所以安氏對於 Marguerite 所寫的詩，我們儘可以把他們歸到初次所寫的詩歌裏面去。

這些詩，都從實在經驗裏產出來的。例如 Resignation 卽眞有其人，並眞有其事。不過裏面所有的人，地，事實，詩人借來表示他的思想罷了，並沒有直接的關係。然而 Marguerite 的詩就不同。他們是有直接關係的，從實事裏出生的情景和想像。可惜我們不知道他們原來的事實究竟怎樣？又如他的 A Dream 並不是我們一定要說安氏有這種夢想，實在是我們不能十分相信他的景色，完全由想像力創造出來的。

讀了這一類的詩，我們覺得詩人感情上有些苦痛，且引例來證明。

TO MARGUERITE

Yes! in the sea of life enisled,
With echoing straits between us thrown,
Dotting the shoreless watery wild,
We mortal millions live alone,
The islands feel the enclasping flow,
And then their endless bounds they know.
But when the moon their hollows lights,
And they are swept by balms of spring,
And in their glens, on starry nights,
The nightingales divinely sing;
And lovely notes, from shore to shore,
Across the sounds and channels pour——
Oh! then a longing like despair
Is to their farthest caverns sent;
For surely once, they feel, we were
Parts of a single continent!
Now round us spreads the watery plain—
Oh might our marges meet again!
Who order'd, that their longing's fire
Should be, as soon as kindled, cool'd?
Who renders vain their deep desire?—
A God, a God their severance ruled!
And bade betwixt their shores to be
The unplumb'd, salt, estranging sea.

全篇都是隔離的意思，他說人的分離，好像些島嶼被 The unplumbed, salt, estranging sea隔開詩人和 Marguerite 就是這樣。為什麼到這種地步的呢讀其他一首，我們可以知道，第一因為沒有和她相配的人；第二因為她厭棄塵世不願墮入情海；第三退一步想，假使為時不遲，又不將舊事重提，那他們還可以相見一處。既而又轉想道她沒有了解她真正的自己。最後他說無論何人，都是單獨的。在 The Terrace at Berne 安氏把世人的聚散，和海洋的浮木一樣看待：

I will not know! For wherefore try,
To things by mortal course they live,
A shadowy durability,
For which they were not meant, to give?
Like driftwood spars, which meet and pass
Upon the boundless ocean-plain
So on the sea of life alas!
Man meets man—meets, and quits again.

再看他的 Despondency：

The thoughts that rain their steady glow
Like stars on life's cold sea,
Which others know, or say they know —
They never shone for me.
Thoughts light, like gleams, my spirit's sky
But they will not remain.
They light me once, they hurry by
And never come again.

從這首看來，好像沒有人知道究竟生命裏含有什麼意思？

總之這一類的詩，說來說去，不外隔離兩個字。假使沒有實在的事，詩人何至於這樣的失望，這樣的沈痛呢？

除以上所舉的，我們可以再找出幾個例子，和詩人少年的生活和環境有關係的。在他的 Resignation 上面有一段道：

And now, in front, behold out—spread
Those upper regions must tread!
Mild hollows, and clear heathy swells,
The cheerful silence of the fells.
Some two hours' march with serious air,
Through the deep noontide heats we fare;
The red-grouse springing at our sound,
Skims, now and then, the shining ground;
No life, save his and ours, intrudes
Upon these breathless solitudes.

這是描寫詩人家鄉山谷的風景。其他諸詩，如 Epilogue to Lessing's Laocoön, Bacchanalia, A Summer Night, The Youth of Man, Lines written in Kensington Gardens, The Youth of Nature, 等我們讀過以後，總覺得他們有兩點相同；第一就是每一首詩裏，都有眞事實做他的背景。我們知道詩人曾經和 Fausta 浪遊名勝之地；和某朋友閒步於 Hyde 花園；曾經獨自徘徊於黃昏時候；曾經一天晚上，當月亮兒升到樹巔，他忽然想起從前山旁水邊息宿的一夜；曾經和某朋友登 Richmond Hill 俯視太姆士河；曾經自己靜悄悄的，臥在Kensington花園草地上；曾經在六月的一夜，泙遊 Grasmere 水上。這許多——朋友，風景，事實——都從詩中現露出來。第二就是詩中的朋友，風景，事實，沒有一個不是思想的起點。至若思想的建設和程次，當然不同。而且思想的表現於外，必經過常久的鍛練，不是隨意寫出來；所以讀了 Resignation 知道詩人責任之所在；讀了 Epilogue 和 Bacchanalia，知道詩人在世界上的位置；讀了 A Summer Night，知道人生的前途。

總括一句，安氏的詩歌，照我們的考據看來，有些是從經驗裏寫出來的。並不是完全從想像中創出來的。

三　安諾德詩歌中之思想和感情——能代表安氏思想的詩，皆係他的傑作。如Dover Beach, East London, The Buried Life 等。還有對於他的朋友所寫的 Memorial Verses 和 Thrisis，對於他父親所寫的 Rugby Chapel，總有些特別的意思。又如 Stanzas from the Grande Gbartreuse 和 The Scholar Gipsy，也是很好的例子。後者却是一篇人生的批評，或理想的人生。我們下面要討論的，就是這一首。

Scholar Gipsy 不僅是一個自然界和書籍的愛者，他幼年就具有獨一無二的目的，獨一無二的主張。不像現在世界上的人，行動不定，慾望無窮。甚且時常變動，猶疑不決，好像水上的浮萍，隨風飄蕩，毫無定向。Scholar Gipsy 是一個堅定不變的人，立志果決，他的目的和希望，我們却不知道。因爲他多疑，凡要求知他祕密的人，他總杜門謝絕。他有世界上所無的；他有透切精密的思想；所以他活潑自由，胸有成竹。詩人看看自己的時代衰頹不振，萬事多變，自然覺得 Scholar Gipsy 可親可愛。在安氏詩中，假使 Scholar Gipsy 只有一個職務，一個目的，一個希望，那現在的 Scholar Gipsy，與以前的 Scholar Gipsy 就大不相同。安氏心腹中所崇拜的，是現在的，是那永久不朽的不同之點。

安氏以爲現在世界上的人，缺少理想，所以大家都入於危險。當他想到他的朋友Clough，他以爲他不能與這理想相接觸，不能還

還於 Scholar Gipsy 所住可愛的鄉村裏；因爲他不能離開那不愉快生活的人羣中。他的簫管發出來的聲音，很不調和；他所奏田野的音樂裏合些人們的爭逐，人們的痛苦和呻吟。然而他到死仍然保守那需要固定理想的態度，他相信他所需要的明光還在那裏發射呢。

相似的意思，又可得之於 Memorial Verses，擺掄給我們知道情慾的奮烈：

When Byron's eyes were shut in death,
We bow'd our head and held our breath.
He taught us little ; but our soul
Had felt him like the thunder's rool.
With shivering heart the strife we saw
Of passion with eternal law ;
And yet with reverential awe
We watch'd the fount of fiery life
Which served for that Jitanic strife.

哥德給我們知道眞理的寶貴：

His eye plunged down the weltering strife,
The turmoil of expiring life—
He said : The end is everywhere,
Art still has truth, take refuge there :
And he was happy, if to know
Causes of things. and far below
His feet to see the lurid flow
Of terror, and insane distress,
And headlong fate, be happiness.

到了華次渥斯，他把我們從懷疑，階級，紛擾中，引到自然界裏去享受世外的樂趣，所以我們困惑裏仍然覺得爽快；爭逐裏仍然覺得平和；變遷裏仍然覺得穩固。

Wordsworth has gone from us—and ye,
Ah, may ye feel his voice as we !
He too upon a wintry clime
Had fallen—on this iron time
Of doubts, disputes, distractions, fears.
He found us when the age had bound
Our souls in its benumbing round ;
He spoke, and loosed our heart in tears.
He laid us as we lay at birth
On the cool flowery lap of earth,

Smiles broke froms us and we had ease;
The hills were round us, and the breeze
Went o'er the sun-lit fields again;
Our foreheads felt the wind and rain.

讀了，"Elegiac Poems"每一首裏我們都可以得點不同的思想。惟有一種感觸，大致總相似。就是在這黑暗多變的世界上，想有些固定不移的東西。在 A Southern Night，他說地中海邊的曠野，和印度山旁的平原，給這世界上的人，做將來永久休息地，恐怕還是一個夢想。在 Haworth Churchyard 他對於 Charlotte Brontë 惟一的希望，就是要她常常享受寧靜的睡眠。再看 Rugby Chapel，他對他的父親說道：

Yes! I believe that there lived
Others like thee in the past,
Not like the men of the crowd
Who all round me to day
Bluster or cringe, and make life
Hideous, and arid, and vile;
But souls temper'd with fire,
Fervent, heroic, and good,
Helpers and friends of mankind.

他的父親，不僅是一個人自己能從正路上跑到天國裏去，並且時常指導他人走同一的方向。然而在現在時代、那就沒有這種人了。現在的人，只知道 Bluster 和 Cringe，這兩個字說得何等的痛快。在同一首詩上，還有一段他描寫現代的生活，實在盡善盡美，請看下面：

What is the course of the life
Of mortal men on the earth?—
Most men eddy about
Here and there—eat and drink,
Chatter and love and hate,
Gather and squander, are raised
Aloft, are hurl'd in the dust,
Striving blindly, achieving
Nothing; and then they die—
Perish—and no one asks
Who or what they have been,
More than he asks what waves,
In the the moonlit solitudes mild
Of the midmost Ocean, have swell'd
Foam'd for a moment, and gone.

他目覩當時社會上的情形，到處現出墮落的景象，所以憂傷抑鬱。作而爲詩，也覺得他的音調怨感沈痛。如

Wandering between two worlds, one dead,
The other powerless to be born
With nowhere yet to rest my head,
Like these, on earth I wait forlorn.
Their faith, my tears, the world deride:
I come to shed them at their side.

又如

Ah, love, let us be true
To one another! for the world, which seems
To die before us like a land of dreams,
So various, so beautiful, so new,
Hath really neither joy, nor love, nor light,
Nor certitude, nor peace, nor help for pain;
And we are here as on a darkling plain
Swept with confused alarms of struggle and flight,
Where ignorant armies clash by night.

這是從 Dover Beach 裏面摘出來的。全詩第一給我們一幅靜寂自然界的圖畫，第二給我們一點人們情愛的印象，第三給我們對於信仰缺乏的意見。最後因爲他苦痛塡胸，所以不得不傾向他旁邊的人，拿她當作在這無知無識的錯亂世界上一個安慰者。

大凡詩人在世上，既然尋不到什麽快樂，他就覺得他的生活中沒有意思，因而想出許多方法來解決他的困難。他或者遁跡山林，去與自然界——山，水，木，石——爲伍，或者就與塵世作永久之別離，用自殺的方法去解脫他的靈魂。我們知道安氏並不是這樣的人，他既沒有想做一個隱逸之士，又沒有想到自殺的方法，然而他相信死是解脫的上策。試讀 Requiescät:

Strew on her roses, roses
And never a spray of yew!
In quiet she reposes;
Ah! would that I did too.
Hermirth the world required;
She bathed in smiles of glee.
But her heart was tired, tired,
And now they let her be.
Her life was turning, turning,
In mazes of heat and sound;
But for peace her soul was yearning,
And now peace laps her round.

Her cabin'd, ample spirit,
It flutter'd and fail'd for breath
To night it doth inherit
The vasty hall of death.

他自救的方法，是把自己忘去。對於種種煩惱，給以淡泊的態度，仍然奮力進行，不把無限的愁緒放在心頭。讀他的Self Dependence，更可以知道他的心境。我現在把該詩末了的一段錄在後面。

O air-born voice! long since, severely clear,
A cry like thine in mine own heart I hear:
"Resolve to be thyself; and know, that he
Who finds himself, loses his misery!

除以上所引的，還有 Quiet Work, A Summer Night, 都含有相同的意思。因為他們篇幅太長，現在不能列舉了。

總之詩人的寫法雖不同，而他的主意只有一個。就是希望在此勞動喧嚷騷擾不定的世界上，得些休息，平和，安靜。只此一點，把他婉轉反覆的說出。不過我們要知道，並不是安氏惡奮鬬，惡競爭，因為安氏也能奮鬬，也能競爭。也不是安氏惡煩惱，惡困難，因為安氏早知道生命不是像道旁的旅館，專供給住息和快樂。但是人羣中缺少目的，缺少標準，缺少觀念。人人都在那裏東奔西走，從事工作，但是沒有人知道他們做的是什麼，或者為什麼他們要這樣去做。大家願做什麼，就做什麼，看來好像忙碌得很。可憐他們所做的，自己還不知道是好是醜，正與不正，所以又缺少識別的能力。這是安氏所以唏嘘長嘆，終日想求安息的緣故。

四 安諾德的敘事詩——以上所講的，大概屬於抒情詩一方面。以下要講的，是敘事的或戲劇的。抒情詩與敘事詩主要的區別，我們可以簡要的說幾句。抒情詩是從詩人思想，感情，人生觀裏寫出來的。敘事詩是詩人受了世界上事實的影響，就拿發現的事實來做他的材料。所以前者是因為內部的刺激；後者是由於外部的反應。安氏的敘事詩，有 The strayed Reveller, The Forsaken Merman, Sohrab and Rustum, Tristram and Iseult 諸篇。我們可以逐一的加以討論。

Strayed Reveller 當此詩付印的時候，批評家對於他並不十分滿意。有的說他供獻一點巧妙的思想；有的說他僅有些想像。除此以外，就沒有什麼讚語了。其實他的價值那止這兩點呢。上面有極好戲劇的背景，並作者對於詩歌的高見；而他最能引動人的，是人物的描寫。安氏藝術的完備，於此也可見一斑。略舉一二段於下。

They see the centaurs
In the upper glens

Of Pelion, in the streams,
Where red-berried ashes fringe
The clear-brown shallow pools,
With streaming flanks, and heads
Rear'd proudly, snuffing
The mountain wind.
They see the Indian
Drifting, knife in hand,
His frail boat moor'd to
A floating isle thick-matted
With large-leaved, law-creeping melon-plants,
And the dark cucumber.
He reaps, and stows them,
Drifting—drifting;—round him,
Round his green harvest—plot,
Flow the cool lake-waves,
The mountains ring them.

The Forsaken Merman 這首詩感情多，思想少。講到敘述方面，他簡直是一幅圖畫。他的故事，是說一個海王 King of the Sea 和他的小孩子，正在渴想離開他們的一個女同伴。那洋面的風暴，和海底的平靜，後來的詩人，總把他牢記在腦筋中。批評家講到安氏和希臘文學，這首詩是不得不看的。他的標題雖並不是古典的(Classic)，但是所講的是希臘故事，所用的是古典方法。

安氏寫景，往往先把全形，清清楚楚的看一遍。就是要加以點綴，他總不去妄想。因爲他相信，假使他能夠得到眞正的情況和境界，他一定能夠作出好詩。所以他筆到之處，都是極好的描摹，且舉幾個例子來看看。

....

....

Now the salt tides seaward blow,
Now the wild white harves play,
Champ and chafe and toss in the spray.

....

....

....

Where the sea-snakes coil and twine,
Dry their mail and bask in the brine;
Where great whales come sailing by,
Sail and sail, with unshut eye,
Round the world for ever and aye?

………………………………………………………………

………………………………………………………………

But, ah, she gave me never a look,
For her eyes were seal'd to the holy book!
Loud prays the priest; shut stands the door.

………………………………………………………………

………………………………………………………………

When sweet airs come seaward
From heaths starr'd with broom,
And high rocks throw mildly
On the blanck'd sands a gloom.

………………………………………………………………

………………………………………………………………

………………………………………………………………

他把浪濤當作白馬，蛇鱗當作鎧甲用 Staled 形容眼睛，Starred 形容野草，這總是些想像的句子，想像的字面。安氏要讀者看得清楚，看得有精神，有意味，所以他所寫的，決不是虛幻無憑的。

Sohrab and Rustum 這篇詩寫法的新奸動人，和音調的嚴肅可愛，恐非安氏他詩所可比擬。當他做完這詩，他寫了一封信給他的母親，說道：『我節省許多時間去寫的一首詩，現在已經完畢了。我把他當作我從來最得意的一首。我想也是讀者所喜歡的。當我做的時候，我對於他覺得很有一種興趣。詩中的故事很有價值，並且優美。』Rustum 是波斯軍中一個赫赫的戰士，他在戰鬪中無意把他失去好久的兒子 Sohrab 殺死了。Sohrab 那時在韃靼軍裏，曾經為尋父踏遍全世界。可憐刀下相逢，反死於父手。這種故事往往是悲劇的，能夠激動人的感情，令讀者一方面欣賞藝術，一方面引起他們對於事物的同情。安氏此詩，既有純粹古典的風格，又具浪漫氣味的情感，可算他長詩中的傑作。

當 Sohrab 受了重傷，他對他的父親說道：

"Desire not that my father! thou must live.
For some are born to do great deeds, and live
As some are to be obscured, and die.
Do thou the deeds I die too young to do,
And reep a second glory in thine age;
Thou are my father, and thy gain is mine".

看他所講的話，何等慷慨。假使他做悲劇的主人翁，實在好極了。因為他有掙扎的特性，能忍受痛苦的紋紐。死到面前，毫不因父子的關係，吐出半語怨辭。當他與他父親力戰的時候，我們生出恐懼的心，當他死的時候，我們生出憐憫的心。這又合乎悲劇的原理。有此

幾點，那這首詩就有永久不朽的價值了。

Tristram and Iseult 這篇詩的故事大致說，Tristram 和 Mark of Cornwall 之妻 Iseult 生了愛情，因為他們誤飲了王的媚藥。但是 Tristram 以前曾有愛人敎 Iseult of Brittany。當 Tristram 因冒險受了重傷，回到 Brittany 去，心裏忽然又戀想舊日愛人，因而與 Iseult of Brittany 復同居一處。後來兩個人也死了一塊兒。詩中第三部分與 Sohrab and Rustum 相彷彿，也是因為錯誤生了許多景象。最後拿 Merlin 和 Vivien 的故事來做結束。

這首詩裏山景的新奇，音調的悽慘，格律的整齊，和詩人感情的濃厚，恐非安氏同時著作家所可夢想得到呢。且引一段來做例子。

Under the glittering hollies Iseult stands,
Watching her children play, their little hands
Are busy gathering spars of quartz, and streams
Of stagshorn for their hat, anon, with screams
Of mad delight they drop their spoils, and bound
Among the holly-clumps, and broken ground,
Racing full speed, and startling in their rush
The fell-fares and the speckled missel-thrush
Our of their glossy coverts, but when now
Their cheeks were flush'd and over each hot brow,
Under the feather'd hats of the sweet pair
Then Iseult called them to her, and the three
Clustered under the holly-screen, and she
Told them an old-world Breton history.

讀者看此段的敍述，何等的動人。每兩行中，我們總可以找出一點圖畫來，所以愈讀愈覺得有興趣。假使再把全詩覽過，我想讀者定有觀止之嘆。

五 總論——看以上的討論，我們都承認安諾德是個大詩人。他在英詩界中另樹一幟。沒有其他的詩人可以和他比較的，因為他的感情和思想的發表與他人不同。他是一個明切的思想家，有時因為他的思想過於明切，所以想像力缺少。然而到了思想和想像相調和的時候，他就能寫出極好的詩歌，而這種詩歌自有他的特色，斷非他人所可抗衡。

本篇參考書：Hale: Select Poems of Matthew Arnold.
Cunliffe: Century Reading
Sherman: Matthew Arnold, How to Know Him.

府上缺少屏聯堂幅乎?

請用本館精印的名人書畫，最古雅，最便宜，大小各式俱全，有下面四大特點

(一)影印名人書畫與眞蹟絲毫無異成本祗計紙料及印工故售價極廉

(二)精選上等貢宣金箋色澤古雅年久愈佳

(三)單色用珂羅版深淺分明彩色用彩印或請名手設色鈎金用上等赤金

(四)圖章用上等印泥經久不油不黑綾絹裝裱俱用國貨堂幅軸頭用眞紅木並不加價

商務印書館謹啓

另印目錄函索即寄

海外通訊

路德喬治辭職聲中之巴黎輿論一束

冠生 十月二十夜自巴黎

路德喬治氏以一九〇五年入英國內閣，一九一六年洊擢首相近以處理希土戰爭事爲保守黨所不信任，卒以此辭職而去。綜其在職期間外則戰勝強鄰，手訂和約，內則修復瘡痍，削平內亂，爲功爲罪，且不必論，而艱難困苦，固已備嘗之矣。數年以來因對德對俄與近東諸問題與法人利害，時啓衝突，遂爲法國輿論所不喜。自昨日午後辭職之訊到法，巴黎報紙，大放厥詞，嬉笑怒駡，詆諆備至。其中如時報晨報係代政府立言，法蘭西行動爲王黨機關，人道鼓吹共產主義，巴黎回聲宣傳基督舊教軍人的法蘭西代表武人意思國家回聲創自在野偉人克利蒙梭，日報與小巴黎人最受中下階級之歡迎，斐加羅與高爾人爲文人社會所薈萃，雖入主出奴，所論不必盡當，而喬治氏之生平與英法間之關係，俱不難於此窺見一斑焉。因爲剌取其尤著數種譯錄如左，倘亦爲留心時事者所樂聞歟？

時報 (Le Temps) 十月二十日社論

聖帛夫 (Sainte Beuve) 說：『應該早一步離開那些東西，在他們離開我們之前』。自從去冬以來——就是從那保守黨人阻止喬治氏在凱痕會議以前舉行選舉以來——人都看得很明白，那英國的首相已經不承認這謹愼的教訓了。他大批的人馬紛紛向他宣告脫離，但是他始終不肯放手，臨了他終於倒在他們的手裏。

喬治氏在大戰中所出的力，我們所不能忘的；關於他過失的本身，我們也不會忘的——他這過失，與其說是盎格魯撒遜的，毋寧說是塞爾德 (Certes) 的。須知這並不是我們單獨的對於他有什麼不快，新近有個回教人在外國宣言道：『我希望喬治氏再把持

一年的政局，因爲只有他能够顛覆那「不列顛帝國」。這話恐怕還不止代表這一人的意見哩。

我們旁觀的人只應該問問喬治氏爲什麼被倒；爲指導我們自家的將來起見，我們并且很有個必要去了解這重大的事件。講到這點，我們可以看見沒有別的，只是因爲那事實的眞相末末了穿出雲中來了。一個迪克推多可比一種企業家，又好像一個國家，往往能够於若干時間內在一種架空的信用上生存。喬治氏之立足點，就在乎此。他最擅長向各處搗亂，而自身不受其累。對他國內的財政如此，對自由黨對保守黨也如此；對愛爾蘭事件如此，對法英間的交誼也如此；對德國賠償問題如此，對俄國通商問題，對近東問題也如此；甚至於對付任何問題，無不如此。他手下幾種忠心的報紙，對於他這副本領始終歌誦不歇，一直等到那土耳其騎兵的足音達於Détroits，纔把那熱誠藏了幾分。那時候喬治氏還要強顏拉扯到Tchanak問題上，意思是說這點上却不無微勞足錄。可是那事實的眞相已經四面八方湊集在一起，把他的政權收了去了。

繼喬治氏組閣的，爲波那勞氏。從他前任的手裏遺傳下來，他將來不知道要遇到多少的困難。上星期六喬治氏在Manchester演說中已經預先宣布對於他的地位取而代之之不易。他或者在那裏暗中歡喜；但我們總是竭誠的祝讚波那勞內閣之成功。當一九一四年德人越比境侵法的時候，波那勞氏時爲保守黨首領，竭力主張對德宣戰。戰爭中間，他犧牲了兩個兒子。等到和約已定，恐慌已過，他仍舊保持法蘭西的朋友的態度。差不多恰恰一年以前，就是一九二一年的十一月一日，樸蔭開雷氏在倫敦赴法英二國大學聯合會的晏會，波那勞氏曾即席發一種極動聽的演說。那法國的內閣總理著實被他感動，直到如今還沒有忘呢。總而言之，我們對於波那勞氏可以說是完全信任。

臨了，我們還應該對喬治氏的動身致一聲感謝；他的失敗，也許就是回復我們忠實的協商的成功。

晨報 (Le Matin) 十月二十日 Stephane Louzanne

喬治氏之對付一切政治問題——無論國內的問題國際的問題——和他平時玩網球一樣；又好像在那裏變什麼戲法。可是戲法變的多了，有時也要露出些馬脚。他竟能維持他的地盤，直到今日，我們覺得已經太久了。

當一九一四年八月三日英國御前會議取決和戰的時候，喬治氏發言表示反對戰爭。他的態度熱烈急迫，而且嚴重，但是表決結果主戰方面的意見占了勝利。於是過了三天，喬治氏又用那同樣

的熱烈急迫，而且嚴重的態度，離開這幽暗的閣臣會議，跑到那光天化日的國民大會面前，滔滔地演說他主戰的政策去了。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戰事完了，休戰條約簽字了，他知道就要講和了；但他却撇開一切，首先去辦理選舉。那時候兵士們，百姓們，還是餘怒未息，心不忘戰。於是喬治氏又用他的老調，大聲疾呼地對着大衆嚷道：

『這場血戰，簡直是一宗罪名。難道不應該有人來負責嗎？難道就此作罷，不向什麼人去算算帳麼？無論天理，無論人心……』

『我們要去繫那凱撒的頭；我們要去剝那德國的皮，好比擠一個檸檬，要直擠到他內部的核，發出破碎的聲響』他的忠心的同僚，也這樣附和着。

三百萬的選民，都被這強有力的詞令感動了，當下報答他一個破天荒的大多數，為從來不列顛首相所未有。

在這歡呼聲中，他悄悄地跑到巴黎來出席平和會議了。但他再不提起要使德人囊空的計畫，却成個反面，要想使德人果腹了。他再不肯說要擠日耳曼的檸檬，直擠到他內部的核的話；却成了反面，要想人連檸檬樹都不可走近，走近了，恐怕會得掉下他的果子。

只有關於凱撒的運命，他心裏還有些猶豫。一天晚上，和威爾遜總統茶會，他忽然提出了問題道：

『你看，假使我們一旦把凱撒提到倫敦去審，你要怎麼講？』

威爾遜總統另有心事，當下做了一個手勢，表示他沒有異議。一旁坐的克利蒙梭氏，不消說是極端贊成。那問題可算得一致通過。可是十個月後，今總統米勒蘭氏到了倫敦，這議案就變卦了。他只見一條小鰻在一盤散沙上亂攢，一點摸不着頭腦。

『凱撒的案子？這是當真的嗎？請問究竟有什麼用處？……』

明年二月二十四日，一封信寄到柏林，把這案子，和一切戰事禍首的引渡問題，都豁免了。信末署名曰：達維路德喬治。

在他成功的事業中間，這一類的事，真是不可勝數。他雖然有七年的相業，其實不過玩了一場變幻無端的把戲。他沒有道德，沒有決斷，沒有情誼，甚至於也沒有嫌怨：他所有的，只是一副取巧的手段。幾時他得了勝利，他自己並不承認是勝利，他只當作他的戲法變成了。

他把英吉利的骨節脫臼了；他把歐羅巴的針線脫綻了。在上面又種了無數的葛藤；他毀滅了民衆間最高貴的要素，使他們從此不知道友誼，忠實和信任；他在國際間重建了舊式的均勢；他是個戰勝的陷落者。

請晚安，祝君長夜，喬治先生不再見了！

斐加羅　十月二十日　Henry Bidou

喬治內閣，自從本年三月間躲過了一次恐慌，昨天消息傳來，竟被倒了。這自然是歐洲政治界上一件極有關係的事。

講到喬治氏在英國的政績，可以說只留下了一團荊棘。就內政言，英國的政黨，如今不止兩派了：保守黨自由黨之外，還新添了一個工黨。這三黨中間，又各自分裂；什麼獨立保守黨，混合保守黨，獨立自由黨，混合自由黨等等。雖然近來有一種新趨勢，要想恢復傳統的慣例，仍舊造成左右兩派的對抗，但前途實在渺茫的很。就算勉强湊拍成了，恐怕也難得討好。

就外交及經濟狀態言，那更難乎其爲後繼者了。凡他所經手的事，從來沒有一個確定的政策，總是得過一日，且過一日，時時刻刻在那裏變換方鍼。他並沒有多大的主見，好在也並不怕自相矛盾。結果遂使大不列顛的威信，一天衰似一天，那不可動搖的光榮，也漸漸兒動搖了。

這僞政治家的輕舉妄動，使法國受了無限的苦楚，所以今天對於他的坍臺，實在說不出什麼遺憾。不過這仍舊是一個大錯，假使有人想，從今以後，兩國間的難題，就可以渙然冰釋。但靠這樣空想，有什麼用呢？須知要解決法英間的利害衝突，委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項衝突，已經在近東方面爆發了。在法國的意見，只要求一個確固的和平，關於那軍事上的占領，很不希望有什麼延緩。那英國可就不同了，總不肯這樣直捷了當的放手。

關於賠償問題，也有這同樣的隔膜，這一次英國政府，簡直沒有意思要勉強德國人對我們履行一切的條件了。其餘如對俄問題等，也是一樣的不一致。

可是爲歐洲現狀計，兩國間的諒解，實在是一種必要。說也奇怪那些外國人關切我們，却比我們自己還利害。德國人把英法間的齟齬，當作自身的大不幸。意大利也如此想，雖然他和我們隔海的鄰人，很有些過不去。

巴黎倫敦間，不乏眼光遠大，思想明確，意志忠實的眞正的政治家，總應該注意到此罷！

高爾人 (Le Gaulois) 十月二十日 René d' Aral

在戰爭期間內，喬治氏可謂不媿爲法國之友。可是從此以後，他的行徑，就一天一天的不可了解，一天一天的不可恕了。我們不去研究這變遷的原因，但從事實上檢證，不能不有很深的遺憾，覺得他在那裏漸漸兒要變成一個危險而且陰謀的法國的對手者了。所以他這次的辭職，在法英友誼上，可以說是有益無損。

小巴黎人(Le Petit Parisien) 十月二十日 Philippe Millet

綜觀喬治氏在職間最偉大的一個時候——英國歷史上空前未有的一個時候——就是規劃那聯軍的制度，絲毫不存畛域的意見，把英國的軍隊交付於法國統帥的手下。以後他對於這關係的必要，漸漸兒不看見了，於是遂鑄成不可救藥的大錯。

不列顛的政府總不能離開法國而得到利益。熱心的英國朋友們，希望從此以後，不必再需要那事實的教訓，來證明我這話。

巴黎的回聲 (L'Écho de Paris) 十月二十日 Pertinaxt

喬治氏之後繼者波那勞氏，是一位法蘭西的真心朋友。他有兩個兒子，在大戰時陣亡。他的女婿 Sykes 將軍，為英國飛行家領袖之一。他為人悲憫，正直，而勇敢，輕易不大發言，但一旦答應了，就要想維持到底。人們正在那裏等待這樣的人，出其全力來重修法英的親善。

國家的回聲 (L'Écho National) 十月二十日 Andre Tardieu

喬治氏春秋方盛，不見得這一走之後，就沒有捲土重來的計畫和機會。波那勞氏要來作他的替身，應該先受那選舉的考試。這結果還是一個悶葫蘆。

法蘭西行動 (Action Francaise) 十月二十日 Jacques Bainville

喬治內閣之倒，於法國和法英間的關係，會發生什麼影響，這是人人所欲問的。關於這點，我們只能夠答覆一句話：人總不能在游移兩可間得到什麼好處。

人道 (L' Humanité) 十月二十日 Paul Louis

初年的喬治內閣，本為統一自由黨，保守黨，與工黨的一種結合，有似大陸的社會民主黨一般。後來纔把工黨掉了，變成兩黨間的混合內閣。

他一樣的採取國家主義，如同克利蒙梭和樸蔭開雷。他一樣的把主義在近東方面厲行，如同法蘭西國家主義之於萊因。他一樣的實施反勞工政策 (Politique Anti-ouvriére) 維持資本的侵略，如同巴黎的一羣閥僚。

如今那混合內閣倒了，在英國的有產階級間，不可不算是一種失敗。可是這些玩意於我們終究沒有多大的關係。

自由人 (L' Homme Lilre) 十月二十日 Eugéne Lautier

喬治氏是一部凡爾賽和約的大作家，至少也是個有力的鼓吹

者，這條約拘束我們的行動，牽制我們的利益，把我們所有的勝利，都剝奪了。可是一般人總在那裏想：那都應該由威爾遜總統負責。這是何等的不可思議！

日報 (Le Journal) 十月二十日 Saint-Brice

喬治氏之辭職，影響及於國際政治之重大，不禁令人想到俾思麥克的故事。他們倆都是席戰勝的餘威，抱鞭策世界的野心，知有進而不知有退，到後來志太驕了，權勢慾發達的過分了，那失敗就來了。從這點上看，很有些相同之處。

軍人的法蘭西 (La France Militaire) Milleterre 將軍

喬治氏退職後演說道：『我常有劍在手。』不知道這劍要用來刺什麼人？



這位少年，正在辦事忙碌，
忽然的幻想到他的家庭，
自言自語道：
現在我一家的安樂，不是全靠我麼？我若是有個三長兩短，我家中的人又靠誰呢？唉，我的進款又不多，一年只能積蓄幾十金，若把他放在銀行裏生息，能濟甚事？總得想個別的法子，不論我生前身後，能教我家中人得一樣的安樂，纔好，但不知道有這個法兒沒有？
華安合羣保壽公司能替你想這個法子，不用你多出錢，就能保你一家的安樂。你若是每日能省下一角錢，你家中立刻就有一千元的現錢產業，每天省下五角錢，你家中就有五千元的現錢產業。你每日少吸幾枝烟，少吃幾杯酒，你的家中就安如泰山了！
本公司印有保壽小書說明人壽保險的宗旨意義，及如何能使你家中不論你生前身後一樣安樂，函索即寄。

純粹華商組織
華安合羣保壽公司
西洋專家管理

THE CHINA UNITED ASSURANCE SOCIETY, LTD.
The only purely Chinese Assurance Company under up-to-date, Western expert, management

東方363



微波

夢雷

米灰色的天空，太陽光剛射到禮拜堂的塔尖；跟着朝陽出來的一塊塊的浮雲，漸漸的沉消而鷄啼聲和犬吠聲也開始的喧鬧。

東城根一塊不潔的住地，一條多灰塵的街上；鴿柵似的一處處小而破髒的房屋，慢慢的從晨霧中現出她的半截來，好像月夜河中的屋影。

街的東口朝北的兩扇小門慢慢的開了；而從門內，走出兩個體格偉大的工人來。

『老于，我們先到東興居去吃飯，』一個說。他穿着一身青土布的短衫，粗而長的頭髮，蓋在額上；厚而大的手，一只拿着一桿旱煙筒，一只搖着一把大蒲扇；笨重而多力的脚，穿着一雙破髒的布鞋；他嘴裏是在吹着不成調的曲兒。

『也好，』老于說。他的臉非常之大而且黑，紅而厚的嘴唇占了他臉很多的一部分；和他的同伴一樣，一只手拿着扇子，一只手拿着旱煙筒，而旱煙筒是在他手指上很巧妙的轉。他們年紀很輕，而看上去，已有三十多歲的樣兒了。『今天是禮拜三罷？小周，』老于說完後，把他自己的中指，放在嘴裏斜着頭來咬指甲。

『不錯，禮拜還有三天啦！』小周走快些說：『我餓極了，快些走！』

他們走到西口，在盡頭處有一個小小的麵店，屋簷上高高的掛着一牌木牌，寫着東興居三字；他們兩人走到那裏自然而然的就走了進去。髒極了，二間小小的破屋，有許多的工人是在吃麵；香煙，旱煙，和煤爐裏的煙，在門的上部，一陣陣雲般的湧出；鐵匙和鐵鍋相擊的聲音，吃麵收吸和談笑的聲音，像夏夜山中雷雨和風聲。

他們兩人進去之後，就坐在牆角的一張小桌旁；一個滿身油泥的夥計，笑聲的道：『今天吃什麼？先生們。』

『白乾五百（北京土人一個銅子差不多是多叫一百錢）一杯的兩杯，兩個子兒落花生米，兩塊香干，切三百錢的羊頭肉。』小周一口氣的說。

『仍舊是那些東西！』夥計說。『您只要說「照例拿來」我也就知道了。嚇嚇！——我們今天有新烤的大塊羊肉，您也少來兩塊吃？』

『你別來把我們打哈哈（取笑的意思）了，一月也沒餘錢吃回把羊肉，還是把老例子拿來罷，』小周說。

『去！……』老于微有些憎惡他，『快些拿菜去罷。』

夥計嘴　叫着去了。一個很大的爐旁，許多人在忙亂着；和麵的在和麵，炒的炒，燒的燒；汗直從他們額上流下來；一羣羣成隊的蒼蠅，在屋內團團的飛轉，並且有嗡嗡的聲音，像遠處的雷聲。

小周轉着頭四圍看了一看說：『人家有錢的多睡呢，咱們已經起來了半天要吃飯了』忽然一羣蠅，浮雲似的落在他們的身上和桌上。『唷，好多啊！』他提起扇子就亂趕，他這樣一趕，全屋子的蠅多波動着而飛起來了，於是一羣羣，些些殺殺好像夏夜的繁星。『哈……哈哈！』小周笑了。而在屋內的衆人，憎惡的目光，立刻比看蠅更注目的看着他。

『哼!……』老于也抬眼瞧了瞧小周。

夥計已經把酒菜拿來了,他們多喝了一口酒;老于筷也不用,提起一塊羊頭肉就送在嘴裏。

在他們桌旁,來了一個工人,速而大的步,抬得很高;紅黑而肥的臉,嘻笑着;手裏玩弄着一根小柳條。『夥計,來!……』他坐到椅上就叫。

『嘎,喜先生來了!』夥計對那工人嘻皮笑臉的說:『吃什麼呢?』

『阿四,』喜官拍了夥計的肩膀一下叫他。『我告訴你,昨天輪了一塊一百錢,可巧今天廠裏發了薪工了!』

『不講這些,怪忙的,吃什麼罷?——』夥計說。『您是沒有一刻不快樂的。』

『咦!你說不講這些,你自己到講了。哈哈!——去罷,快點兒,』喜哥說,『先拿根小竹絲來,——二根兩根。』

『你又要——』夥計說着去了。

『要什麼?』喜哥說着,自己去拿了根竹絲來,於是他捉住了一個蒼蠅,竹絲刺進蠅的糞門,立在桌角叫他玩竹絲。他皺了皺眉頭,又笑了;再捉了三個蠅,一只桌角立了一個;於是他拍着手笑。他樂着看看那四個蠅痛苦的在玩竹絲。

『好一個快樂無愁的青年人,』小周看了看喜哥說。

喜哥轉過頭來看見小周們,一句話也沒有,呆呆的喝着悶酒,他就有些不樂意了。『到有些像請門神,』他想,不覺又笑了。

『你父親到底病到怎樣了,小周?』老于問。

『不是他麼?』小周皺起眉頭說:『你和我同院子住,難道還不知道麼?』他咬了一口醬干,又喝了口酒,停忽兒說:『直截痛快說是沒有用了!』他深思的嘆氣,『唉!……倘是有個好壞,我是怎樣辦好,

一點兒家產也沒有。』

『喪氣！今天是喪氣！』喜哥斜眼瞧瞧他們，燃着了一根煙，搖搖擺擺的出去了。

『這日子真沒法兒過，』老于用眼睛送走了喜哥說。『像這種年輕人，一絲沒有掛念，一天到晚吃，做事，睡；喜佛似的，到也不錯。——就說我一家六七口，這樣的年頭又是各樣多貴，——過不了這種日子！』他用筷來擊着桌子。

『我們哥倆講講不要緊，』小周坐近了老于說，『到不了的時候也只得請個會了。』

『請會？』老于搖頭說：『不是這個時候麼。誰有多錢來上會？並且……』

他們半天說不出話來。吃飯的人們，愈加多了。夥計們忙得嘴一刻不停的說，脚一刻不停的走，好像穿花的蝴蝶，在客人們的桌旁轉。坐在櫃上一個肥大的記帳員，他大而圓的毛刺刺的頭，得意而且微

笑的看他的主顧；而嘴裏，不住的噴出濃多的旱煙來。

『再沒有法子，也只得賭白棚了，（北京的風俗，凡是死了人沒有錢送葬，就請許多親友來賭錢，但是頭錢抽得非常之大，因爲要把所得的頭錢就來送發死人。）』小周出神的說，一樣奇特的想像，他好像現在他父親是已經死了，而他呢，在怎樣的去想法子弄錢去發送他父親。

『賭白棚？』老于搖頭說：『你不見得有這樣靠得住的親友罷？——』他拿出布袋中的煙絲，裝一筒在旱煙斗裏，燃着了用力的吸。

『但是？——』小周說。他停一刻接着道：『有了，——我舅舅洪清或者能夠幫助我罷？……』

『不錯，』老于高聲的叫。『夥計，來兩個十兩的炒醬拌麵。』他把所有的酒多喝了。

他們吃得很快，不一忽兒已經吃完了麵，而工廠

放氣的聲音長而且凶的叫起來。「上工了」，老于說。

「走！」他們兩人臉也不洗只用手來擦了擦，給了飯錢就走。

天慢慢的夜了，風烏一羣羣掠過高大的禮拜堂，飛過城牆去；奇美的雲橫行着而且變化；工廠裏的大煙筒火山似的吐出煙來，被風吹成一條長而闊的黑布；粗大的放氣聲又發作了；一羣一羣的工人，螞蟻般多懶懶的歸家去，在人羣中老于和小周也是同樣的走出門來。

「噎！……」老于舉起兩手升個懶腰說：「一天又算過去了！」

「可不是麼？」小周抹了抹臉說：「做牛做馬一天，這叫什麼日子？一天到晚，手腳不住的做，直是變成了機器了。——實在，我們比坐在監牢裏的罪人也不及；只是心上稍微的安慰些罷了。」

停在門口的一輛紅色的汽車，開始的顫動了；一個中年而華麗並且闊綽的男子，啣着一枝呂宋煙，搖搖擺擺的走出門來；門旁的警察，對他行禮，而且指揮工人們。「靠邊路走！」他說。立刻，工人們分出一條路來讓他，他得意而且走得很快，頭抬得非常之高，他的視線是直的，就是旁邊許多的工人，他也好像沒有看見。他白中透紅的臉，閒雜在工人的羣隊裏，好像秋後枯敗的桃林裏，獨留一只鮮紅的桃子；一根金鑲手杖，在他手裏轉着飛舞；輕薄的華絲葛長衫，被斜陽照着，一絲絲的放光。這時有一個工人稍微近了他一些，他微微轉過頭來尖銳凶暴，自大，輕人的目光立刻對那人的面上射了射；仍舊走他的，愈加快了；鞋底着地的聲音，輕而合拍，他一腳踏上了汽車，在車角上一躺，他全身倒着，閉了眼養神。車開足了馬力飛一般的去了。

「好個寫意的老板！我們何年何日才能——」

小周說到這裏，不好意思再說住了。

『哼！……』老于瞟了小周一眼說：『再世或者永不，——你倒有好大的志氣和希望啊！……』

『你看，——多麼威嚴而且壯麗，』小周說。

『不見得，我說是凶暴而且自大，……』老于說，他多筋而粗大的手，是一條條現出筋的青色來。『不要談他，我只覺得他可憎；怎樣的自大，一個年輕的人靠了父親的福，這樣的凶暴而且自大！小周——』他用力的說：『我手裏沒有手鎗，不然，——或者也許……罷？』

『低聲，老于！』小周迅速的說：『無謂的空話。……』

『手鎗，——無謂的空話。』一個年青的工人，在他們後面跟來；他莊嚴而毫無笑容的臉，像夜深的秋月；他走得非常之快，濃而深的眉毛，蓋到眼皮，微現些英氣；他只幾步，就走過了他們；他回頭看看老于，仍舊的走。

『這不是住在我們對過的諸深麼？』老于問。

『是，』小周點了點頭，高聲的叫：『諸大哥。』

諸深回頭道：『朋友，回頭見，』仍舊的走。

『真是我們廠裏一個最奇怪的人，』小周對老于說：『他是一個獨身，既沒有父母，又沒有妻子，一個人住在吳老太那裏，——或者是廠主的親信人，充做工人來窺探我們罷？——』

『爲什麼？』老于迅速的問。

『因爲上回我們罷工了兩次，』小周自信的說。

『嚇！……你這個人，——』老于冷笑小周說：『上次罷工，誰的舉動，你多不知道；你也算是一份子。盲從罷了！——就是他！』

『就是他？——一個陰仔仔的少年，還有這大的魔力？』小周說。『但是你說我盲從，我以爲只要一件事是平正而且對於我自己有益的；我就可以盲

從，我自從的事，不是從的人啊！』

『大概是，——可以說是對的，但是，——』老于斜着眼看了看他。

他們走過了三條小路，方才到一個絲廠的煤棧旁。

『絲廠也放工了，我們看看女工人』小周說：『我們只走到這兒坐汽車的老板早已到家了罷？』

『不要提他，可憎的！』老于不注意的答。『怎樣的凶暴而且自大！』

『放工了！』小周指絲廠說：『你看，一羣羣的出來，快走！』

絲廠是放工了，一羣羣女工，多提着飯籃出來；在門口站了幾個檢查者，把女工們一個個的細細檢查；可憐的女工們，多低着頭，紅了臉，讓他們隨便的去檢查她們的籃子和身上穿的衣服，好像修毛的一只只小羊。

『做女工也不易！』小周說。

『是的，他們的自由和人格，多被搶奪了！』從小周身後發生的聲音，是諸深。

『一個女子或婦人，清白的；隨便人家搜，並且每天有一次的，爲什麽？』老于深思的說。

『爲金錢』小周迅速的說到這裏，改他的口氣，瞧了瞧老于，很慢的道：『或者是罷？……』

『哼！……』諸深瞟了小周一眼道：『爲愛，愛金錢，並且愛他自己的生命。』

『是麽？』小周注目着諸深，他想：『一個奇怪而且無情的少年！』『你或者也愛自己的生命』他接着問青年。

『是的，我更加愛我的生命，比你們更加利害些；更加，更加，……』諸深答他的脚尖在地上合調的拍着。『或者，——可以說是罷，已經到了愛的極頂而再已經——或者是跳出了，——但是，沒有的。』

『什麼？』小周臉微微的紅了道，『我不懂。』

『不懂？』諸深說。『或者也是你的幸福。』

在他人身旁發生了一種反抗的聲音。『可厭的，走！』細小的女子的聲音。

『我不厭你，』一個男子在調笑他。『我愛你。』

『渾蛋，走！』女子紅着臉說。『我叫警察。』

男子從人們中躲跑了。

『他也稍微懂得一點愛，』諸深說。

在他們談論的時候，工廠門口發生了噪鬧了。

『哼！一個不要臉的婦人！』一個檢查女工的女檢查者，手裏提着一球亂絲說。

『怎麼樣了？』一個問。

『法子愈演愈高妙，絲藏到褲子裏去了。』女檢查者說。

『哼！——』一個男檢查者指站在一旁的一個青年婦人說：『你不是阿細麼？你來的時候，我就看出你賊頭賊腦，是一個不要臉的婦人。』他高聲的說：『你們大家看看阿細，——她是叫阿細，是個女賊，把絲偷了藏在褲子裏。』

可憐的阿細臉紅到像紅沙果，她用手來遮蓋她自己的臉；她是要哭了！許多人多一眼不斜的瞧着她，她是如何的難為情啊！並且人家多已知道她的名字是叫阿細了，她無法，只得哀求道：『這是一團亂絲，我以為是沒有用的，想帶還去給小孩們玩，』她嗚咽着。

『一團亂絲？沒有用的？別不要臉了！一天這樣一團，十天這成了許多了。並且人人像你這樣，絲廠就不用開，還好意思辯啦。我看你臉皮直比城門上的鐵皮還厚！』一個檢查員說。

『還和她講理啦。』一個說。『這種不要臉的娘們，（北京下等社會叫婦人的稱呼）請帳房裏劉先生好好的辦她一辦就完了，那兒來這麼大功夫

顧她。』他說着一邊在檢查旁的女工。『你們大家看看，這是阿細，無論誰偷了絲，多能查出的，』他又對女工們說。

阿細聽見要到帳房裏請劉先生，立刻駭到全身多顫抖起來；她知道他們是把她當偷絲的女工這樣辦，她早已看見過有時候她的同伴帶絲出去，查着了，非但要開除並且要在廠門口縛三天；她非常之恐懼，她想哀求他們，但是她知道愈加哀求是愈加受辱；她四圍看看，也沒有一個人能幫助她的，於是她哭了。

劉先生已經出來了，一個肥大的人手裏托着一支水煙袋，一筒筒裏的吸着。『照例辦好了，』他隨便，而且自然的說『她不是叫阿細麽？』

『是的，姓王，』一個檢查員恭恭敬敬的答。

『劉先生——』阿細叫。

『什麽；』劉先生回頭板起了臉問。

終於阿細對他跪下了拜道：『劉先生開恩，不過一團亂絲，沒用的，您不信，您看，先生積德修好，先生，開恩，不過一團亂絲。——』

『頂好的絲，什麽一團亂絲？——不能的，大家像你，哼！——大家只要說是一團亂絲。——不能的，非照例重辦不可。你要知道，現在廠裏時常少絲，進出差不少，老板以爲是我們帳房裏出的花手，其實全是你們這般東西偷的。——非重辦不可！』劉先生虎着臉愈說愈凶。『夥計們，照例辦好了，』他說完了，一搖二擺去了。

看的人愈加多了；一把把搖着的扇子，像夏夜的星；老于和諸深小周也擠着看；諸深的愁怒的臉，漸漸紅了，他用力緊握着自己的兩拳，並且摟起了衣袖，大的青筋柳條般鼓起，他抖擻抖擻衣服。『唉！…………』他萎頓下了。『可厭而且無用的一羣！』

『你覺得怎樣？』小周拉拉于老的衣角說。

『或者有些不平而且忿怒』老于說。『你呢？
他擦自己頭上的汗。

『這可憐的女人明天一定捆在這裏門口，』小周說。

『走！——』老于說：『我不忍再看了！……』他咬着牙高聲的說：『走！……』

『那不是我們早上在麵店裏碰着的叫什麽喜哥麽？』小周指着喜哥說：『他也在樂着看。』

『沒有心肺的小孩！』老于說。『走！——』

『是的！』諸深說。『我想確實的他（喜哥）現在看着只覺得好看，心上是毫無感覺的。』

諸深也從人們中擠出去了，他很快的走，這時太陽已經落了，天空漸漸罩上米灰色的迷幕，工廠中的煙，還是在不斷的吐。

（未完）

第一畦溝

南斯拉夫格列失克著

仲持

一

在惠列加浮勃尼加村的盡頭聳出在浮那旦那山的左近，有一所簡陋的農家小屋，周圍攢聚着兩三所別的小舍，這從拉克柯跋奇波格雷提望去，是望得見的。

這便是彌阿那寡婦的家。

西頻特薩彌支在強可跋克里蘇拉第二次戰役

裏死了。

關於他的功蹟和他的勇敢的故事，到如今還在講着，無論何時，有誰講起惠列加的西頻，他們總說道：

『願神保護他呵！』

他的彌阿那剩下着，還有三個遺孤，——兩個兒子和一個女兒。他們的年齡相差很近，最大的盎强不過是七歲。

一個農人的家庭，剩的沒有主子，比這更不幸的事，是不會有的了。

同樣的悲哀曾經降到鄉間許多其餘的家庭。許多其餘的寡婦曾經哀悼他們的丈夫而且被安慰了。一二年之後，有的早已再嫁，帶着他們的孩子進了新的家庭，有的早已回到他們的母家去了。

西頻的彌阿那，不願意學那不幸的同伴們的榜樣。她用了勇氣智力和勤勞，甚至去做那最勞苦的田間工作。

在彌阿那似乎以爲她的西頻會回來的，如果他回來時，見到他的家庭荒棄，而且蹧蹋了，她怎麼對得住他呢。

西頻有弟兄們和親戚們，然而他們都不是和他同住的。他們都是勤奮的人，有着同情的和善的心腸，而且他們每天總有一個，到彌阿那家裏來，幫助她一點工作。

幫助她最巴給的，要算西頻的兄弟約倫柯了。他屢次對他的嫂子說道：

『你爲什麼不聽我的話呢，我的嫂子？你爲什麼不到我們家裏來呢？我可憐的嫂子，你難道想不到你同着三個孩子再也做不了這一切的事麼？你不知道什麼事該先做呢。你就是有一百隻臂膀，你也不能夠獨自幹着一切事的。爲什麼不來和我們同住，至少等到孩子們又大又强壯呢？』

「我不能，兄弟，」彌阿那嘆着氣回答。

「但是爲什麽不能呢？你到我們家裏來，一切都要安適些，舒服些。」

「但是兄弟呵，我怎能讓這爐竈上的火熄滅呢，那里我的孩子們最初得到溫暖的？將來孩子們問我，「母親那給野草掩沒了的，便是日間也沒人去的屋子，是誰家的？」那我怎麽回答他們呢？如果我可以那麽幹，我和西頰所同喫的麵包和鹽就要引起我的悲哀來了。(註一)上帝禁止我這麽幹，決不的，兄弟，決不的。」

約倫柯只是聳一聳肩膀，便出去買了一對馬來，耕耘彌阿那要播種的田畝。

這些好心的人常常幫她做婦人的柔弱的手所不能勝任的工作，他們耕作她那蒼黃的田畝的一部分，耘草，播種，仿彿自己的田地一般當心的預備着收割。彌阿那自己做一切其餘的事。她耘田，拔草以及收割。她從不怨訴工作太辛苦。當她的家屬還要來幫她做那種工作時，她就非常之悵然了。她常常感謝他們，說道，「你們幫了我最困難的部分了。這個我獨自很可以做得。」

二

年代一年一年的過去，彌阿那對於她的工作也漸漸慣熟起來，她竟覺得在她不會有別種的生活了。她的孩子們已經長大了一些。盎強差不多是十五歲，進學堂去了。他已經是一個强壯的大孩子了。杜杉加替她的母親擔當了大部分家中的雜事。倘若彌阿那清早到田畝或牧場上去，收束幾束草，或是將約倫柯在前一天所割的草疊成草堆，那麽當她中午回到家裏的時候，她就見她的午餐已經整備了。這午餐原是杜杉加——同任何農人的妻一樣料理好的，而且她還知道怎樣做麵包。那最小的

男孩子，散那定，九歲了。他還會用赤楊木做小砲，却也知道怎樣看山羊與怎樣領羊去食草所以他也使自己很得用哩。

感謝上帝呵，彌阿那的孩子們都是健康幸福，聰明而又勤奮。彌阿那看着他們，她的心意就滿足了。

『我的可愛的鳥兒們，』她嘆着氣低語，『全能的上帝呵，我央求你保佑我健康有力，直等到他們的翼膀强壯些〻呵。』

上帝是慈善的。他承諾了那孤寂的寡婦的禱告。村上的人們讚嘆着彌阿那的堅忍。他們都稱讚她，並且引了她做他們妻子的榜樣，當他們須得責備那妻子們懶惰的時候。只有一件事使他們驚詫了，便是，她既孤獨着，怎麼可以送盎強進學校去，不要他幫助家事呢。他們甚至還爲此責備彌阿那，約倫柯於是將這事對她說了。有一天，當他同着他的老叔父約特什倖在她家裏討論着許多事情的時候，他對他的嫂子說道：

『當真，人們都詫怪着你所做的事哩。你是勤苦着，你是靈敏的，可是你做了一件傻事了。』

『怎的，兄弟？』她問，略略吃驚的看着他。

『你爲什麼不將那孩子留在家裏，幫你做較輕易的工作呢？有許多人比你富有，還有着更大的家口，尙且覺得他們的孩子是不可以擱置的。你是又貧困又受苦，却要——』

『我不肯使我的孩子們在村裏教壞，兄弟呵，』彌阿那答說，臉上微微一紅，『我的西頻——上帝保護他——時常計畫着，若是盎强沒有碰到什麼事，我們總得使他讀書的。我正在實行着他的志願哩。我辛苦的工作有這許多年了，再掙扎些時，於我是沒有什麼損害的。』

『這也不錯，我的姪婦，』約特什倖輪着說。『這是非常之好，但是就別方面說，你在家裏孤獨着，對

於你的幫助，無論怎樣的小，總是有價值的。』

『盎强在七月裏可以畢業了，那時以後可以同我住在一起了。如果上帝保佑我們都健康，今年秋季，我還要送散那定上學校去。我不願意，我的孩子們有了眼睛却瞎着呵。』(註二) 她帶着確信很堅決的說話，竟使約倫柯和約特什倅沒有什麼可說。他們把別的事情略略談了一會，隨卽出去了。

『這不是婦人，簡直是個男人，』約特什倅叔父柔聲的說，當他們離開彌阿那屋子的時候。

三

四旬齋(註三)已經開始，冬天將要完結了。酷厲的東風，烏思多加，和冰冷的北風，綏佛爾，不再吃着了。南方的風，倍利惠泰，從助巴過來，直到納來特茄和卡保尼克去，搖撼着大山毛櫸樹的枝條。雪是幾乎全然消滅了，只有那些積在蘇訶盧迭思忒的倍利惠泰也並不注意；那是直等到後來，在六月的熱氣之下，纔會溶解哩。

各方面勤力的農夫走出到田間來了。他們翻掘蒼黃色的土地，一面工作一面唱歌，希望着一個豐年。

彌阿那往市上去看散那定，回來的時候，已經中午了。

她一逕守着她的前言。盎强已經在聖彼得祭日(註四)從第一級完業了，剛纔過了基督變容祭，(註五)散那定也進到第四級了。

彌阿那正穿着果樹林攀登的時候，杜杉加忽然從家裏出來。她帶着一種東西，捲進在一隻許多顏色的小袋裏，正在忽忙的奔向不知那里去。

『你往那裏去，杜杉加？』

『阿，是你，你這麼快就回來麼？』杜杉加略略張皇着答說。『正巧呵，家裏不會空虛着了。我要去會

我的哥哥去啦。』

『阿，他在那里呢？』

『在田裏那邊田坂下去。他教我拿點心給他。』

『他不回到家裏來喫飯麼？』

『不回來了。』

『爲什麼不回來？』

『他帶着牛和犁去的。』

『阿，』彌阿那叫着說，『你爲什麼不早就告訴我呢，我親愛的粗心的孩子？將那小袋給了我，我拿給他去。』

『不，母親，我拿去罷，你疲乏了，而且——』

『而且什麼，我的孩子？』

『哥哥求我不要告訴你出去。他說，「我要給母親一回高興。」』

『願上帝將那「高興」還給他呵！我沒有疲乏，孩子，我還不知道我回來的這麼快呢。你不告訴我他出去，是不大好的你看多麼晚了，已經過午了。他出去長久麼？』

『他還不會到田頭哩。』

彌阿那撐起了杜杉加的口袋，向裏邊窺看一下，是什麼東西，於是迅速的走了。杜杉加，出了驚，站在門前，眼看着她的母親去。

四

田坂那邊的田畝，只消耕一天就好。那地土並不很肥沃，即使在豐年，那收穫從來不過是兩三堆麥罷了。

盎強已經耕過了第一畦溝，正要再動手耕時，忽然他的母親出現了。

『唉！看我的孩子怎樣的工作着呵，』彌阿那愉快的叫着說。奔到盎強跟前，她就起首擁抱他接吻他了。那孩子悄悄的站着，略略出了驚。

『願你的勞力有幸主呵。怎麼一個整齊的畦溝，而且怎麼深呵！阿，我昏了，你疲乏的時候，我却嘮叨着，我的工人呵！這里，拿了罷，這是你的妹子給你做的點心。』

彌阿那迅速的倒空了口袋裏所盛的物事，將袋撥開了，安上一些鹽，一點洋葱，煮熟的番茄，一小塊麵包，一碗豆湯和一小瓶酒；她安着的時候說：

『唉，看杜杉加是怎麼一個女孩子呵！她連酒都盛進去。我的女兒長成起來了！她已經知道什麼東西給疲乏的人喫是好的。住了耕罷，我的孩子，你工作的儘够了。』

她的眼睛充滿着淚了。

『怎麼了，母親？』盎强坐下問。『你在哭呀。』

『沒有什麼，我的兒子，沒有什麼。你看，我正在笑哩。喫點東西罷，我知道你肚飢了。實在是我在市上逗留些時候啦。你不知道學校教師對於我們的散那定是怎樣的喜歡呵！』

『你也坐下來，母親，那就我們可以一同喫，』盎强說，替她裂開了一片麵包。

『不，我的兒子，我可以到家裏去喫。杜杉加正等着我，』彌阿那答說，還是站着而且幾乎是伺候着她的兒子。『你大概以爲我疲乏了，盎强，却是我沒有哩。我能够整日的走着路。但是看我的兒子呵！他工作着正像一個成年人！杜杉加告訴我，我却以爲她說笑話，這小蹄子呵。』

她的眼睛又復充滿着淚了。她用手揩去了淚，於是笑了。

盎强幾乎羞怯了。他臉紅了，想要說些什麼話却不知道怎麼說。

彌阿那復將食物遞給他。

她對他講起話來，有如對一個小孩子講，然而還只是站在他的前面。她說，要將那井田裏割下的麥

藏起來，只在節日用。她要將那麥做成「綏思尼加」——聖誕節的餅乾，——和只是爲斯拉跋(註六)而做的哥拉糕。上等的麵粉是從陳的麥做成的。

『只要這種子會發芽呵！』盎强說，『你很知道，母親，這爿田是我們最不肥沃的田畝中間的一爿。從這里生出來的麥幾乎總是腐爛了的。』

『阿，這會發芽的，我的兒子，這一定發芽的。卽使在馬拉跋也沒有更好的地七了。這里，從來不曾腐損或是朽爛哩。』

盎强喫完了，站起來，又復舉了犂，用鞭在牛背上打了兩下。

彌阿那站着，看定她的兒子，他小雞一般的跳似的走，拉着犂柄，調節着犂兒，忽而壓到這邊，忽而壓到那邊。這是困難的工作，而且那孩子的臂膊還柔弱呢。

有好幾回，彌阿那想要跑去幫他，然而不知什麼止住了她。

她從新裝好小袋，慢慢的走回家去。

她回轉頭來看望盎强，有多麼回呵。當他耕到第三畦溝時候，她還能够看見他。

一種奇異的新的喜悅蒙住了她。她想要哭也想要笑。她不知道是什麼緣故。片時之後，她自己低語道，『這輪到我了，這時候因爲上帝應當給我喜悅了。我可不幸福麼！誰能够不以爲然呢！阿，我怎樣的幸福呵！我有一個兒子，我有一個主！別人的手不必再替我工作了。不，誰也沒有這樣的兒子。他怎樣的工作呵！約倫柯也不會比他更好呢。他已經是一個成年人了。一兩年之內，如果合着上帝的意志，我要給他結婚。我的家又可以謳歌了。』

杜杉加從不記得曾見她的母親歡樂到同她從田坂那邊的田頭回來的時候一般。

她走進屋子裏來，哼着一支喜悅的小歌。

（註一）　這類的話，大概是捷克斯洛伐克民間的一種慣用語，譯出來似乎有些費解。

（註二）　『有了眼睛却瞎着，』意義便是『不識字。』

（註三）　四旬齋在復活節四十日間，爲紀念耶穌之禁食而起。

（註四）　聖彼得祭日，在八月一日。

（註五）　基督變容祭，在八月六日。

（註六）　斯拉跋是周游行乞（？）的一種民族。

密羅梵格列失克於一八四七年生於塞爾比亞的跋爾約華。他曾在倍爾格來特大學習哲學科，又在大學公報做過主筆，隨後又做過該城國家戲院的助理舞台監督。他是一九〇八年死的。格列失克曾經翻譯許多俄國和法國的小說，如戈戈兒，託爾斯泰和梅里美諸人的作品。又譯過許多劇本，以法國的喜劇爲最主要。他也做過兩篇喜劇，在塞爾比亞各戲院的戲目裏，算是最出名的戲劇。他是許多短篇小說的作者，作品中間，大部分是滑稽小說。　譯者附記



宗教家對於人壽保險之感想

「除了信仰上帝可以使我臨死時十分安樂第二就是我保的壽險有了這個豫防雖是我死了多年之後我的妻子仍可逍遙歲月不受那如狠如虎的饑寒的苦我想每人都應保壽險否則對不起他的妻子老小有了道個預備他方能脫離此世超登彼岸不再須要他的妻子沒有吃用要離家出外去尋生活做他們是你的妻子他們的吃用是你應該早爲預備好的決不可少的我說了這許多話並不是我可以得着什麼好處必過我很喜歡對你們講這個問題是我應該說的在道上帝的世界上保壽險是一椿最好的事我却是不要死然而倘若我死了便怎樣麼諸位我是因爲這個緣故所以保了壽險」

：：節錄聖得畢來牧師在溫哥華省龍勢克地方講道文

總公司上海北京路
分公司全國各大城鎮

華安合羣保壽有限公司
純粹華商組織西洋專家管理

THE CHINA UNITED ASSURANCE SOCIETY, LTD.
The only purely Chinese Assurance Company under up-to-date, Western expert, management

東方(363)三

最錄

中國財政全部之內容

財政部公布

竊維中央財政之困難，固不自今日始，然未有來源涸竭，債務層疊，岌岌可危如今日者。中央各機關及內外債權者之索欠，既以應付俱窮，絕無活動之餘地；各省區又以政變迭出，軍費日增，截留應解之款，而以爲未足，復日仰給於中央。應之則庫空如洗，羅掘無由；不應則函電交馳，追索益急。日處此擾攘糾紛之中，中央與各省區遂交受其困，而無可振拔。循此以往，勢必因財政問題之不能解決，牽及於政治及外交各問題。舉凡破產之危狀，共管之動機，實已迫於眉睫。中央既不能自存，各省區又寧能無恙，此非故作危言也。然則欲解決今日中央之財政，非內外協力，共圖維持，實不足以救亡。而入手之法，尤非將目前收支實況，昭示天下，俾全國曉然於癥結之所在，尤不足言整理。茲試就中央在預算內每月應支軍政各費，區爲甲乙兩表如左：

（甲）中央每月軍警費表

第一款　近畿軍警費，六十六萬四千〇八十九元四角七分。

第二款　陸軍部直轄各機關經費三百五十八萬二千六百三十元四角九分四釐。

第三款　直軍經費，七十三萬九千三百七十八元一角九分。

第四款　其他各軍隊經費，二十七萬九千二百六十三元一角六分七釐。

第五款　直魯豫熱察綏巡閱使署經費，七萬〇一百四十五元。

第六款　海軍經費，五十五萬元。

以上六款共計五百八十八萬五千六百〇六元三角一分一釐。

（乙）中央每月行政費表

第一款　大總統經費，十六萬八千七十四元二角一分。

第二款　國會經費四十二萬一千二百二十七元。

第三款　國務院及附屬機關經費，十四萬六千七百二十元。

第四款　中央各機關經費八萬三千二百十七元九角二分四釐。

第五款　外交部本部及主管各機關經費二十八萬二千九百六十三元。

第六款　內務部本部及主管各機關經費，十萬二千二百三十八元五角。

第七款　財政部本部及主管各機關經費，十八萬四千五百六十四元三角二分三釐。

第八款　陸軍部本部及主管各機關經費，四十四萬九千八百八十元七角八分四釐。

第九款　海軍部本部及主管各機關經費，七萬二千七百二十二元。

第十款　司法部本部及主管各機關經費，十九萬四千七百九十六元四角一分五釐。

第十一款　教育部本部及主管各機關經費，二十九萬四千一百六十五元一角六分四釐。

第十二款　農商部本部及主管各機關經費，十萬六千四百六十七元二角三分三釐。

第十三款　交通部駐威鐵路監管會經費，一千四百元。

第十四款　蒙藏院本院及主管各機關經費，十萬五千三百七十元六角三分二釐。

第十五款　優待經費，五十萬七千一百十七元六角〇二釐。

以上十五款共計三百十二萬四百八十六元一角〇八釐。

右列甲乙表每月應支軍警兩費五百八十八萬五千六百餘元，政費三百十二萬四百餘元，兩共九百萬零五千。合之十一年十月十五日以後增加之數，則每月應共支九百二十萬元，以目下財政情形而論，雖按照預算竭力節縮，每月至少亦須四百萬元左右，而國庫應收之款，概為各省區所截留，即每月四百萬元之數，亦無法維持。在國人不明眞相者，猶曰有關餘鹽餘及崇文門稅收。今試更將關鹽兩餘及崇文門稅收區為甲乙丙三種，簡表如左：

（甲）　最近關餘之簡表（十年度）

十月分結存數

洋稅項下　二百九十六萬五千四百四十一兩八分六釐。

常稅項下　二十萬二千六百九十五兩三錢二分三釐。

合計　三百十六萬八千一百三十六兩四錢〇九釐。

（說明）　此等結存數向係滾入次年分稅收項下，備撥國債本息之用。

（乙）　最近鹽餘之簡表（十年十月起至十一年九月止）

一　放還鹽餘之數，四千八百五十五萬一千一百九十元。
二　各省截留之數二千二百八十五萬八千三百六十二元六角七分六釐。
此外尙有東三省截留鹽餘款之數。
三　各項專款扣撥之數，一千八百〇五萬九千一百九十九元，依閣議議決者係共三千七百萬，以鹽餘不敷分配，故祇列上數。
四　部依定案自撥之款：
（一）兌換券，每月二十萬元。（自十一年六月起）
（二）銀行借款庫券每月二十萬元。（自十一年八月起以六個月爲限）
（三）道勝銀行墊款，每月九萬五千元。
（四）滙理銀行墊款每月九千五百元。（慈幼院兩開公債利息）
（五）正金九六基金，每月五十三萬元。
（丙）　最近崇文門稅收之簡表
一　每年收數約二百二十四萬餘元。
二　現在指撥用途之數，每月約十九萬五千餘元。
（一）本關經費，每月三萬元。
（二）歸還特種國庫券，每月十萬元。
（三）京師中小各校經費，每月三萬五千元。
（四）京兆司法改良經費每月四千餘元。
（五）留日學費每月二萬五千元。
（說明）　除以上用途以外，如有鹽餘亦已部准撥充其他用途。

右列甲乙丙三表收入之數，如關餘已悉數撥充國債本息，且向例專款存儲滙結計算支配之權，操諸外人，絲毫不能動用。若鹽餘，均已抵償外債與公債庫券基金及其他專辦各款，絕不能自由挪用。卽以淡旺月平均計之，或略有所剩，然以用途指定，已慮不敷；更以不易於挹注，且關鹽兩稅各省區近且紛紛截留，嗣後更恐無餘可言。至於崇文門稅收，本非大宗鉅款，早經指撥特種庫券及專案各款，更無盈餘之望。此外其他各項收入各省區自民六以後，卽中止解款，僅有一線未絕之鑛稅，印花稅，煙酒稅，官產所得稅等項收入，亦强半爲各省截留，只略解餘數而已。試更列中央實收各稅款數目表：
一　礦稅，十九萬一千八百七十五元。
二　印花稅，五十七萬〇三百三十六元八角二分九釐。
三　煙酒稅費，一百三十一萬二千一百〇二元九角二分九釐。

四　官產，二千四百七十八元九角一分。

五　所得稅，一萬〇三百十一元六角九分二釐。

合計　二百萬〇八萬七千一百〇五元三角六分二釐。

右表所列各稅款，自十一年一月至九月止，各省區共解二百零八萬七千餘元，每月平均實收二十三萬一千餘元，以視中央預算每月應支之九百餘萬元，實短至八百餘萬元之多；即視現在每月實支之四百萬元左右，亦短至三百七十萬元之多，竭蹶至此，已若無從抵補，然尤驚心動魄而不能不鄭重注意者，則為中央所負之內外債除已分編債目詳表以備整理並付印公布以供國人研究外，試更列簡表如左：

債目	有抵押品者	無抵押品者	合計
內債款	約共二萬〇八百四十萬餘元	約二萬四千九百餘萬元	約四萬五千七百餘萬
外債數	約共十萬二千九百餘萬元	約二萬四十萬	約十二萬六千九百餘萬
統計	約共十二萬三千七百餘萬元	約共四萬八千六百餘萬	約共十七萬二千六百餘萬

右表所列內外債，其總額已達十七萬二千餘萬元，內列無抵押品之四萬八千餘萬元，皆為到期應還而無法以還者。近且有外人為我整理之傳說，直欲以債權而涉及主權，其影響尤鉅。加以歷來積欠軍政各費，亦達一萬八千萬元，坐索者仍踵接於門，此皆不能不及早謀整理之方。綜觀以上收支及負債兩種之實況，從可知央財政之陷於絕境而不易救濟，即使各省區共同維持，猶患無以善後；況更背道而馳，索舊欠如故，增新款如故，敲已枯之骨，吸已竭之髓，中央處此，其何以堪？於此而謀根本之計畫，在憲法未成政象未寧之前，多障礙而無依據。竊恐棼絲未理，紛爭已起。今為治標計，擬即趕編十二年度預算，以確立收支之標準。惟編製預算之先，決問題有二：（一）各省區是否能按照民五以前成案，將應解中央專款及解款定額，如數報解？果能照解，則凡中央直轄軍隊及京師軍警餉款各項，最高行政機關經費，均應由中央負責照支，仍循舊案，列作中央預算，並應請由國務總理呈請明令各省區遵辦，毋得視為具文；（二）各省區專解兩款，如不能照案報解，則中央負擔之內外債，本屬中央之專責，額數既如是其鉅，整理尤刻不容緩，且我不自行整理，萬一被動的為外人整理，勢恐牽及關稅問題，於來年各國會議增加二五案時，礙難通過，即此一線生機，亦將垂絕。（整理內外債辦法，現擬另具議案，提候公同研究）為權衡緩急輕重起見，惟有將中央應支之軍餉力圖輕減，除近畿軍隊及各師軍警餉項各機關行政經費，應由中央預算內支出，並切實核減外，其駐外軍隊，應由陸軍部切實核減，或改歸駐在各省區平均分擔；萬不獲已，如有一部分必須由中央負擔者，其應照原預算額，核定一最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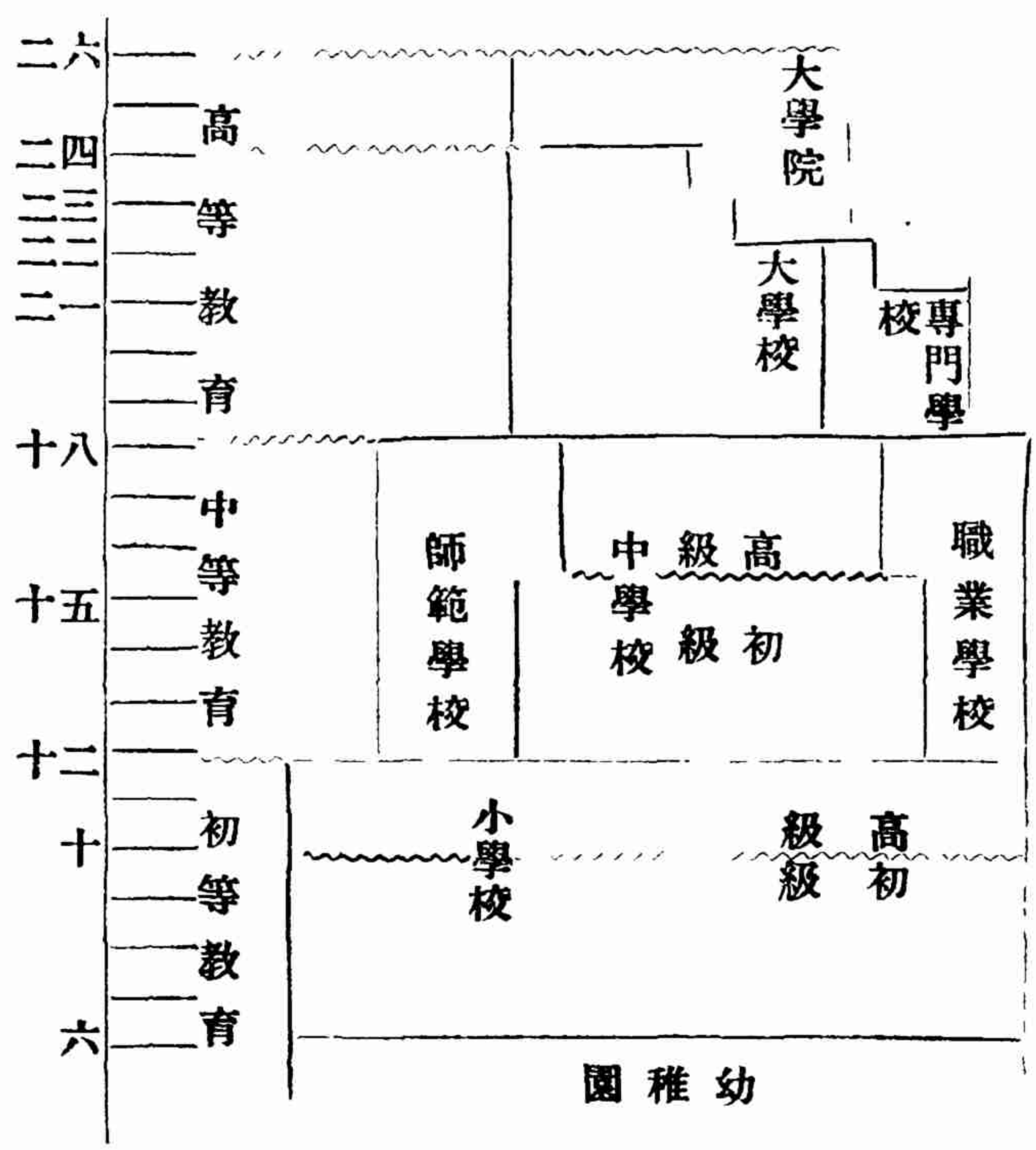
之限度。此外關鹽兩稅，及煙酒，印花，鑛產，所得各稅，津浦貨捐，與其他一切關於中央各項收入均應完全報解，不得截留；否則中央有支出而無收入，雖有巧婦，無以為炊；非特內外債無由整理，即京師軍警餉項及各機關經費亦將無法維持，勢必至破產而止。要之，如今日中央財政情形，即照上所論列之方針，編製預算，將來以收抵支能否勉維現狀，尚無把握。惟急則治標，與其日以空言表示困難，徒敷衍一時，卒至京外情形日益隔閡，勢均無以圖成，毋寧明定範圍，俾各有所率循，而不致坐困。若正本清源之策，固須俟之憲法告成，政象清寧之日，目前猶非其時。蓋中央財政問題，實為我國存亡問題，各省區如視中央為一體，有存亡與共之覺悟，度必能推誠相助，而中央亦必厲行減政主義，以期無負國人救急之方。此為初步，是否有當，敬候公決。

學校系統改革案

中華民國十一年十一月一日公布 教令第二十三號

標準

（一）適應社會進化之需要；
（二）發揮平民教育精神；
（三）謀個性之發展；
（四）注意國民經濟力；
（五）注意生活教育；
（六）使教育易於普及；
（七）多留各地方伸縮餘地。



本圖左行之年齡表示各級學生入學之標準，但實施時仍以其智力與成績或其他關係分別定之。

說明

一初等教育

(一)小學校修業年限六年。

(附註一)依地方情形得暫展長一年。

(二)小學校得分初高兩級，前四年爲初級，得單設之。

(三)義務教育年限暫以四年爲準；但各地方至適當時期得延長之。

義務教育入學年齡，各省區得依地方情形自定之。

(四)小學課程得於較高年級斟酌地方情形增置職業準備之教育。

(五)初級小學修了後，得予以相當年期之補習教育。

(六)幼稚園收受六歲以下之兒童

(七)對於年長失學者宜設補習學校。

二中等教育

(八)中學校修業年限六年，分爲初高兩級。初級三年，高級三年；但依設科性質得定爲初級四年高級二年，或初級二年，高級四年。

(九)初級中學得單設之。

(十)高級中學應與初級中學並設；但有特別情形時得單設之。

(十一)初級中學施行普通教育；但得視地方需要兼設各種職業科。

(十二)高級中學分普通農工商師範家事等科；但得酌量地方情形單設一科或兼設數科。

(附註二)依舊制設立之甲種實業學校，酌改爲職業學校，或高級中學農工商等科。

(十三)中等教育得用選科制。

(十四)各地方得設中等程度之補習學校或補習科，其補習之種類及年限，視地方情形定之。

(十五)職業學校之期限及程度，得酌量各地方實際需要情形定之。

(附註三)依舊制設立之乙種實業學校，酌改爲職業學校，收受高級小學畢業生；但依地方情形，亦得收受相當年齡之修了初級小學學生。

(十六)爲推廣職業教育計，得於相當學校內酌設職業教員養成科。

(十七)師範學校修業年限六年。

(十八)師範學校得單設，後二年或後三年，收受初級中學畢業

生。

（十九）師範學校後三年得酌行分組選修制。

（二十）為補充初級小學教員之不足，得酌設相當年期之師範學校或師範講習科。

三高等教育

（二十一）大學校設數科或一科均可；其單設一科者稱某科大學校，如醫科大學校，法科大學校之類。

（二十二）大學校修業年限四年至六年。（各科得按其性質之繁簡，於此限度內斟酌定之。）

醫科大學校及法科大學校修業年限至少五年。

師範大學校修業年限四年。

（附註四）依舊制設立之高等師範學校，應於相當時期內提高程度，收受高級中學畢業生，修業年限四年，稱為師範大學校。

（二十三）大學校用選科制。

（二十四）因學科及地方特別情形，得設專門學校，高級中學畢業生入之，修業年限三年以上，年限與大學校同者，待遇亦同。

（附註五）依舊制設立之專門學校，應於相當時期內提高程度，收受高級中學畢業生。

（二十五）大學校及專門學校得附設專修科，修業年限不等。（凡志願修習某種學術或職業而有相當程度者入之）

（二十六）為補充初級中學教員之不足，得設二年之師範專修科，附設於大學校教育科或師範大學校，亦得設於師範學校或高級中學，收受師範學校及高級中學畢業生。

（二十七）大學院為大學畢業及具有同等程度者研究之所，年限無定。

四附則

（二十八）注重天才教育，得變通年期及教程，使優異之智能盡量發展。

（二十九）對於精神上或身體上有缺陷者，應施以相當之特種教育。

劃分國稅省稅意見書

叔衡

當此國庫空虛政令難行之際，而高談國家與地方財政之劃分，似為迂遠而不切於事情。然今日制憲與解決政治，皆將以省制為一大問題。無論聯省自治，抑分權自治，中央與各省之權限要當劃清。劃分權限之要點，在形式上觀之，似無過於省長之由中央任命抑由人民自選，而就實際言之，則稅權最有關係。苟使稅權偏重於

中央或各省，則其對方縱有寬大之其他權限，亦必感行使之困難，而政局仍將不得其平。故制憲方進行之際，宜速由超越政爭之財政專家審擬國稅省稅之劃分辦法，以供省制起草之採擇，庶可獲一持平兼顧之制，而永奠中央與各省之關係也。茲謹具管見如左，以待正於專家。曰省稅而不曰地方稅者，斯篇僅論中央與各省之如何劃分稅權，至於各省與其下級自治區域之稅權劃分，另為一事，不在此列也。

劃分國稅省稅之標準，自當斟酌於學理事實之間，就學理言之，賦稅之最應歸於中央者為下列諸種。一曰關稅，以其徵收於國境也。二曰貨物稅，（亦有稱為消費稅者）就其物品之種類言之，如鹽稅煙酒稅皆是；就其徵收之方法言之，如釐金出產稅銷場稅等皆是。其應歸中央者，以其應與關稅有均衡或調劑之方，且歸之各省，則易起畛域之分爭而阻礙國中之商業也。賦稅之最宜於地方者，為地方定產與定業之稅，如田賦，房捐，鑛稅，營業稅等是也。請更就事實言之。歷來中央直接收入之大宗，首推鹽稅關稅，次推煙酒稅。至若釐金誠為各省所截留，而裁釐加稅在所必行，裁釐後所行之出產銷場兩稅勢亦須在商約內訂定限制，發生對外之關係。是關稅與貨物稅之全數劃歸中央，不第合於學理，亦與事實相符也。田賦雖稱為國家收入，而向供各省中央行政之用。茲後各省之中央行政大抵皆將為省行政，則田賦劃歸省稅，實與向來之分配符合，且整理田賦為將來整理稅收之一要端，而各省情形相殊，中央距各地方又多遼遠，整理之事，必須各省自為之，則收入歸於各省，理亦至當。又現時之大宗稅收之未抵押外債者，首推田賦。國人最懼者將來外債不能清償時，須以大宗稅收為抵押，或被強迫而以田賦供獻之，則外力干涉遍及內地，將不勝其擾。今若以田賦劃歸各省，使中央無權抵押之，亦一防患之道也。房捐及營業稅之向歸各省留用，（如正雜各稅之牙稅，當稅，屠宰稅等皆是）情形亦同。鑛稅在北方諸省，雖有報解中央者，而如雲南湖南各省，則向以之為地方收入之要項，自亦以劃歸各省為較符於事實。近年各省人民對於其本省之鑛產，頗不願他省人開採，以後恐此風將更甚，殊足以阻礙鑛業之發展。倘使各省得享有鑛稅收入之利益，或不至排斥他省之投資也。至如所得稅，因所得不限於一地方，稽考不限於一區域，論理宜歸中央，惟以吾國疆域廣大，中央之稽考有難遍及者，則又以歸各省為便。茲擬將股分公司之營業不限於一省者之所得稅，列為特種所得稅，納之中央；其他所得稅，概歸各省。又如印花稅，亦以由各省考核為便，而中央向特為直接收入，在事實上未必能捨棄。且全國所用印花，亦宜一律精製，以防偽造而便稽考。茲擬使各省照一定之折扣，向中央領取印花施用之。若按六折計，

則各省得印花稅收入之四成焉。根據上列理由，則國稅省稅應分列如左。

（甲） 國稅

（一）關稅，

（二）鹽稅，

（三）煙酒稅，

（四）貨物稅（除鹽稅煙酒稅外，將來裁釐加稅後，即為常關征收之土貨出產稅及銷場稅）

（五）印花稅，

（六）特種所得稅，

（七）其他應全國一律而亦未劃歸各省之稅。

（乙） 省稅

（一）田賦，

（二）房地稅（契稅亦屬之），

（三）營業稅（如牙稅當稅特種營業牌照稅普通營業牌照稅等），

（四）鑛稅，

（五）普通所得稅，

（六）印花稅餘額，

（七）其他直接關係地方之稅。

國稅省稅之劃分，亦當視諸中央與各省政務之若何分擔，及其支出之繁簡。至於中央及各省之官營事業，其收入自當歸於經營者。如全國鐵路幹線為中央之所建築經營，其收入當然歸於中央。現全國財政收支實數無從查考者居多；預算自八年以後，亦迄未辦理。上列劃分辦法，究竟與將來中央及各省之需要相適合否，誠難懸斷，而就八年預算案分計之，則大致尚不甚差。茲按該預算所開數目，依上列劃分國稅省稅之標準，約計中央及各省收入如左，

（甲） 中央收入

（一）關稅	經常	九三、二六八、九〇七元
	臨時	六九五、七四九元
（二）鹽課		九八、八一五、〇七一元
（三）貨物稅	經常	三九、二二四、八三七元
	臨時	二六、六八五元
（四）煙酒稅	經常	三六、六二一、四二二元
（五）印花稅		四、八九五、〇四〇元
（六）中央各機關收入	經常	三、一〇五、八六九元
	臨時	三、五一九、八三八元
（七）美國退還賠款		九四八、二三五元

中央收入總數　二八一、一二一、六五三元

(乙)　各省收入

(一)田賦經常　八六、八四五、三八八元

臨時　三、七〇三、三九九元

(二)正雜各稅經常　二九、一八二、六九三元

(三)正雜各捐經常　四、三三二、五四一元

臨時　三、九一一、四一〇元

(四)各省官業收入經常　二、四一一、三六八元

(五)各省雜收入經常　五、五七九、二六三元

臨時　三一、五二二元

臨時　二九三、〇三七元

(六)官產沙田收入　一七、三二四、四一〇元

(七)鑛稅及報效　二、四一九、七四二元

(八)印花稅餘額　三、二六三、三六〇元

各省收入總數　一五九、二九八、一三三元

上列中央收入印花稅四、八九五、〇四〇元，係八年預算印花稅收入八、一五八、四〇〇元之六成，各省收入印花稅三、二六三、三六〇元係預算數之四成。各省收入中之正雜各稅，爲契稅，牙稅，當稅，牲畜稅，屠宰稅，漁業稅，木稅，包裹稅，茶稅，糖稅等，就中茶糖稅共合二、六六七、二九六元，將來如仍征此稅，應劃歸國稅之貨物稅項下。正雜各捐爲貨捐，茶捐，船捐，雜捐等，其中亦有應歸國稅之貨物稅項下者，惟上列數目僅計大概，故仍照預算册所開合計之。至中央與各省之支出總數，茲亦姑照八年預算數目分計之，以便比較。八年預算案所列各省經費，在當時爲各省之中央行政經費，今後各省中央行政除外交海軍外，勢將皆爲省行政，其經費即將爲各省行政經費，茲依此標準，分列如左。

(甲)　中央支出

(一)各機關經費　即公府，國務院，國會，淸皇室，不屬各部之各機關經費。

經常　二二、四四一、三五〇元

臨時　二、七四八、一九二元

(二)外交經費經常　四、八〇七、三三六元

臨時　一、一六八、五五五元

(三)內務經費經常　三、四四六、九三二元

臨時　二、二八二、四六六元

(四)財政經費經常　二九、五一九、三〇二元

臨時　六、八七八、四五五元

(五)陸軍經費經常　五二、八一四、七四四元

臨時	五三、五一二、二四五元
(六)海軍經費經常	九、一九四、四八二元
臨時	一八五、〇二四元
(七)司法經費	一、八一七、一九一元
(八)教育經費經常	三、二五五、二七〇元
臨時	三〇一、七四〇元
(九)實業經費經常	一、五四一、八〇〇元
臨時	四一〇、四四七元
(十)交通經費經常	一、三二三、七四七元
臨時	一四九、二一八元
(十一)蒙藏經費經常	一、三一八、七四二元
臨時	五〇、〇〇〇元
以上各項	一九九、一六七、二三八元
(十二)償債	一二七、九六二、八二六元
中央支出總數	三二七、一三〇、〇六四元
(乙) 各省支出	
(一)內務經費經常	三九、八三二、六〇七元
臨時	二、六〇八、七一七元
(二)財政經費經常	九、六三五、一四四元
臨時	一、二七一、一五四元
(三)陸軍經費經常	七六、七七四、〇八五元
臨時	二六、七三一、四〇八元
(四)司法經費經常	八、五〇五、九三三元
臨時	六、八五二元
(五)教育經費經常	二、八〇三、四五三元
臨時	一六〇、一七二元
(六)實業經費經常	二、七一五、二五〇元
臨時	三一、九二〇元
(七)交通經費經常	五四一、八三九元
臨時	一四、二九〇元
各省支出總數	一六八、六三二、八二四元

上列中央支出第四款財政項下，照八年預算原數本包括中央直接收入（卽煙酒稅印花稅等）在各省之征收經費，以及鹽務海關經費。至各省支出第二款財政項下，或有若干應劃爲中央徵收國稅之支出者，惟爲數不多。又各省支出第四款司法經費內高等審檢廳經費亦應劃入中央司法經費中，惟爲數亦不甚多。因上開收入之數本屬約計，故未將該兩數剔出另列。至若各省支出中陸軍經費經常臨時共合一萬萬元以上，將來各省無論設警備隊或

他種名目之軍隊，應不需此鉅款。惟以後各省警察及教育實業交通等經費必須大增，挹此注彼，或猶不足，故仍將陸軍經費照原數開列，以便約計各省支出之總額焉。茲更列八年預算數目所計中央各省收支總數如左：

中央收入總數	二八一、一二一、六五三元
各省收入總數	一五九、二九八、一三三元
共計	四四〇、四一九、七八六元
中央支出總數	三二七、一三〇、〇六四元
各省支出總數	一六八、六三二、八二四元
共計	四九五、七六二、八八八元

上列中央各省支出總數，與八年預算歲出總計相符。中央各省收入總數則較八年預算歲入總計少五千萬元，卽預算案歲入臨時門第九款之內債五千萬元。該款係因歲入不足，隨意增加者，當然不能列於計算歲入之中。八年預算之數，本不甚確實，大抵收入不免浮開，實際上不敷之數，恐不止五千萬元。惟現欲另計收支之數，除關鹽兩稅外，亦多莫可究詰，茲爲約略估計起見，八年預算亦尙可適用。照上列各數，中央各省收支與全國收支比例如左：

中央收入總數合全國收入總數	百分之六三、八
中央支出總數合全國支出總數	百分之六五、九
各省收入總數合全國收入總數	百分之三六、二
各省支出總數合全國支出總數	百分之三四、一

就大概言之，上列比例數足以表示所擬國稅省稅劃分之標準，尙與事實相副。至於中央各省之皆入不敷出，則非劃分兩稅之問題矣。



時事日誌



中國之部

民國十一年十月十六日

●薩鎮冰通電應人民之請，暫任福建臨時省長。

●外交部二次向日使抗議海參崴日軍官私售軍械於張作霖案。

●議員凌毅質問六年解散國會之責任；杭辛齋質問事實總統之任期何時屆滿。

●參議院議長王家襄任期屆滿，本日舉行改選，結果楊永泰王家襄得票均未足法定數，須待決選，兩方競爭極烈。

同　十七日

●許崇智，徐樹錚，王永泉入福州。

●張作霖派朱慶瀾任中東鐵路護路司令，統轄吉黑兩省護路軍隊。

同　十八日

●徐樹錚通電依據建國詮眞，設官分職，以制置府名義任王永泉爲福建總撫，統轄軍民兩政。

●江西常德盛由參陸處令派爲援閩總司令，即電告出發援閩。

●北京國立大學因講義費問題一部分學生向校長責問發生風潮，校長職員均提出辭職，全校學生開會挽回。

●川鄂邊界川軍但懋辛部與鄂軍衝突。

同　十九日

●唐山京奉路局機關庫工人二十名，欲解散罷工團體，爲工人千餘名所困，求援美國兵營，派兵將工人解散，工人向美國兵營質問，並聲明因此釀成暴動當由美隊長負責，風潮擴大，天津方面派保安隊三百名前往鎭壓。

●調任方本仁爲贛南鎭守使，蕭安國爲贛西鎭守使，任命岳兆麟爲贛東鎭守使。

同　二十日

●廣東政府與聯華公司（即英法支那有限公司）訂立七釐半貨幣借款契約，計債額二百萬鎊，利息週利七釐半；用途爲供

給省銀行鑄銀毫之用；償還期定十年；並由聯華公司薦二人爲省銀行查賬員及造幣廠化驗員。其合同本日由廣東省議會通過。

●哈爾濱無線電台遵華盛頓會議約，全部移歸中國接管。

同　二十一日

●廈門海後灘懸案交涉善後辦法四條，由廈門交涉員與英國領事在廈簽字。

●兼署國務院祕書長吳佩潢辭職，任命梁宓接署。

同　二十二日

●唐山京奉路工潮，由派往鎮壓之十五師師長等調停大概承認工人休假及津貼要求，路局工人雙方簽字，工人即全體上工。

●廣東各校學生等反對貨幣借款，謀開國民大會爲當道制止；並因省議會通過是項借款契約，表示不信任省議會。

同　二十三日

●安徽省長許世英以該省第三屆省議會選舉舞弊，已由大理院判決無效，通令全省改選。

●開灤礦局所屬林西，唐山，馬家溝，趙石莊，秦皇島等五區礦工，因提出增加工資，改善待遇等六條件未能如願，宣布總罷工。

●廣州當局簽定市政借款草約。

●井陘礦務局由直隸省公署與德人訂立改辦合同，並派德人漢納根爲工程師，民國七年部派管理該礦之張景光回部銷差。

同　二十四日

●任命高全忠爲福建陸軍第二師師長。

●外交部照會駐京日使，聲明日本與奉天所訂天圖路契約，未經中央認可，不能有效。

同　二十五日

●派李厚基爲福建討逆總司令，薩鎮冰爲討逆副司令，高全忠爲閩軍總指揮。進剿徐樹錚。

●日使在外交部口頭答覆嚴埠軍械案，根據日本內閣十月十六日之正式聲明，否認日本軍人有供給張作霖軍火之事。

●順德附近胡景翼部陝軍潰兵一部分因欠餉譁變，即經壓平。

●廣東省長陳席儒因各界反對市政借款，布告解釋。

●四川省議會通過臨時省政府組織大綱。

同　二十六日

●憲法審議會繼續開會，議決對於縣制在國憲內規定大綱。

●外交部俄事委員會會長劉鏡人因勞農代表託詞翻悔前議，原定十一月十日中俄會議開議之舉，不能如期進行，提出辭職。

●李厚基脫離海軍監視，乘輪赴滬轉赴南京求援；前福建第二師長臧致平由滬到廈門。

●四川軍事善後會議正式開議。

●日本撤退西伯利亞及中東路沿線駐

軍，哈爾濱日軍亦連同撤去。

●外交部致牒駐京各國公使，磋商改革上海會審公堂辦法。

●開灤礦局五處礦工，爲勸告未能工部分工人一致行動，與保安隊衝突，工人死傷多人，除天津方面增調保安隊前往鎭壓外，並由駐山海關直軍派隊協防，風潮擴大。

同　二十七日

●京綏路員因要求未遂，宣布罷工。

●司法部呈准將司法印紙暫緩由郵局代售。

●河南趙傑舊部糾集土匪萬餘，向京漢路線，分擾西平臨穎等五站，京漢路交通斷絕，經鄭州張福來及駐馬店靳雲鶚兩部派隊擊散，匪向皖邊逃竄。

同　二十八日

●令浙江省長沈金鑑進京另候任用，以張載陽任浙江省長。

●奉天東三省電政監督通令所屬，對部令加價暫緩實行。

●黃大偉許崇智李福林等通電奉孫文令任東路討賊軍一二三路司令，於本日就職。

●政治善後討論會開幕。

●江西援閩軍常德盛所部電告已抵閩境邵武，卽向延平進展。

●遠東共和國代表答覆外交部取締白黨之照會要求：(一)帶有武裝竄入中國之白黨應立卽去其武裝；(二)凡由白黨卸下之武裝及取得之國家財產，皆暫行保存，列爲詳表，以備移交遠東共和國；(三)避入中國領土之白黨因軍事上之關係，應被制止反對俄國之行動，如中國當局應對白黨有相當之監視等；(四)爲消弭戰事起見，凡入中國領土之敗軍，應使其出境及移交遠東共和國，並證明中國當局有優容白黨之舉動，提出嚴重抗議。

●各省區總商會代表張維鏞等赴交通部反對郵電加價，上海總商會，第八屆各省教育聯合會等亦來電抗議。

同　二十九日

●河南巨匪老洋人李鳴盛一股萬餘人，自稱建國軍援豫軍，由汝魯東竄葉舞等數縣，迭電告急，由馮玉祥派大軍前往勦辦。

●海參崴日軍撤盡，卽爲赤黨占領，俄白黨四千餘人竄入中國哈爾濱境內，由中國卸除武裝收容。

●駐京日使小幡照會外交部，稱東京政府不同意魯案損失賠償辦法。

●京綏路工潮因察哈爾都統張錫元調停，工人所提要求七項，已酌予承認，工人議決暫行上工，再圖圓滿解決。

●國務院答覆衆議院錢崇愷等質問發行公債(甲)國會費軍警費教育費政費節前不能不發；(乙)包售手續已登公報；(丙)用途分配列表登報，政府因顧全大局，故不待國會同意，先行募集。

同　三十日

●魯案一部繼續開二十一次會議議決：(一)嗣後每日繼續開本委員會以謀會議之迅速進行；(二)公產分委員會報告日本保留財產問題及該分會會議經過決定，就本問題逐項討論，以便迅速解決日本委員並提出保留財產新案。

●京漢路線五站土匪與靳張所部激戰後，退敗分竄東路上蔡西路舞陽泌縣等相繼陷落。

●冀南鎮守使周符麟免職，以孫岳繼任。

●派楊晟羅昌參與暹羅東方紅十字會。

同　三十一日

●裁撤河南督軍缺。特派馮玉祥爲陸軍檢閱使，張福來督理河南軍務善後事宜。

●核准陸軍總長張紹曾擬具蒙疆善後委員會條例，及蒙古宣慰使那彥圖擬訂行署組織大綱。

●憲法審議會通過巳設縣未設省之地方適用地方制度章之規定。

●駐京美日各使向外部通告，中東路技術部已撤消，華會議決巳經實行，此後無論何時，關係各國當與中國協力進行。

●福建徐樹錚因所任總撫統理軍民兩政，爲各方所反對，改任王永泉爲總司令，林森爲省長，分理軍民事宜。

●政府咨請國會追認十一年八釐公債。

十一月　一日

●公布學制系統改革案。（見本期最錄欄）

●財政總長鹽務署督辦羅文幹呈准取消另儲鹽款名目，概歸部庫收支，以昭統一。

●衆議院議決：『民國四年五月中日二十一條協約換文由國會議決無效，請政府向中外宣布』即移交參議院。

●沈鴻英率部回廣西，巳假道湖南邊境，至桂林附近，原駐該處滇軍朱培德部趕開潯州與張開儒部連合。

同　二日

●外交部照會駐京日使，各省區公私各界以路礦押借外債，非經呈部立案無效。

●漢口英美煙公司承認工人要求，工人即上工。

●內務部民治司長呂鑄因獎券舞弊，由京師地方檢察廳派員到部拘去。

●漢口各省商會聯合會開幕，派代表與會者僅十三省。

●馮玉祥呈報清查前督趙倜私產，撥充籌辦中州大學基金，交教育廳存收。

●豫匪在豫被官軍擊退，竄皖北，阜陽失陷，壽州正陽告急。

同　三日

●福建各團體電告徐樹錚於二日離閩；建國軍政制置府消滅，請阻止各方援軍入閩。

●浙江省議會一部議員因張載陽奉中央命令接任省長，謀開非常會議，軍界陳樂

山等亦通電於善後六個月期滿，合法政府未經成立以前，當矢初衷，貫澈宗旨。

◉財政農商兩部所召集之關稅研究會，宣告閉會，所有關於產銷稅事項，將來在商會聯合會附設永久機關商約研究會解決。

◉北京各團體代表蔡元培等再請撤消治安警察條例。

◉接收威海衞會議因英委員長以劉公島軍艦避暑問題電英京請示暫行停止。

同　四日

◉魯案一部委員二十五次會，中國委員提出償還公產方法，主用無利銀圓國庫券。

◉公布市自治會會員選舉規則二十二條，京都市市長選舉規則三十一條。

◉日使對於外交部否認天圖路約答覆，藉口張志潭長交通部時已口頭允許開工，拒絕將中國外交部照會轉達東京政府。

◉武昌漢口各學校學生因教育當局對付外國語學校及女師範校失當，發布大罷課宣言，攻擊教育廳長宗彝。

同　五日

◉令將江蘇徐州闢為商埠。

◉安徽阜陽由河南竄入股匪大肆焚掠後，即行退去，倪嗣冲私宅所藏大批新銳軍械亦悉被取去。

同　六日

◉北京總檢察廳通緝安徽殺害學生姜高琦案之主犯倪道烺，范錫恩，王藎誠，李傳濟等四人。

◉沈鴻英軍占雒容縣，原駐自治軍韓彩鳳退柳州，沈軍向柳州進攻。

◉陸軍部因福建徐樹錚走後，王永泉來電表示服從，電飭該旅呈報餉械，准予補充。

◉勞農俄羅斯代表覆外交部牒文，聲明俄代表無履行一九一九年及一九二〇年宣言之義務。

◉魯案一部委員二十六次會，中國委員提出第八次會議時日本代表所提關於公產之對案，大體解決。公產分委員會報告評價會議經過。

同　七日

◉憲法審議會通過：未設省縣之地方，在未適用本章之規定前，其制度以法律定之。

◉李厚基五日在南京攜巨款抵廈門，與高全忠協謀反攻福州，本日夜間為臧致平舊部所攻，李高逃鼓浪嶼，由臧致平出任廈門漳泉一帶維持秩序事宜。

同　八日

◉四川軍事善後會議於本日閉會，會期中計決定：(一)川省暫取自治態度，仍促成國憲之合法統一；(二)仍推劉成勛為川軍總司令，在省憲未制定以前，以總司令權攝民政；(三)廢軍長制，各師旅原有單位暫不變更，仍分期實行裁兵，積極結束；(四)破除防區，統一財政，限定十二年一月開始實行；(五)取銷護商清鄉公益等捐，以紓民困；(六)繼續開辦鋼鐵廠，定為官商合辦；(七)

其餘興辦官銀行，整頓交通，畫一軍事教育，開辦全省講武堂高等軍事研究所武學官書局。

◉天圖路約由張作霖派委吉林交涉員在奉天與日本總領事及日公司代表正式簽字，並令延吉道尹禁止地方人民反對。

◉沈鴻英部何才傑占領柳州。

◉政府咨衆議院請追認各條約，計九件：(甲)中智條約；(乙)中瑞條約；(丙)中波條約；(丁)中德條約；(戊)國際法庭公約；(己)國際郵政公約；(庚)九國間關於中國事件應適用各原則及政策條約；(辛)九國間關於中國關稅稅則條約；(壬)中日解決山東懸案條約。并由衆議院咨請政府將民國六年六月十二日以後至十一年八月十二日止歷次借款合同，各種公債條例及其他有關國庫擔負等文件速彙交衆院分別審查。

◉福建王永泉接任總司令，林森接任省長。

同　九日

◉特派張紹曾兼蒙疆善後委員會委員長。劉冠雄爲福建鎮撫使。陸榮廷爲廣西邊防督辦。任命沈鴻英爲桂林鎮守使。

◉河南股匪由皖北退回，連陷正陽固始息縣，聲勢益形浩大，靳雲鶚率隊親往痛勦。

◉江西援閩常德盛部占領閩界邵武光澤兩地後，忽退回贛境，許崇智部許濟收復杉關。

◉韓彩鳳得陸福祥援軍回攻柳州。

◉浙江省議會議「民選省長案」及「非常會議」「參與軍務委員會」三案均付審查。

◉四川民政善後會議開幕。

◉魯案一部委員二十九次會議，議定青島警備接收方法。

同　十日

◉浙江省議會之非常會議改爲特別會議，並報告制憲經費定十九萬七千四百元。

◉唐山開灤礦罷工工人因楊以德媚外壓迫，請願國會彈劾，並呈政府請予罷斥。

◉中日郵政會議前因南滿鐵路附屬地及郵局撤廢問題爭執暫行停頓，現中國交通部表示讓步，將此問題暫擱，以便日後用外交手段解決。

同　十一日

◉外交部答覆俄代表節略，鄭重聲明對於中東路希望俄國專案聲明無條件交還。

◉豫匪一股由皖屬阜陽回竄，因在阜陽前皖督倪嗣冲私宅刼得大批新銳軍械，其勢益烈，項城、上蔡相繼陷落，靳雲鶚部往勦，兵匪激戰，京漢車被阻。

◉安福罪犯朱深逃出日本兵營。

同　十二日

◉粵軍鈕景棠在永定誓師，即前進援閩。

◉河南靳雲鶚部克遂平，匪退，京漢路交通恢復。

同　十三日

●派李玉麟監督安徽裁兵事宜。

●參議院因議長問題開談話會王家襄聲明放棄決選權，以免爭執，楊永泰反對未有結果。

同 十四日

●財政總長羅文幹於閣議提出整理財政計畫及公開辦法。

●准交通總長高恩洪呈撤廢各省電政監督。又上海中國銀行監理官傅宗耀免職交法庭訊辦。

●魯案一部委員三十二次會，日委員對於青島租界內電話接收後六個月內交換用語並用日語已同意。

●憲法審議會議「憲法中增加教育專章」因表決手續頗起爭議。

●湖南省議會開始選舉司長。

同 十五日

●豫匪攻襲駐馬店靳雲鶚駐地，激戰一晝夜，匪向鄂邊分竄，鄂軍劉佐龍往堵。

●勞農俄羅斯代表節略，稱中國以均等手段取締紅白兩黨實意存偏袒，應另定辦法。

●俄白黨謝次米夫潛入海拉爾搶劫，經護路司令往擊。中東火車前被俄黨扣去數輛，本日張宗昌亦扣俄白黨開來車輛，護路司令朱慶瀾令解哈爾濱以備交涉。

外國之部

一九二二年十月十六日

●南斯拉夫與波蘭之商約開始談判。

●彼得格勒舉行俄國第一次實業大會。

同 十七日

●基諾亞會議所決定永設之國際鐵路會議在巴黎開會，其目的在統一及改良歐洲國際運輸狀況。

●愛沙尼亞芬蘭里特倫波蘭四國外交部長會議告竣。

同 十八日

●希臘革命委員會致文國民，釋明革命目的及性質。

●協約國高等委員及司令等一致決定不許赴答臘斯之土國憲兵經過君士坦丁。

●國際保工局第四屆大會在日內瓦開幕。每日有代表四人政府派二人資本家勞動家各一人。

同 十九日

●英國首相喬治辭職，混合內閣倒，保守黨員波那勞擔任組閣。

同 二十日

●蘇俄復致牒英國，要求參與近東和會。

●近東和會原定十月三十日舉行，因英國發生政潮，改期於十一月十三日在洛桑開會。

●蘇俄選舉告竣，共產黨獲大多數。

同 二十一日

●賠償委員會審查法國提案。法國不承認德國完全無力付債，要求擔保委員會移

住柏林，管理德國收支要求將德國公共財政之管理權置於債權人之手。國家銀行由協約國管理等等。

同　二十三日

◉英國統一黨集議舉波那勞為黨魁，波那勞遂接受首相職。內閣成立。

◉凱末爾政府與君士坦丁協約國高等委員交涉，請希臘民政官退出加里波利半島，而以土國官吏代之。

同　二十四日

◉意大利棒喝團三萬餘人在那不爾斯開會，宣稱將參與國政。

◉東答臘斯希兵全部撤盡，未有擾亂。

◉德國衆議院議決愛倍爾總統任期延至一九二五年六月三十日。

◉美國因智利提議請中美瓜地馬拉尼加拉圭，洪都拉斯薩爾伐杜，哥斯泰里加等國各派代表於十二月四日在華盛頓開會以期談判限制軍備維持友交條約而為組織美洲國際聯合會之初步。

◉法德重興城邑會議，在柏林開會。

同　二十五日

◉南愛爾蘭國會最後通過愛爾蘭憲法議案，提交英國批准。

◉國際民事航空會議在倫敦開會。

◉波蘭與南斯拉夫在華沙簽定商約。

◉安哥拉政府代表警告各銀行勿借貸予君士坦丁政府，否則不予承認，協約國不允之。

◉日本在西伯利亞之駐軍，全部撤盡。

同　二十六日

◉英國解散國會，定十一月十五日舉行總選舉，十一月二十日召集新國會。各政黨現正竭力運動選舉。

◉英國寇仁提議邀請美國參加近東和會。

◉俄國與挪威訂立新通商條約。

◉意國法克太內閣被棒喝團所迫辭職。

同　二十七日

◉希臘革命黨幹事會決議懲辦誤國諸員。安特魯親王亦就逮。

◉海參崴組織新政府。

◉蘇俄與烏克蘭締結合作條約，烏克蘭取銷外交獨立。

同　三十日

◉美國決計派觀察員至近東和會，但非正式參加。

◉意大利棒喝團領袖慕沙里尼組織內閣成立。

同　三十一日

◉安哥拉代表致牒協約國抗議邀請君士坦丁政府參與近東和會。

◉賠償委員會與德總理佛爾德在柏林討論借款財政改革馬克安定諸問題。

十一月　一日

◉協約國提議撤回協約國軍事管轄委員會而代以人數較少之擔保委員會，德國

政府已接受此議。

◉哈定總統願舉代表於國際法庭，此爲美國承認國際法庭之證。

同　三日

◉安哥拉國民議會通過議案，規定自一九二〇年三月十二日起國家主權寄於國民議會，不認有他種政府。安哥拉政府同時宣稱自一九二〇年三月十六日以後，君士坦丁堡政府與各國所訂之各種條約，概爲無效。

◉蘇俄國民委員會議一致採納脫洛斯基之建議，將遠東共和國置於莫斯科政府管轄之下。

◉葡萄牙內閣辭職改組。

◉德國財政部長將德國建議書提交賠償委員會。擬借外債五萬萬金馬克。

◉國際勞工會議閉幕。

同　四日

◉君士坦丁堡政府辭職，答臘斯總督賴灰德奉安哥拉訓令兼任君士坦丁堡總督。

同　六日

◉安哥拉政府牒致協約國，要求高等委員退出君士坦丁堡，又一牒要求軍艦駛過海峽，須請土國政府允准。協約國均拒絕之。

同　七日

◉美國國會舉行補選，計衆議院四百三十五人，參議員三十七人，州知事三十二人。

◉凱末爾黨接受君士坦丁堡行政後，增加關稅，收回民政，氣焰喧赫。協約國政府許高等委員下戒嚴令。後經賴灰德允許取銷各種計畫，始未戒嚴。

◉賠償委員會致牒德政府，請提出固定馬克之計畫。

同　八日

◉愛爾蘭共和黨領袖華列拉於六日及今日兩發宣言，宣布臨時政府爲非法機關。

同　九日

◉君士坦丁堡時局復就寧靜，因協約國高等委員及司令與賴灰德已相妥協之故。

同　十日

◉英美意比大使向美國許士提議，承認美國有向德國要求萊因河佔領經費之同等權利。請美國派員至巴黎協商償付方法。

◉諾貝爾物理獎金爲德國安斯坦所得，文學獎金爲西班牙戲劇家比拉文特所得。

◉葡萄牙國會解散，定十一月十二日舉行選舉，十五日召集新國會。

同　十一日

◉洛桑會議又展至二十日舉行。

◉各國俱舉行休戰紀念。

◉俄國在高加索籌備軍事行動，調兵至喬治亞亞美尼亞。

◉德國總理佛爾德宣稱改組內閣，以有勢力之商家加入，定古諾氏爲外交總長。

同　十二日

◉英國寇仁提議英法意開一預會，以協定近東和會之議題。

同　十三日

◉德內閣決議，向賠償委員會重行提出馬克固定計畫之建議。

◉意首相與法大使簽定法意彼此發展商務之稅務條約。

同　十四日

◉比國受英法意邀請參加洛桑會議。

◉西班牙瑞典丹麥俱由協約國邀入洛桑會議。

◉德國致賠償委員會之文，內稱國家銀行願加入十萬萬金馬克國際公債，擔任籌集五萬萬金馬克，以充固定馬克價格之用。要求停止付現三四年，願加長工作時間以增多出產，裁減官員以節省政費，發行內國公債等等。

◉德內閣總理佛爾德請社會黨承認與國民黨合作之政府，社會黨不允，故內閣改造計畫失敗，內閣辭職。

同　十五日

◉芬蘭加里哇氏組織新內閣。

◉英國將近東意見書送交法意政府，英法間關於近東問題之意見已略融洽。

◉英國選舉結果，保守黨得三百四十四席，工黨一百四十一席，自由黨六十席，全國自由黨五十席，超然派十八席。

華安合羣保壽有限公司

純粹華商組織西洋專家管理

(一)看！
個個人的兒女，
都似這般的可愛模樣：
那女孩是天賜安琪，
這男孩是石麟天降。
(二)天賜天降，
令那些為父母的盡心撫養；
須知道他們似蛟花嫩蕊菜苗脆葉
經不起一點兒雨雪風霜，
缺不得一天培養，
(三)缺不得一天培養，
還是愛子女者應有的思想；



他們的前途在你們肩上，
為母的時操着保抱的心腸，
為父的擱着這「家担」要挑來穩當。
(四)家担要挑來穩當！
不但衣食作教育婚嫁，
必須要一樁樁端整周詳，
並且要防備着為父者有意外的當兒，
免了空手的將「家担」兒倏擱在孩子們母親肩上。
(五)「家担」到了孩子們母親肩上，
試料是何等的悽楚時光！
鶉衣菜色啼飢號冷，
懊悔着男子一時大意，
未想到思患早提防。
(六)思患早提防，
請想一個十分的可靠良方！
置產麼？必要有鉅款；
儲蓄麼？萬一竟遭不測，
有不及集成此款的恐慌；
再三思想，再三思想，
保壽乃唯一良方。
總公司上海北京路
分公司全國各大城鎮

東方363二

THE CHINA UNITED ASSURANCE SOCIETY, LTD.
The only purely Chinese Assurance Company under up-to-date, Western expert, management